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不書葬(疏)閔痤有罪不書葬

同音段借也呂覽長見篇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沅云痤同作座當與叔弟同據御覽四百八十四四百三十七兩引皆作座與史記魏世家合說之

注痤有罪不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無德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殺十一年僖公葬宋平公此正以痤有罪故也按吳壽暘本諸息云宋公殺其世子痤下云中國之弱亡國之歸也何不以痤有罪田稱又並痤雖有罪其罪尚微故不去世子也同旨又云鄭伯克段于鄢有罪故去弟痤亦並有罪亦言世子於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眨去弟(注)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遂其意今痤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則知痤罪微平公殺之正甚故並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注)據甯喜弒君也稱人而執者伯討(疏)注據甯喜弒○正以僖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伯討也甯喜弒君賊今執

今書稱人故據以難

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為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何林

晉之覓於獻公不為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又以成喜之

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幸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夏徵舒亦當喜且衛侯討賊君賊皆可以討執之皆不合稱人喜執當喜不以罪也不與其執其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公見惠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十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鄭寰隨本請見云先楚子聯年之二年與諸侯伐鄭不大克注會皆無大

克文業生并以言之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
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注）黜猶出逐（疏）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
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
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
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遂攻出
獻公是甯殖雖然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
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注黜廢也
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作以黜朱於朝
注黜逐也
我即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即作則按即猶若也
僖三十三年傳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死也洋而即責傳注即猶
若也是也即則古通王引之經傳釋詞即則也又即時也
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欲強之子雅來與孫氏共立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皆是言
（疏）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
固不能行注固必也又齊策
固不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孝行固不得又任數云其說固
不能行注云固必也左傳桓五年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亦謂
必將先奔也
注喜欲強之子○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
秋為衛君是甯與孫氏共立剽也然文云強之秋立則孫文
子林父據府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
甯爭之也
喜曰諾（疏）襄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
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
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衛甯殖曰得罪
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
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
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是也按要之宋本鄂本皆有欲字按集解釋
纂皆作子苟欲納我

吾請與子盟〈注〉盟出於盟因喜言〈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即所盟辭也故注謂於盟因喜言

喜曰無所用盟〈注〉時大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也無用為盟矣〈疏〉經傳稱詞之所謂約盟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君無所辱大禮言君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無所辱命同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義皆同注時喜見盟矣○左傳文云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多許也曰君納臣義也云云蓋即此以喜言之

請使公子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為鱄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左傳文云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疏〉即左傳所謂使子鮮為復也

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注〉縶馬絆也〈疏〉注縶馬絆也○釋文羈縶本又作馽成二年左傳韓厥執縶馬前注縶馬絆也廣雅釋器縶絆也莊子馬蹄釋文引三蒼云縶絆也詩小雅白駒云白駒縶之傳縶絆也周頌有客云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傳縶絆也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引春秋傳韓厥執馽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縶莊子馬蹄篇連之以羈馽釋文引司馬向崔本作羈絡頭崔云絆前兩足也羈其廣雅又云羈勒也說文网部羈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皆作羈釋名釋車云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執鈇鑕〈疏〉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即鈇椹質即鑕彼注云椹莖椹也質莖刃也分為二耳又禮記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制賜鈇鉞然後殺鈇亦有刃之物鑕則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圜人職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為齊人鈇椹之椹圜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圉人善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書嘗言所堇即此字顏注說椹謂之質樓頭堅曰椹斫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箋鍛石所以為鍛質蓋質也椹也鑕也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金者

以木謂業之質以石為之後世之碑即其遺制均見爾雅釋文
楊未或作植謝惠連詩捫石植響發樓衣所用古詩叢祈今
何其是也或作碩說文植下石是也爾雅之樓當以木為之
詩殷武方斲是虔義引爾雅釋之云正斲于樓上是也蔬鈇
鑕連稱比當以金為之史記韓袁傳袁生法當報解衣伏質
注質樣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時是羞凡藉物比皆可得
質名而斬其缺里同乃克受斧斤之誅故引申之殺木鈇椹
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鐵碪也
從君東西南北如是臣僕庶孽之事也（注）僕從也庶孽家婦子
殺樹之宿孽生（疏）注僕從也○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
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
臺第十賤于服役僕亦在其列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謂附著
於人
注庶孽支孽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
子悖惑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
如嫡而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孽妾注孽庶賤也孔
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枿聲之誤枿由卯蘖廣雅釋
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顛
木之有由蘖是也

若夫約言為信則有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注）轉見敢其為詐
故不敢保（疏）注轉見至敢保○襄二十六年左傳子鮮辭敬
姒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
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亦謂其言詐不可
信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
獻公患曰雖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注）謂以此語追從今
也約之（疏）據此記之則甯氏與孫氏庶不經原刻下有也字
後唐段重刻刪去此段須九字按從原本亦應也
皆此蓋敢之激之辭也
其子轉不得已而與之約（疏）正義云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已約歸至殺甯喜（注）故其附從國皆約殺甯喜（疏）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
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
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

注眛地也。釋文眛音刎亡粉反一音未又音蔑地也按眛
旧
音刎地義詳文音刎當作眛从未得聲未與同音荀子彊國云
是猶欲壽而歾頸也一切經音義引也又歾同音義文引字
略云歾首曰刎二刎也今人猶謂自刎為自抹蓋即歾也亦作
伪方言伪戮也高也是刎曰伪伪音亡粉反不知眛當刎莫
不必當刎音也又音未之中字作未又音蔑亡音皆是也蓋韻
引字林抹摋滅也莊十二年傳例當曰摋抹怵同音六洎者

刎蔑

注時刎亞彼矣。戰國策宋衛策云衛先君邢惠歷王盟白
後世有相攻伐者此說范寧傳蕭秀書之先君相與刻盟而
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伐者令其身死此皆與戰國所言略同是盟
也而無譏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
類考叔者又詩巾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君以
豕臣以犬民以雞蓋盟牲不定惟便所宜取皆詛詛用一牲
故此用雞也

注傳極至大忠。正以故曰出盟會給知轉不能救也
移心事蒯皆為盟約未翟所稱會氏所言二君救而為遍特
救如救賞之人故為此免轉喜絕大倫禮守以信春秋所不
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盛衰明其可以致遠鄰也可以進
故春秋書衛侯之弟轉出奔晉書轉絕其胸之情就喜矣之
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濟踐而不明之
疑也而蔽罪人謂專之生今乎春秋所注引作君底在之當
喜本賊君之家賊故不過而殺之小賊也書以君之小賊自絕
於大義也何乎今乎春秋鄭釋之曰會喜雖賊君之家本書
與遂約納救不為君面喜得入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
權利重盟約今救其背之不救患于己此是救其惡而難親
也救其於惡而難親書又與喜為黨惕稱將及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穀梁之待孔子以為三仁書之去衛其心蓋此
合于春秋不亡宜乎劉氏達禄難曰會喜之救不量大夫與
里克同文惡救其立賞國君惡其背約也書於救之未當說
不能諫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其械劉立喜執轉乃
徒極其理之信以暴君免之過得出奔以為是君之黨
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
王春秋經之王而據私盟定其重盟約乎說之者為喜黨又
以微子去紂例之擬不於倫莫此為甚

注不為惡者罪。文二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
言也君漏言當坐殺擅夫故去葬而為寡君葬此以殺生
葬後故也此殺其大葬則不二十九年上明當葬也之家見殺
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為再言豹〔注〕據盟于首戴不再出公〔疏〕注據盟至出公〇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
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是也
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惧餘之〔疏〕注殆危也〇禮記大學文
曰殆猶注殆危也論語為政多見闕殆皇曰殆危也說文歺
部殆危也
曷為殆諸侯〔注〕據首戴不殆
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侯衎不信甯喜惡
居石惡未被誅為諸侯危惧其將反得為禍原先見此其衎
反惧殺喜得為葬隨於義得與其以反會盟再出不舉
重其方再出豹也不要之於下出豹是也〔疏〕左傳殺甯喜在
寧殺以識朝石

惡將會宋之盟乃命而出衎使之服而盟之故疑以注
懼石惡是曰宋向戌欲弭兵不惡為甯喜黨與故曰惡人
之徒也公羊疏陳來清息云不惡之徒謂不成弒則不止石惡
一人劉氏解詁箋云何以殆諸侯自是要弱其謀諸侯奔走
奔救也曰其悉於誅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
良霄皆叛臣亂止不惡也通義云殆其不信之辭
注衛侯至禍原〇通義云殆其不信之辭故公羊信之使其
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陳將弒君則為諸侯之失大雜
來也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為內危餘之而再言豹也蒙
按佶是
注先見至小見〇故公羊豹見下二十九年再出豹於諸侯
見殺公小見弒也
注會盟至豹也〇即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
城齊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會此會盟並舉以再出豹故也
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月而
後凡也會盟再出不嫌是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
齊重此〇與中國會但之經亦危餘之意亦通
注不惡至是也〇即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是也出奔
故知為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閽殺吳子餘祭世子
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于庭(疏)左氏杜注云十二月丙乙亥
朔橋麻以為十一月左氏傳
以為作十一月是也傳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此則
左氏之誑閏在昔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故為左氏
用古曆閏則為未爾月之朔此辰在申也執秦時蓋曆作三
統比據之也麻六曆者長分而眷各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而
傳為遠誤長麻世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更
為之稽寄言者長麻經皆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
餘即日至四年而積為六十六比積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
滿日至二十七年小餘不滿日者九月朔為乙亥前三月
頻大十一月仍為乙亥故傳以為再失閏所謂閏比即新居
之閏年別於哲年而言也三統謂舍傳文而以寄麻為失閏
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為九月即謂時麻失閏則此年
之十一月為十二月必得麻出不得信乙亥朔為十一月誤
傳十一月是傳已望閏於前以正時麻之失杜氏又相為緣
於左氏所謂之行要望之閏予又按續麻志劉歆說之寄麻
更正以閏餘一之旨為鄙音故春秋制十一月乙亥朔日有
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麻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也而行志

劉歆以為九月周楚之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
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
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
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曆以為在建亥經作十二月
故云史書建亥本書經又至年為盈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
辛亥百九歲也
注是後吳之庭中非下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
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郢本左
作渡從與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閽殺下云試此之弒
字亦皆作殺言試同上有釋文皆作殺此無釋文皆作弒也
更須查古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
以為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
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後(疏)閽戕吳子蔡世子般弒其君
莒人亦弒其君而庶子爭刻向以為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
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
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前暘為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云
[illegible]日舒恆燠若易

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此与彼同
注錫羯至所致○回疏云偏指錫羯故以數年以來季氏
錫羯之事明是時錫羯用事也計十二十三年叔孫錫救晉
二十四年叔孫錫如晉仲孫羯侵齊二十七年叔孫錫會晉
趙武以下于宋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
荀盈以下城杞之屬是也故知羯(元)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
此季孫宿用事故不取仲也○行志中之下宮二十八年春
無冰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
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
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
善惡之應董仲舒以為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
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桑公時天下謂說大夫皆執國政
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
之急故周衰無寒秦滅無奧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直義云窮無之覺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旱之方欲如楚先是語賦斬民之所致（疏）注旱之方至所致○校勘記云○鄂本次作欲此誤（成）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宋有炕陽自大之應旱以來飲劉向舊疏云旱之方欲如楚即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之也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楚至狄也○即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諸語以皆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疏）注氏悟云三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注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与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
閏數卒不書閏故正取著月明著三年之喪雖死得以閏數
非死月不得閏(數)(疏)解隱隨本消息亦先楚子昭之卒年五
說語議修鄭而大克其明年楚之虔建會誡
侯而陵中國卒之明年訛夏之君相于楚之子虔從之四年
而卒其國不為侯者所稱陵大中國不出年餘而為楚子
昭益宗可比也天下之諸侯其君皆起而來之兵四出
未嘗以母擊寡少以言擊散義之志也先年四五年中國也
手兵吾者衛之長而守大國諸小訛夏再會陳侯而不肯從
吳兵大勢二君試中國其出而無衛教其君虞趙勤君
於國不恩能為威權衛術權陳侯而為渡林之據蔽而以時
宗之教其世子言大識中國之行亡國之端也以此會於楚
子昭義善義辭之異也
注乙未至閏月也○通義之閏其積月之餘日而附于前月
故不更繫月於王中國例經義述閏云謹按杜氏春秋長麻
昭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也長麻是年十二月甲寅
為十二月十五日明年二月癸卯為二月之日蔡十二月晦
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

由得道善服之三
年之喪不以閏月數
其何以其定期也
期故淸其時也夫
功以下月數故以
閏月除

昔為乙未甲寅為二月十七日則乙未當為二十二日己亥
乙字所抄誤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
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按杜氏之麻不
可通於何氏是皆說經遷就則無不通不通之者矣且說
(疏)
注葬以至數閏○釋文著作期之本又作者宮五年閏月葬
喪葬之條閏不書此何以書以閏數也書曷為以閏數喜
數時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喜當以閏月為數喪服數
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
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以至親以期斷故
不書也著三年喪以年計故不數閏也卒在閏者閏故前月
之餘即從前月計之然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閏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博士謝俊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
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
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從正宜附
正之文其不同二十九年正月經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
事先遠日則祥除在閏月者為存亡則遠議喪紀之制宜
歲數此後閏存三年之喪閏在將来其用含之議時者不同
怡當事事閏之所繫可以明於衆經傳是四時以編年一時
無事經書首月及其首事隨月為載而不書閏故以閏附正

月不應時見喪者又因亡年本閏月不當期朞兄弟之
服無事也又如元年閏三月故傳曰於是閏三月非常所
附此明證證此閏盡喪者其取其實為應用來年則今喪期
大數得用為實日何休亦以為大都語同之不待應其所由
在于閏附前月而不應後故也始喪者在閏月以附前祥禪過
之實得應後之閏當實所而始用當從此之理例則不經
通且喪之實并不盡之遠祥用遠日祀之日典是謂實為故
者七月二十八日大祥而用閏月略說得實為之日不失遠
日之義祀之遠日議九出月遇閏而然善說時之事耳則遵
用閏月禪故驗其傳節繫說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禪之
喪皆用閏之後月先郡君不閏附七月閏之而將前日待之
以閏遊前家禮六用閏之後月祖前名瀆和經習於禮學故
請為而究說此引用宜去此而知其數并今按閏玄去此
情所出自其是付閏月中弄閏月喪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手
事不明閏月九甄月之閏牖也說此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
閏之年保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說此稱禮傳
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恆閏年子卯之謂此不用子卯閏月
及大月三十日亡者死於閏之年及與小盡朔是無忌所以
古人用子卯也商之臣辜七月二十八日崩至來之日今無
已未生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又無是已未

在他月今此不能更設閏附七月已未生閏今此用閏月今
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畋設以為喪禮之制周年設閏此設
此以閏設正月故曉而不數是以其明謂之閏二月以年則
日天無在月由此言之閏無實所從節為主失名稱則在上
月是以本于閏比則以所附之月為閏至於祥變理不得異
生當終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列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
安其實非情因事中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無於變祥葬成用
遠日故數年則後閏喪禮不攝附於前月者哉之明文遇謂
閏祥同閏月略說其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中情之旨上
喪實從事古今所同謂是禮例謂此為允太常丞劉含設謂
後不可遠移於月之祥不必求月為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
十八日為忌閏月晦為祥未可在甄設其情其所上祥事是
者用吳商說也商之所言係子年何比月從及禮之遠日也禮
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喪禮傳曰三年
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
以月比數閏以當其不數閏者為前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
六月而禪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立周之正也夫練祥之
節喪禮之大經遠其之哀忌日之謂者中遇閏故不可服周忌
之月不可為移閏在喪表二年之限已合周忌之正已得所
故於此文復追月取說此據古氏之閏三月共年無是月致

畢附月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致分度隨以
置閏二月之所生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生三月後
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所此月所
生無常也期年六旬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傳說並不
謂閏是餘日不列月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年之喪記
之所生其為節氣不書一制亡生於閏表此之要祥除之事
無復其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生三月後附生三月喪記
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之記意也蓋閏非月數皆應以前功
服葬月以其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不用合之義未安也山
喪遠日定月中之遠不蓋遷一月皆是遠月定遠日之義明
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不乃包閏卜同遠其遷亦所
安也以從之閏死此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喪靡
閏但其年無閏不以亡未為閏之日者較經傳未之詳其商
祥是依為正義不亡從年閏在其中將不計祥禫但閏於
而不取定閏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書如不顧順序不也
情合禮意也按此議推為年允當以為正宗為禮志度蔚之
議就而正月為祝按有忌日之感四時改正更人情亦已棄
故有二祥之敘是則祥忌皆以同月而設而閏亡此明年後
無其月而亦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
西之年明擬故但因以閏為月為後為月之為從不殊其時

亦不異蓋用閏之後月則春夏秋冬節候亦錯設當不以閏
臘月亡此蓋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後
三載改失周期丁蔡氏亡而居喪文辭致感之未甚人年末
二十日亡明年月小蓋以古年二十九日亦當務於應用後
年正朔為忌此如不出則閏亡亦知也是以通典又引郭默
難范寧曰以閏二月五日死此當以來年後月祥以月為忌
日若曰謂之閏月也以餘分之日閏並其如正月也於正月
則喪此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此不數以閏
月死者不數之於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
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此死者之日月耳今
以閏月來年無閏月亦得有忌日邪當以後皆閏五月五日
為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雖此日忌日之感周極
之周不離一日今依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徒存孝子
不崇謂之應日先儒以為甲子子御稱此是月宜以日為
忌過之為感耳御史中丞謂王懷設失閏正數故附前月
為祥忌於月也宜得為一以為庶度謂之閏所附月盡之文當
執見乎又閏之不定不接視以蓋言之亦不獨兩月那天無
是月正數也耳非是此月也蓋用閏祥則歷二十五月之大
彩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禘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不除於禮
為允今按內史郝穆亦當別出異識設其三禮證據謝

未詳也祥忌與月於理不安對十二月禪二十五月畢哭又換
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此則閏正月遠祥後當以十二月
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為平書茲兩年無〔連?〕昧時
而不忌則凡在並服皆应色閏要以是下所論不之情禮則
宜從情禮則宜數是為制之本情而加未於歷數苟未專厥
數為天年是月則情有權宜而合閏宜亡是齊衰之制
異閏而色降為大功則數而除其情俟閏而色數與制以月
為（此）新數閏以年為斷此降閏於此而言則除數前宜蓋
以所過為分數而未情之所以以後月為閏此故至上之所
諸以者為忌於理不通故與之閏時閏後此時為其論並於
此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守中於情務
從其遠於禮例但無定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為重武課閏此
蓋年中降合故宜計其正皆以補不足者再周年閏則不補
少月之限閏在周後從頭以六十日為一月此當以除已過
閏依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並不於之其節也在閏
月之中則合月從節節漫進退該閏為當薄射謝而事寒詳
宜從經典三年之喪十二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
祥除如正月月請依禮閏七月晦並等將除請承擔就期去
換從王情部情議諸正前該乃無課妥謝役禮案到道部〔鍰?〕
刻秩敬全皆从理而成也請出禮依志牛宏〔持?〕依禮以制之

年及期皆不數閏者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
以閏所附之月為正謂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錄）按成十一年正
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據成至不書曰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
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書正月皆
公在晉矣（錄）

正月以存君也（錄）正月皆從而謂臣子喜其君父自皆從而
濃殊楓贊存之（故其言）臣喜不書者其書者皆定袁之夷
然為臣子危錄之（疏）望錄論親喬書狀存君在楚露王
（疏）述云正月又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
隨正月亟逸君之義也又云欲見臣子之恩故集以
為閏又此其義
注正月朔存之〇劉原引白虎通云臣曰再王三年亡生二
死贊至正月朔日乃楓為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為當首元
氣發新殺長物傳重未正始也臣君臣極贊為朝賀其君剌
賀以正月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此朝會皆楓贊信佰

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雜執
旅其制正見大饗諸侯執玉帛以朝庶以下所執
也古禮者取反其用其帛為贄玉以為質以
質以禮廢暴不論雖實存而不論綾朝聘禁者之故宜詳考之
宜也
注吳舊至錄之〇解見引者異義云案公羊襄公二十年
其出奔時從而若僅與霍亂之歲並六年魯襄公之
吳晉不相親云十二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吳子使札聘魯十一年
注云因其運遠來之居遠其能使於以蔽君子所當
善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疏 致果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熟曰遠之意
過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疏 左氏經云五月庚午五日後書閏月
云四月有閏為六月之五日時歷於五月宜

星閏

閽弒吳子餘祭 疏 左氏不載經韻據安云閽弒吳子餘祭盜弒
蔡侯申注也皆謂其殺吳子之黨也名曰
其君者閽也刑人也賤者賤人也刑人賤人也君所近不使
近君其君於凡弒君者也其為弒則用故刑人賤人來

有君也注語殺吳子與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
殺衛侯之兄縶同義注殺諸夏之大夫也是不以使於亂
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賊其君者遂以於春秋不書殺者嘗
受人之所之意即此及左傳者文作閽殺者氏所不經之作
殺其等所經反殺者作弒殺集音義亦作弒書禮正義引左
傳亦作殺與所經同

閽者何門人也 注 守門人歸 疏 注守門人歸〇禮記祭統云閽
者君其內子注閽人守門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閽人注閽
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說文門部閽常以昏閉門隸也杜云閽
守門者數集作閽門者也

刑人也 注 以刑為閽者其肉刑墨劓臏宮與大辟而五孔子曰
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渺加虐

墨以為係爲 疏 注以刑為閽〇周禮閽人注又云刑人墨者
使守門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囿
皆用刑人從謂之閽也左傳莊十九年鬻拳自刖楚人以

重輕輕疑刑

以太閤明法信閎人六用刑人矣故牽傳曰寺人也是也
注云此五刑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
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
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
鼻也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
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謂死也尚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
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為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掌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較之夏
制則重輕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臏之屬各
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為五刑
罪凡三千與書同惟臏則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
臏為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為刖刖孔子為春秋攝去操制也說
文云髕膝端也脫其髕謂髕傳其膝骨跡也刖說文云
刖斷足也舊疏云此言去其肉刑此漢文帝感女
子之訴忽意其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為去矣
注取子至偽之句舊疏云案經說文指勘記云鄭本脫作蘇
讀白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應世
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為鉤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
刑蒙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印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
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
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
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屝犯大
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
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
領白帖引書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
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舊疏引書傳云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衣
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屨注屨屨也又曰下刑墨幪之巾也使
不得冠飾禮罪民之恥並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
易二下刑易一挫辱之羞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此書傳語御
覽引慎子云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
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此肉叔說引孝經緯
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說
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按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
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
書刑法志言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
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讖緯加之五舊疏云三皇之時
天下醇粹其若設言民無違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

言無民無遠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狀(?)設也。三王之時，物漸澆薄，故作肉刑以威世之，言三王而為重刑。故曰損(?)度其世以漸稍加而重之，故曰損亂加也。當時之人應之，時世而為懸巧作奸偽，其辭多于本月(?)此之，故須為重刑也。疑皆宗均注孝經，故亦孟云之說。徐彥孝經疏並無經注也。開宗孝經疏(?)

刑人則曷為謂之閽（注）。括(?)不刑人名

刑人非其人也（注）。以刑人為閽，非其人，故變逆言閽（疏）。注以刑又言閽

〇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為閽，非其人也。由(?)疏刑人賤，君亡吳子，達意四年達弒餘祭(?)。經中下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弒君者，今稱盜之文，於此稱閽，其罪人。君以刑人為閽，故變盜言閽，豎(?)疑順當諱絕者(?)。肉之刑，離人倫，謂之閽。盜不已，無名姓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也。宋之意，或者社說之不稱盜而稱閽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皆刑人守門謂之閽。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明非刑人。乃傳因而知其以諜也。故春秋傳書之，以為戒云爾。□氏撰公羊義云：并子問曷為謂之閽，則當既以當閽之，故據二十三年傳曷為不言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弒其稱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閽，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嫌其君失其實矣。又主吳國非自經者，不得謂邾婁人殺鄫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閽，是因以為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謂據哀四年傳盜於非其人而不得其考解，援何意以刑人為非其人戒而為閽之人，故書閽示戒。●是尤考子之說，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之。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也。恐不得據人以弒罪之所謂不得齊於人者，即以四夷之說為正也，以解正合傳意。

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為所殺。故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

秋上似脱春字

庶不友諸之遠也欲言在所上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按勘記庶不從原刻無則字後唐汲古之鄂宋本王道云（疏）閽弑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謹按隸釋漢石經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四遠而轉後世好臣不肯蓋不祀之事內舉之君子不近刑人而肉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周者非曰周四代之禮不獨周禮故不同道義之解經注以為夏殷時者然墨者使守門周曰子制禮以是但王政不世謂情度然何以防姦遠患之道並密故我國此事不著不近刑人之戒亦是君所從之一證當拾使刑人不在君側注為害根為害也者新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譏吳君不從刑人之徒自取之辱違衰陵危故用其然此國舊制又速亡不近刑人之義又陵其身使吳使刑人身遠之受其福是也

注刑人至為戒〇舊疏以不自損抑言不自重數乎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近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為閽中之士以是狎敵近怨也故諸為戒

注不言其君〇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之地與禽獸為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因云又無賦役也書曰流宥五刑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與古禮文異禮也彭案傳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閽也正以不為刑人故也絕君臣之義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疏）古者杞時微弱善能成王其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世叔儀今本左氏亦作世（疏）為公穀同左氏經中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傳為平公杞也諱故言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為杞至其後〇彭案傳者其未子封諸侯其地是以實其民其民是以諸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

同姓者先故曰曹之正以此不以大夫盡成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於稱子其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誅

侯城之復於此設信自閔而城之故杞能以善道設信(疏)

注於稱至設信○解云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

未記不僭而以杞本公者秋霸周於宋黜杞為小國稱伯莊

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得降以其危弱不能

自城危宗社當坐故也於從子也書秋伯子男一也謂為於

此爵但稱同名號實無改復二十三年注至於人子爵有謂之

從故於不失爵也雖亦以為後所爵故以降一等於之由

稱杞子本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向之

會稱國(疏)注據向之會稱國○即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

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

賢季子也(疏)何賢乎季子(注)據賤不並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

荊人來聘是也(疏)注據荊至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

與弟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樊弟

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

札諸樊所謂謁

注與猶并也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

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季子札

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注)迮起也倉卒意(疏)注迮起也至倉卒意○解

文孟子迮迮起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乍亦倉卒

言迮之假借也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注)迭猶更也(疏)

注迭狄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古文之陰陽迭绾注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剛柔陰陽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

疏 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及史記為詳按信季札之賢義超於壽夢成於諸樊之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長子攝行事當國是也

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 疏 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以疏或輕其死或為勇乎即餘祭不遠刑人謁為閽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 注 祝因祭祝也 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 疏 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按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魯論語作必祭依此今文之字當訓作必祭又曰何氏從古作瓜字周依先之字於論語注為乎為之用者也臧氏鏞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此等傳注引而證據公羊上通今學不當引古論魯論通古學義當全引以為證瓜祭而言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証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據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群經識小云必字似八弋篆文作㸚與瓜相近而誤據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此出少許置之豆之間或上豆或簋簋之間其不蒙之以水明不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亦祭者蓋以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為祭先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故也雜記孔子曰吾少賤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謹辭謙祭意為前之願意之傳注引此為孔子語

曰天苟有吳國 注 猶曰天誠願有吳國當与賢者 疏 注猶曰至賢者○旧

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孔者將國與賢予季也
尚速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速疾給與予孔之欲急致國于
季子（疏）說見至吳王之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
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
於是王壽夢欲謂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謂乃為約曰
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
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十七年吳壽夢卒
死所疏引此內書有之作以為人生有之命有壽命以保度
有陸命以替於有遭命以摘暴未閱死可祈也若周公之請
天不出好然不出孽陰陽初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不祥
暨禽走死以身代武王疾食肉不示中此言之死不可請
偶自天祿於書矣此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氏因為此事以為
信然於義左氏亦經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也公
羊此事直言謁等要其友弟致國季由精祈之至而願早卒
逆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皆言謁等
祈請死乎而謂及餘祭之死我以其門或闖人所殺於六
事非天責也定如左氏以果死為信對於故得難之按舊疏
直遠於注稱不可為

注尚努力也○說文八部尚曾也庶幾也詩魏風陟岵云尚慎旃哉
云尚庶幾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注尚庶幾也願也皆與努
力義近
注速疾也○國語晉語七記年以為疾速也注速疾也孔氏於
予速義速及而慶手注速疾也公羊釋詁速疾也廣雅云速亦
疾也又廣雅釋詁不相寫故速大注速疾也速為速之籀文
見說文亦訓疾
注悔咎也○賈子容經云悔其咎也咎義同字雅釋
言云咎病也自序通俗篇予亦我也予訓我其余之借也
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為君（疏）二十六年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餘祭見上 在夷上二十五年閽弑吳子餘祭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舊疏云左昭十五年剌客

傳說異說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
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季札
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
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

歸延陵通義云不出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
使而亡下云使而反並託使以亡命
僚也長庶也即之（注）謂兄弟相繼令即位不出僚篡此謂季子
之心要以己之是揖兄之死故為之諱所以起其不君之（疏）
注（通義云即之陵口僚也）謂兄為之後僚即二十七年者僚我王嗣也（般）疏引服云
夷昧生此僚此夷昧之庶兄周公年為說也經義雜記云古
僚昧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
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
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以后
公羊皆以光為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
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古今
馬遷為司史記宗世本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謬
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為正言王嗣者宜已是世嫡之長孫也
者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此夷昧則光之我王嗣似當為夷
昧子孫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諸先君之命則國宜之
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為王嗣也又宜立諸樊之
子史記以餘祭昧之子為僚服虔以僚為夷昧之庶兄或據
史記謂服此說公子之庶孫壽公羊傳云謂也餘祭也夷昧
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此長庶也即之生則謂壽夢之人
同嫡母所生僚與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
何注云謂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此謂季子之心
愛以己之是揖兄之死故為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為季子兄
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則季子
此中明以僚為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謂殿此謂闔廬
為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夷而識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為
僚殺而為殺兄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說僚世
本及諸公羊不得以為難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謂死餘祭立
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
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曰季
子曰爾殺吾兄吾奪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為季子兄者
氏據左傳補注云司馬遷據世本為史記說亦皆壽宗諸國之
為不與世本左傳合故不以左傳說之服氏之說是也寡之
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則光是夷昧之子
實矣如光為諸樊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
王嗣為言光即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說不足終其
及知兄死子傳亦共與僚之立未為不可光何不平之有較

當以其年為正

注不書至君之。疏既不得揚人之惡其是謂小人也孔
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敢揚君之惡故書秋緩其
於之心為之諱也僚得為篡者季子不立光為篡賊長子

當言光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注）不為讓國者僚已得國無所讓也

疏注不為至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此誤
今黃齋施也宗謂餘昧卒後授季札季札讓此者此傳似
謂先時因僚而逃也蓋以貴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疏同疏

云三君皆然故言凡二此凡一之辭

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
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
毛本烏改字按釋文作僚字云於

虔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王英云非其位不受
云先君而自即之春秋見之吳王僚是也刺客傳公子光曰
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嫡嗣當立吳
越春秋云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季札念季
札為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
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闔意以是[illegible]何不與
季子則已為王嗣宜立僚得為[illegible]世家則曰王餘昧卒及
立餘昧之子僚公子光出其謀欺之子以常以吾兄弟四人當
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
文與此述四僚也

於是使專諸刺僚（注）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嗜炙因進
魚而刺之疏注闔廬至子光。何氏以光為謁子史記杜氏同
說苑正參云謁子光曰以吾父子言則國當歸
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為也而以光為謁
子

注專諸至刺之。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
諸寘劍于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云
伏甲士于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于道自王宮至光
之家門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鈹公子光詳為足疾入

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
鈹交于胸遂弑王僚刺客傳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
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好
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
乃去太湖學炙魚矣遂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
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
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
欲喜之也耆蓋嗜之借字孟子耆秦人之炙亦作耆炙
說文炙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是
謂以火炕炙食之也

而致國乎季子（疏）說吳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
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辭讓季札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疏）按鄭記云唐石經成本同閩監毛本
殺誤弑按釋文作殺云音申志
反注殺僚同按此所改注中則注本皆作殺僚從此本亦
作弑
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

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為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
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
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此終是也竟無已時也杜注曰
不貴於人終無已矣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終無已其笑知
慶篇是與人終無已也文義並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
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
已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
注兄弟相殺僚○以言以僚為季子廢兄光為札弑僚是兄
弟相殺

去之延陵（注）延陵吳下邑禮記曰季子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注延
陵吳下邑○下三十一年左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
引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
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
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師古曰舊延陵漢
改之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
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
陵墟
注禮記曰至越竟○解疑云莫疑季札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

月此又曰吳子去國之義著九年注吳子去國遠隔異國異於句屈通至於上親觀且諫不相雜也

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 疏注云

又云年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注不入吳朝○內疏云延陵者莫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

注既不忍討闔廬○據昭二十七年傳未去此所接者而宗之直經延陵之常事○謂昭二十七年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之暴也是乃吾君故謂不忍討之也其趙居為蕃生之位闔廬下去時得延陵之奉於是吳公子札有先延陵蒞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舜虞

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注）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貪賤苟止故據之事與之 疏說云又云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廢國為義未不以國私身猶千無而不忍棄其位而無自怨而以應載義鮮寡精莫若春秋之非獄也如未其事而原其志之郭此不待

成者曷為不罪特至未直其其謂誅異故曰季子退處又不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謂其本殊也但弒君或誅或不誅皆以折獄可無虞而故於獄乃異也理當明教義行折獄為仇也闔理逆眾與教相妨教行之本也獄成之末也其事異域然同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未以先當立位為義味死季子亦之比其即位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為不討也處又無可立遂逃季子於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遂吳季子處之以仁

注故大其與之○解云由其能去之故君子與之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其來不賢其君

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 疏據鄧記之楷鍾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然此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據無國字亦通

注方以季子有君○解云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也（注）以許字稱名（疏）舊疏云壹而足此即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
稱名故注云許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此當讀宋儒胡安國
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殺加氏之說也杜注亦依
云不稱公子其札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
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狄其之稍殊也又上年傳賢其
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不壹而足也叔弟傳其名書於
上也范云札者先君之子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之
使聘無稱名為賤之之說唐楊疏及曰以季子之閣通揚楊慕
義無窮而使當壽楚之青命楊錦陳之統說如韓先儒周道
以仲弼重則大業周者為難而不作圖存安能謀社稷宜宏書說
何所從出七首不食其不顧其業者讓不專其志所亡封忠
所存於其弟善自救矣謂先君何吳之霸亡君實階禍獨孫之
言季札知季子者也勸當甫傳會至人之經胡氏之語宜因此
加刺與懷明王世家有言曰彼又存乎吳之何能為為我
日晉乎戈而偷豫以虞慢蹉易之性先以猜悍忍詬之質左
右於其父入月暇而為聲善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使也札政以
私息闕而不能以義制恩而不思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

故熟計而審之則得之也札既崇而辭於國之虛蓋猶不知
吳之將亡而悝然一救乎彼不顧何其身殉鄉夷也不謂猶
此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不熟以去驛於列國事歟
之見殺於祿而不虞其不得氏說無平伴而先也何免難之
德與子產與晏嬰之將敗閭詔文子之鐘為之懼禍而不
知此說於而不然其於直以離禍是其於齊靈遇危之人者
為之謀思遠慮情之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亡
云爾季子母乃為之熟慮之謀矣於時楚流於楚前以力所
敗桃生於其以身殉之難當義勿之禍而不能當所滿熟乎
久義而作全身備己之為會鄭闔廬使者諫利誅而致國於
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
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若是
而猶曰我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此因讓國而全小
節而忘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
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所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嗚乎其知季子也哉

季子非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

賢季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

君奪秋常例賴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君子之義季

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比於詩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

深因賢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

年疏引作故不足尊季子所以隆父子之

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吳使臣為使子比吳使臣其為臣子

之道當札君父亦世並未得省君有大夫今為季子足與之

則知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義故何未許甯同時君謀

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據則論同謀夏則異也實十三年夏

五月壬申曹伯歸本注曰此時君子奉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

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此以

使父也義與此同

注季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

弒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

廬欲其享之故為没其罪也是移諱闔廬者讓不見不得於

彼見也

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賢其喜讓闔廬之辭而因其可褒之之也

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僚賢之也於此吳能修禮義以嘉

賢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也正書秋吳大夫皆不

得以名見足知札特為名為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注南燕姞姓

在鄭衛之間此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此

燕據時於故不從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

同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索隱今幽州薊

縣故城是也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

月比公數如晉希見荅

今見聘故喜錄之（疏）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薳罷頗匹皮

我居韻反罷古音婆為中字六三或鼓

或罷或注或歌王念孫云古音皮讀如婆徐邈音扶彼反按罷音皮

三言婆及讀傳中罷從之罷罷依之罷以讀婆禮鄉飲酒禮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忠極正之一死生辭災例

時此日此為伯姬卒日（疏）趙氏注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考諸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曰又第六左氏傳亦云宋伯姬是下注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有宋字則此亦云宋災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若宋之媵于宋也有宋字為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篇東經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即伯姬焚死處也寰宇記要相城東南宋府西北九十里

注伯姬至卒日○陸曰嘉壽陵檀（生）陸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者秋宋伯姬是矣所云曰伯姬出居守寡後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云董仲舒說

注例災至卒日○杜災例時則莊廿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春大災工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月彼注云月此國之明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書日此四國同日災故日也此日此為伯姬卒日以伯姬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此彼卒

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此書其宜葬之故特見葬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而於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注）王者得專殺書此者失親親也未三年不書王其君方罪不及暴而殺弟不與子孫也不從赴稱君者惡也若殺處慎以其子孫錄諸但稱弟不稱名也否不為諱其年未有異

（疏）釋文本作佞夫言佞二傳作侫夫去年傳同郭段氏傳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經古義云古佞讀為年故吾謂遠人謂之佞即佞字果表其田佞與田協是讀為年陳不知年讀為甯田讀為陳故詩信南山畀我廣寶是年年在上年不作年而作年同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為田年讀如字

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誤信之羹大夫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故皆稟書殺是何者見今此書王也自得

書殺弟殺大夫宜不書之者其以其殺母弟失親之故畧也如
者也杜云稱弟以顯罪王子緣當內須書罪在王也殺畧從
傳曰譏侯母不奉貴況於天子之君其君親之義天子譏侯
所親其所長子母弟兩天王殺其身佞夫甚之也
注未三至行也○按助記云鄧未聞未同照乃未書謨王從
匹未六作書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
三年也文九年傳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
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譏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
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譏侯於其封內三
年稱子也則當王崩未三年其王正當里第不會稱王此不
書王四誤也明不當其為子也照二十二年景王崩二十三
年書天王居于狄泉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
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繼位微弱甚故急著正
其號並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illegible]也
注不從至直也○傳五年傳曰曷為直稱吾侯以殺之世子母
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
先君唯世子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
親親責之（何疏云殺世子母弟經直稱君甚之也）直稱君甚之
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實知其直稱實之例而知天王欲
其不當子行故以其失親之內不畧之甚其殺先君之子

以此為重故知義然
注甚殺至是也○昭十一年甚殺其世子意恢注甚意大夫
書殺公子其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書大其故重而録之
稱氏其明君之子是也設但殺身不能書其他四疏云而以其
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之知天王殺身若不在喪則不書
意譏侯之義不得專殺而意甚殺意恢在喪內乃書其故以
意恢甚子之身不為其大夫故也按甚意大夫殺在喪外不
書也此許其得專殺也何疏義未了（知）子意恢殺公子在
喪從六不書因以在喪內其子殺其不為也何疏殊未
了
注不為至有罪○何疏云春秋之義雖實無周王書乃實天
子服何殺弟是甚惡何故不為著其諱同年夫有罪則王其
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儋括欲立王子佞
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也然廣言
以事儋括立畏以圍蔿謀實起於括則亦謂佞夫全弗知矣
是理也設何氏以為有罪固夫有罪是王不善處之任其大
夫之殺（則）故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王重失親親（疏）○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

及天年夫王使尹服來會葬注云尹服王子瑕也不繫王者
不以親疏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西京天王重失親親
也據凡稱王子者皆子貴於先君也故今出奔故需去親
二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
六年疏引其義公羊說云襄三
十年葬宋共姬禮公不自行也據禮記既引其義諸侯夫人
喪公羊說卿弔如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
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卿)逾
厚也禮也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喪君會葬其夫人喪
又會葬是其不違周禮故六年王說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
皆同姓諸侯夫人亡時會弔於相哀賻於
相為服其使不過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
之邦交者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同姓親族之
弔云夫人喪士弔會葬說者致之於傳義也按何氏無說其
不自行之證其意頗與說信夫人喪君自會葬何氏亦
無此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 疏

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
災故隱而葬之也按此外夫人書謂喪婦為夫
人比也若其不然卒亦不書矣

其稱謚何(注)據葬紀伯姬不言謚(疏)注據葬至言謚○莊四年
齊侯葬紀伯姬是也按紀
伯姬不言謚蓋紀已滅其為齊侯所葬故也者謹按紀叔姬卒
葬時亦無謚凡也謹宋伯姬為賢故紀叔姬無謚即不
賢也四疏謂紀伯姬不言謚此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謹蓋
以為於宋伯姬時失之泥

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
賢伯姬也注義雜記云奢伯姬之卒以為賢
而國因者傳云女而不婦逆以伯姬為賢此未審傳文以按
傳云伊年宋共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
待姆也之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據傳文
外其義之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自君子謂宋共姬女
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為婦似可從宜行事
矣而執從宋共女子之道傳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為
女子之行於也未可謂集傳言宵不見其下堂而能勤已
宵而能俟已長而猶不弛於師傳之嫁而來不嘉於父母此

聞之也【疏】吾聞之也者疏引明之云不為火然哭及人伯姬生前待之年用此曰災此曰火為異耳
此何以書此其為說怪者之詞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異名異謂大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省事宗廟

不見傅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

其身也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疏】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

在不下堂此書其之稱之以反見之稱又傅母未至作姻同度

不經別集同作母

漢禮后夫人身之〇漢書杜欽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

則從傅母漢書荀爽傳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也皆之男主

母不下地也皆之也王母不特記九又母不與同車則足矜

不與同道九禮不動九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而

知必為其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書稱其之以為賢也繁註同

南齊書亡言師氏傳師為師也有此母師教以婦德之言

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其宗室不隨行此禮記內則

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又而出處篆文之墓与姆

姆作傅姆同處甚陀女同行其矣母在前后夫人必有傅母

母並傅母六並女師之職也坊杜云姆女師

注選老至為母〇舊疏云書孔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同是

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如淳曰

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

師古曰傅母者也自保傅但此直據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

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注曰教于公宮三月

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

與君無親者教於宗室宗婦之家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

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之女至於

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禮者孔傅曰傅至

矣母未至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

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傅与姆不同善其大夫士

之家女師不必選於后夫人但當以女師之姆易選老大夫

為傅大夫妻為姆昔與一

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忠而傅其死議【疏】故曰傅至
逮者之加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鄂本脫某人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宋災故此日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
者此言其所為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同憂
〔疏〕注重錄至同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同作周此
誤穀梁傳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何也不言災故則
無以見其善也又曰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
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孫邈云
晉趙武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為之息兵

謀歸相歸〔注〕歸致也相歸致財物〔疏〕注歸致至財物○周禮大
宗伯云以襘禮哀圍敗注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
淵宋災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襘以補諸侯之災注致
襘以禮之乎禮襘禮也補諸侯災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
宋財

而更宋之所喪〔注〕更復也如今俗名補復衣復之為更衣〔疏〕穀梁
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
史記平準書不足更費集解更續也
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言云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
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為復亦謂償還之償
其所喪財用補焉庚云以其補更鄭司農云更續償也司
失亡凡亡失者并同則庚鄭注庚償也國所喪之則不償釋
名釋言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
曰死此不可復生宋財復矣〔注〕復此如坊時諸侯共償復其所
喪
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注〕據諸侯所為故
卿也〔疏〕左氏傳以為晉趙武等也
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注〕據言事也〔疏〕傳注據善事也○穀梁云不言其故則無以

見其善也曰立善事也

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諸名諸侯使之恩貴實從卿其攻財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前於此非救危亡禁作禍也（疏）注時雖違其事〇按劉說云鄧本名作名此誤繫鐘上云大夫盟于澶淵劉大夫之書故也舊疏云義恩從君義而使大夫行之雖內其臣宋不正殺也注明大夫盜也〇舊疏云春秋宋雖不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亡之時雖見貴大夫不合訊解該篡云誣信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而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而矣且救宋為宋災宋其推尊大夫未有不在會此則經書尚猶之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為諱內而書於天下之大夫且更歸宋之文曰宋災故特黨股以子釋文臣雖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矣汲而失備威是匿之歸粟之善曷足善乎傳云會未有言其所為此言所為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天下之大去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以宋歸宋財是更歸粟是所喪誣昨者但有諸侯大夫謀救晉侯使大夫與宋而不與會亦無不與春秋所譏此事者也時當世尚之為大牲亦為譏不勝譏矣也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說本之宋儒抑夷國不信注善不信傳者救於三傳皆是一則氏傳未免是犯設作矣注宋憂盜禍也〇舊疏云言宋雖遭其未至於滅而恩義救大夫於而鄭國逆於作禍是作善之過甚云大夫更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為尤見其禍之其實始於善之宋而民偽善此亦補刺之義按此漢範本據篇作禍其年疏引漢注也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禍書實貴也又云臣之有作禍作福亦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節注云害于而家禍其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其書國且不得作禍作咸至憂譏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云作不於此見此不復見（疏）盧氏校云辛巳乃月之二十八日

注公新至云云○本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
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
注作不書復見○同疏云案三年傳文彼作之桓宮從宮要
棧此皆毀廟也其言無所復言也曷為不言其復言君親見
此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言之是著於循宮哀故得
書又非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禮廣不復見
之徒桓宮哀前作遠其於哀故於其時一書此楚宮作于桑社
襄於宮楚注於書楚宮於襄時故其作又不書也同疏云同
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也
而以周公主之主昭乃有事主之禘之此其故不得從省
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左氏傳云九月書癸巳為月之十二
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後漢書周舉傳周舉曰言其哀毀之喪周舉摘天子事及堯風王
故以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以天子之禮天下皆反風之應
此御覽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異災加等謹列於
縣謨季耐日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陳大年之功故皇天動威
以彰聖德此御侯未試正統其居喪之不節當年歸未改
皇天不祐大命天昏君於子猛不稱崩君子野不書葬今
此御侯失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宜當不宜稱謹案青之
未弟由此也通典引云後漢安帝崩立北御侯未踰年薨
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荅曰何休春秋未踰年君子野
卒諸侯君從子從大夫禮可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左氏傳云九月書己亥為月之二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與叔朋同義疏注此書蓋同義○文元年天王使
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書事由此文
公不書諸侯其會葬之故為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如此
蓋亦服公不書諸侯其會葬之故為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
葬知服公不省諸侯來會葬之故曰其是公也其畏而不親生
懸而省嘉宗是謂不二度又曰比及葬三易衰衰之祥如故哀於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謂寔公不省哉

癸酉莒叔君禦匜銘 乞氏悟言之十月廿癸丑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注 莒子納吉庭及辰于莒子辰之

辰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吉庭奔齊 銘 孫人以弒其莒無大夫

密州為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弒之 銘 注 莒子至齊齊自古

一夜辰輿既立辰輿又辰之西月一日鼎比其辰國人患之十

十一月辰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及吉庭奔齊、出也是

其事也注鼎比莒子密州之號

注稱人至弒之○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云密州為君惡

民所賤故書以鼎比其辰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弒其君買

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朱鉏也杜又云不稱弒者君名書

遂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即密之轉言朱鉏

即州之合音之轉如名字同異也孫王穀云與密州音相同

本作經日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其義之用經為此見糾古傳

核助記

第十六冊

九之一至九之四

公羊義疏九之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弟九疏校勘記唐石經昭公弟十志九言世家襄之卒其九月者

襄公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是為昭公徐廣曰裯一作稠

索隱系本作稠釋文昭公名裯案昭公母齊歸諡法威儀恭美

孔曰照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古今人表律曆

志因並作稠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穀梁傳公即位正也疏重發傳此猶據子野九正謂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

蔡公子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疏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

之也正之者嫌之猶獨大惡方據二名為諱蓋皆正之可

知疏唐石經諸本同此疏云齊國酌六言作國弱此釋文國

弱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以二傳改公羊也古弱弱同

郭得相證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齊乃昭元二傳作齊惡
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此釋文不云二傳作
齊惡至七年去卒與二傳同阮志祖謂按此下舊疏云上七
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
也知疏本作齊惡釋文所由廟舊音字二傳作字廟按字
廟子展子子羽之以王父字為氏字軒皆從干聲古通左
氏昭四年傳廟字作孔可從做說左下作廟軒是也舒文廟
晉郭又言新左氏作猶泰其作郭按發邑郭省道得其先出
自周王季子之後有新叔此實皆讀文王語于建國命
氏或謂之郭衛以郭為或作寫吳東桂之郭新字古通廬新
作廬郭迄周書王會篇郭叔掌為天子黃帑于注郭叔新叔
文王弟秋國策黃吳臣昭王之以郭君注云文言新言是也
林云新郭也其古字新與
注戌惡至大惡○禮曲記視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生也不
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疏云按襄二十八年衛
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
相干杜氏云石名謀當云大夫有名惡世初此略七年衛侯惡
李敬某曰大集曰衛齊惡今衛侯惡何以君臣同名也
子不奪人親所名也 同名小惡因相所見不正
之猶稱大惡故也故曲禮疏云是乃諱注生也不相辟名

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文
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云避僭效也故不得云子惡及云史
先之生或亦不改故惡惡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諱某
所云是也故新記云另君之諱同則稱字蓋先生與世子同
名或云若杜氏志禮讀書体例云石惡作齊惡二諱
舊疏云君臣共子之偏旁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
乃不可之甚者秋不正之甚甚正之當去其氏或姓稱人義
共去氏猶如宋督齊無知宋山之屬是其稱人猶如襄三十
年澶淵之大夫皆作微稱且叢惡史策道足不得正之然則
君臣同名不為大惡非正以名比於之所當正者未也為今
君之臣已或先世子而生君子說所記者不是名之義是以
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其類小擬之屬自是大惡故去
其氏俠季孫宿會晉師之屬未命大夫正會是氏須兩種故
按舉世子傳解舊疏誤
注方識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
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
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譏唯有二名故
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以襄以所見世二名小惡當譏然君臣
同名亦小惡其當正可知從不言而知之衛所以申明上注
正之之義也所疏謂方言方其識之在定哀之世於昭為大平

之旨尚未合，謂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析而言之，未當取子
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注）據八年稱弟。（疏）注據八年稱弟者，即下八
年夏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
貶。曷為貶？（注）據八年殺偃師親不貶。（疏）注據八至不貶。○即八年稱弟不貶，專稱其子
故也
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疏）（注）雖八年事。（疏）舊疏云：先書八年經，又然後難之也。大夫
相殺稱人，文十六年宋人殺其君處臼，下師箋故此弟子殺
而難之
言將自是弑君也。（注）明其欲弑君，故舍與弑君而主其罪也。孔
瑗弑君本謀在招。（疏）注明大至罪也。○
此君之所貳，合而殺之，明其罪，是以後
有弑君之心，故稱其名氏而係於下也。弑殺辭矣
注明其至罪也。○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
也。彼注云：君殺大夫之子，言之也。彼殺世子，故書氏，從大夫
相殺稱人。招殺世子者，其與君同罪，故與弑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同者，為其先有弑君之
心，即下諸世弑君之禍，故與弑君同文也。○舊疏云：案十六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彼殺以兼殺之。彼注云：大
夫相殺不稱人者，明王者諸侯大夫，原弑君重，故諸侯稱人。王者
之尊不得顧君也。蓋以誅侯之大夫專殺，大夫彼注從與大夫
同者，臣無將，將即自是弑君，故絕之稱人，天子之大夫更尊，得
絕不書者，此故不亦顧也。
注孔瑗至於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
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
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
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惟以
偃師為一人，是皆弑君此招，而言孔瑗弑君，此蓋別有所據
是以下八年經殺陳孔瑗，楚師滅陳。九年陳火，傳云：滅人之
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即謂孔瑗也。明孔瑗為弑君之賊
楚人但知其年，因又不討原謀弑招，亦僅放之于越，而
臣。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弑君者，未為招弑，當專招為重也。但

於有許不成爲弒隱侯例（卒）但自卒至葬出記者傳止言
哀公懼明成爲弒矣公羊亦言弒人之賊葬亦以哀公遇弒
也因疏又云未讀於此二書爲背其人所以不貶於止葬者
其世崇成諸於得罪於孔穎達以但罪孔穎而於但罪其弒
世子之愆蓋因弒君之後春秋律其事故於弒世子經書其
名氏矣故以見島[?]服膺衆所謂春秋律之例如疏之說亦信而
可從

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莊三十二
年傳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
焉注親弒謂父母文與彼同

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注）據未弒也（疏）通義云據經不於其
注據未弒之日因疏云據今仍未弒而已經書其事曷爲不
於弒世子時貶之乎

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疏）通義云據特著其爲同母弟下八
年叔牙傳御曰從公子於處曰從
侯之弟于何之日書其親所以惡於比而下加弒不忘其責
秋此其意何也世子之止進君之藥而不以嘗藥存其意

之也祇信之意身又不得以爲通其方云此親之之親而殺
之之惡也注惡於不主書其親謂既稱公子又專於先君之
子今君之母弟二稱並見故爲書其親也因疏傳言此比殺
送八年之時罪惡大甚而假貶絕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據殺徵師
是也（疏）通義云目言春秋此亦一經之通例（疏）據殺世子商
臣弒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莊氏（疏）與春秋不同
云凡內外弒君殺君世子殺人之類因疏亦云舒之而言者
殺此例速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據稱人以下及楚人
討夏徵舒然皆是也（疏）通義云其貶絕然後罪惡見此皆亡
類一此義說並楚莊王晉郤缺之屬
一此事條蔡侯人氏什遂之類屬
注據稱陳屬是也據稱公子則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
舒即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
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弒君殺子
諱不則貶絕以與其諱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也

今探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注）據棄疾不復貶（疏）注據棄疾不
復貶○鄂本要作棄疾迷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
傳言將自是為君也注故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明棄疾亦
弒君為下十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此同意然
是故據以難探棄疾殺公子比其罪已明矣唐疏出探殺經
師楚時當弒君之意弒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貶
貶於此也

若探之有罪也何若乎探之有罪（注）據棄疾不著

言楚之託乎討探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探以滅陳之意也所以
起之也八年先年失言滅陳言執託討探不明故錄於此
明楚先以西罪探討乃滅陳也（疏）陳杞世家云楚靈王聞陳
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
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為陳公
寢農者伐陳之君留奔鄭九道之子招之子退殺悼太子偃
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經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
愬之于楚楚以招逐殺徵師公子留回陳公子招歸罪於
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滅陳帥楚因
陳亂討招弔師殺公子過因以滅陳也
注起楚之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弔文得罪
九暖公子過而招重見于殺世子之罪已見於陳之為
罪四者皆未見故君殺昔招重於此始再著之也
注所以云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
先言滅陳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誅文所以先言
滅然後注云託義不先於此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者
莊王之討徵舒遂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陳也而又託辭
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莊其託討宜先執後滅
同乃先言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
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此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
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
此為東鄆莒魯所爭者在沂水縣北者是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莒為莒
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即此鄆也至此年季孫宿伐
莒取鄆自是鄆常為魯有暨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為
日久矣蓋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舊氏以為東西二鄆邑有二一在西界昭
公所居鄆是也一在東界與莒相接先儒謂
魯邑之附庸魯時々與莒爭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即此取鄆也公羊於後子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為
界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為魯叛則為莒故二國
爭也

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之有

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
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
為內喜得之（疏）注不聽者叛也○唐趙韓詁注聽從也因諸內
國所注所從也鬼為內國被之以刑民始聽注聽服也不所
為不從不服故為叛也
注不言至起之○成三年有叛傳叔孫宣伯圍棘傳棘者何汶
陽之不服者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
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
之與（疏）當國外邑叛同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中彼注又云得
曰取不得曰圍
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所以決三十一年春取闞無月不
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取得之故也彼注
云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故言取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注）秦無大夫（疏）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
經公也是彼以賢經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

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為仕之於晉書（疏）

曷為仕諸晉（注）據國地足以祿之（疏）諸晉為難
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又
云是謂制度注云今為其子孫...
吾剝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鍼詩得封為卿大
夫亦是賢其功德其子孫亦有宗地故左傳云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是其子孫亦有田以處其子
孫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所有地足以祿之也

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之方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假伯自虞失故曰千乘〈疏〉注十井至一乘。坊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據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蓋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為井成方十里據此則謂十井為一乘者蓋然以小司徒注之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此義殊誤程學為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包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謂諸為集注說故與何氏同但之百也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孫正制都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計與此經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謂士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九云揚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賦四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定賦六百乘此晉頃司馬法之賦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訓德一軍何休云訓德一師蓋君義或然也

注時秦至乘千〇曰疏云正曰此釋所始也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當貴安處之乃往之他國為逃之去辟故云奔〈疏〉鄭箋觀德云生外出家以母弟出猶去云為其之母皆其內也據者杜鄭傳其壽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其於仁也為識亡語謂壽伯云君子萬於親則長其於仁則民望係云其秋書壽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譏信之弟其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其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道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景公恐之懼其往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放加秦文故特以為其此與其慶為識逆女特書同例

注弗賢至云字○正以賢其世〔古卿大夫〕世官不賢其世祿王信子弟之
有大功德者則世其祿否則絕之是氏世終身祿遂所謂者
因以爲其子孫是也○則遁（氏）祿謂之華設龍云注所謂識世
卿世祿之卿大夫及實而非信之道子當先試之以才賢然
後斷遂之曷豈曰爲之卿之子孫雖有賢其六當遍絕之以
開其野之路乎其功臣賢士之子孫絕世不能承賢而有宗
以代耕任保將其宗族保世祿祀五世自故屬絕存紀綱
之道（孟）疏遂於此日今事以不甚故其奇以燒之爲上其奇
是其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丁巳據曆七月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
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穀梁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陽縣
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即大鹵也初學記引春
秋地名晉大鹵大原大夏大據晉陽大六名其實一也古
傳云羣狄大事記云即前云無終狄也蓋白狄宣十一年郤缺
求成于眾狄以據者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於晉復代
秦中間為秦所滅而晉更取之故其禍遂息閔之十二年復
帥師無終以伐晉至是終今直隸薊州東大原東北二千餘里
且其與晉和羣狄叛為犄擊為患邊鄙其時晉雄心而前
肥鼓之滅也於經注似於晉東於流注晉陽與東晉於潞與
東北流注之太原即潞晉陽城秦始皇三年立太原郡所謂潞
縣大原非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之謂也平而有度
羣雅曰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五穀曰鹵鄭玄注曰中
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本當大傳曰高平原大而高平故
謂之大原郡取於此梁書地理志大原郡治晉陽為今太
原府城縣地

此大鹵也為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疏）以疏云古史文及賈杜之人皆
謂之大原故難之
注據讀言大原也○以疏云昭其事子六讀言大原也通蓋
云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其事昭以今說讀之為大原故其子
難之穀梁據傳說文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史記
河渠書澤鹵之地索隱謂一作舄本或作斥是民者秋梁
成為從古斥鹵漢書溝洫志千古舄鹵蓋其地鹹鹵故為大
鹵也校注說文云左史之曰山東居海濱山西食鹽鹵然則
文則分析難矣則不摘

號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俗也(疏)舊疏
云言所以名經首師讀皆言大原此而以地與說物之名皆
須從中說夏之名故也
注以中國總也○舊疏云謂說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為名
此地形勢言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未史及春秋皆謂之大
國而名經與師讀如謂之大原此而以曉中國之人難當諱
依之義也 故春秋異文盡云春秋經作大國從古史文春秋
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原從中國據義從不同故字異

名從主人(注)名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他物當形名者
須正故從夷狄辭言之(疏)顏氏依語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
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
注邑如田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狄國故經云邑人名自
夷狄所名也 據襄五年會于善稻 吳謂善伊謂稻緩 下五
年 路旁所 于[?] 邾來 穀梁傳 狄人謂貴泉失臺 又越名於越
吳名句吳 (吳壽子)壽夢 皆是人名 而夷狄所自名(國)也
故也(其意所為買未論)
注不若五言之○通義云此言大國從狄邑名之大原者

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 其似義以邑與地別 蓋夷狄自名不
以物形勢言也

原此以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注) 高誘云此地勢高所生厚宜
采謹案袁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為袁典云略其上
下草木鳥獸史記注
引馬注云上謂原下謂隰 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 御覽引舍
人云廣平謂土廣而平 詩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
平正也 其雅兮別義云廣平曰原 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
曰原 文選注亦作高平曰原 釋名雜來者作高平曰原 此說
文作邍云高平之野人所登 水經注引爾雅亦作高平引春秋說題
辭曰高平曰原(大) 原謂諸如平而有邍文引為大陸 大而高平曰
大原是也 此作上平與說宗高平義合 釋地文云下其曰
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 詩疏引李巡云下其謂下濕之地 隰
濕也 說文阜部隰阪下濕也 按釋地文云下濕曰隰 詩疏引
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曰隰也 一切經音義引
字林同 注云隰濕墊也 李[?] 沮洳濕 其言此則凡下為平
其皆曰隰 故爾雅下者曰[?] 隰白連陂 其曰阪言陂陀不平
曰阪 其下而平 其則曰隰也 故郭引此白證 彼郝氏懿行義
疏云濕當為隰字之誤是也 故許為亦增一阪字 其義郁矣

溼

衍見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之言濕也下而濕也釋名釋地
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蟄也蟄濕
意也與此雜同
注令別五其賦○疏記合為五者之目甚相近陵阪險原隰
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者從原人事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
別五土視其高下秋官記引鄭注又云教為田宜黍稷下田
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鄭據阪宜種麥粟說先復恩當下田
澤耕滑數百年壁堤其宜禾又黃黑為壁堤其宜禾澤耕其百
畝又稱稻舊山川污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各人秋其勢因
其任不失其性高其原中其隰下其秔蒲葦萑葭之用不乏
麻麥黍粱亦不乏山林會獄四濱直豐澄殖生其京師之道
而致之如此皆同小異粟即粟米似所謂小米是也宜焉
地故云為原衍云周分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為去疾其重莒也其
去大夫出展其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其當宜有
名也皆不氏其當國也不從莒去大夫去氏其莒殺意恢稱

其子莒重不嫌其不當氏(疏)左氏作展輿彼釋文云本無輿
字與此年同云一本作莒展輿
新集亦無輿字
注主為篡莒也○通義云莒去疾其當國辭入其篡辭展之
篡主意而去疾不免為篡其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
犂比公生去疾展輿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出奔
注莒無大夫莒○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義云謂之
莒展出其殺陳侯之例也當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為殺其
君篡疾之也從從之所展罪已顯故於其出也從莒無大夫奔
又吳趙之謹用不字端年稱公子諸侯以書罪莒展與鄭忽
比數反觀注無惡展之文而于左氏記其事為失實莒去王宜
此按何義以往為莒展與莒廢書篡同文然後知其亦大夫猶莒定
故云起與去疾爭篡明莒展莒君也恢何氏但主廢以篡
不奔殺君重並不信左傳也
注當國五方也○此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今
言去疾之入之其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其時為當國
也從是當國正合為入而言自齊其制齊有力也其出奔不
為其篡弑之義殲其不為於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
齊之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展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
疾明齊有力也故當生

注皆不至國之〇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崔知隱四年衛殺州吁于濮此去疾得不為其子知曰亦當國矣注不從至當氏〇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稱其公子者注云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言大夫故言殺之稱氏也明君之子即意恢事重故變去大夫之例稱氏此則展輿亦是君之子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去不當氏明其未踰之時亦合稱氏也蓋與小國無大夫者氏例不見彼有見故去氏亦不是以莒慶書之屬合為莒慶莒去疾亦然故解之明彼稱公子則省所以此國去氏如從小國無大夫之常例無為當國去氏也彼直見氏也如莒慶無自篡耳也通義云省不月者不知之為君故亦不得同誅篡例矣去傳展輿莒出也故去吳注遊云不出內外前有也不同為君故但書名見竊略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莒言城中莒（疏）注疆竟至竟界〇解云傳疆之為言執竟之所為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衆因又大卜注大封謂竟界侵削更正之義叔弓帥師疆運田是其正竟界用師也

注若言城中丘〇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無異矣則此亦以重書者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令兩國構怨後煩師為此畏師動衆勞民不恒與始故無異也

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注）據我侵伐

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殺子而畏師與之正竟利吾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〇解云案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為賊臣子爭篡是為亂子害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己以畏其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殺矣服于我轉侵故云微弱失操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遷魯與同壤其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弒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而魯又不討而疆運故書之如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同九年後深傳畏莒也同例此不言易為畏莒也辭不討賊也又當文魯無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畏莒取之待言內是順經諱文解詁但失之於劉說如是魯君失政僕臣執柄

皆云吾若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其君扶無義戮無罪利動作稍責之於此故詳錄傳言但責其微弱亦義以周禮治之則抑師以經遂因昨事因而惧其為識也

葬邾婁悼公疏 通義云前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 左氏經云十一月出己酉月 云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誤本同釋文于卷左氏作麇釋云左氏作麇字二傳本亦省作麇此卷麇一聲之轉故文異按左氏宣二年傳罗者專麇之釋文麇卯隴反卷古元音袞王制一命卷是也袞与陵音而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麇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疾(王)縊而殺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是之卒乃實卒矣春秋不言弒也為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為伯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服公屈節往朝而不之於其故略其實沒之文也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 辟內難也疏 注辟內難也○何以疏云而以又云他事於君貴之遊出奔故知比亦辟內難按左傳辟楚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省脫 楚公子比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注 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疏 注據公至乃復○即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

不敢進也注 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 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

注時聞至疑往○通義云以公之為廣言至河乃復蓋時季孫氏為之使公不得去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宣以為晉人辭公其言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以經書於各左氏生執共知如非史官所修成公復為晉辭而表故特公初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即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二傳不利於正故公於孟所省疾而反以救和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使不逆季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以穀合惜公羊無晉訴疾之義

注君子至而反○舊疏云若如昭公之滿不可從也強按文七年傳晉侯不與公盟注為晉侯所蔑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案三年公至自晉注不敢盟得意其成公此失意於晉公獨得容盟得意而不知是則業由見與和見非之義也故為諱決於十六年不見公不和之為公知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穀梁傳曰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左氏經言云四月出丁未月不經可訓於原後唐改為泉辭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厵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原篆文从泉之省作泉借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月者至錄之○舊疏引襄公上葬作葬襄公是也本月葬時小國常例此者月恃而恩錄正解之襄公葬獨滕子來會葬故即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故舉有葬我君襄公不見鄰國諸侯會葬文也○若恩錄之旦也

注明公至責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大人卒葬公自會葬故其義公羊說云案公三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是也然則凡諸侯之葬公親自行此其禮於正此年故云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此時唯晉楚大國間有使卿行其禮宜之喜滕君親來雖為失禮然亦旋而報會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權宜之宜自以順內恩錄之也按此義所載以母之年

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以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子不自
行語此為勝子來會葬書歸譏國為厚昭公之宜報稱故
云其昔自行也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比九書（疏）注先是至九書。○即上二
年公如晉季孫宿如晉也
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現陽之應居喪不哀炕陽失眾並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雪（注）為季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雨
雪左氏作大雨雹解云亦未皆作雹
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者此處皆作雹
家此誤也經義雜記曰昔注穀梁云雪或為雹則穀梁亦有
作雹此既據左氏公羊言之茲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
按疏本作雹
注為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
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周元王經列國
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微書易郭云賢臣擅命后妃
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眭弘傳眭之對以為春秋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使宮君蔡於
天變宜亡此變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太平責小國詳錄出奔
當誅（疏）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
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者自以款為簡公史記作
簡公後惠公四代二名不合
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世
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即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
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
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
皆書其名是也然所見世猶若治太平故遠近小大若
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并責小國也
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
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絕矣正據言之桓十五年鄭
伯突出奔蔡傳曰名者奪正也注明當絕誅得出之云所以先家錄
也然則諸侯出奔皆以失家譏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
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見
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
爾朔也王致而不能使衆罷宜絕朔事在所傳聞

注不言至錄之○所以不言齊慶封則已絕于齊當貴慶封則如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

吳封之于防（注）不當入防故使防繫吳猶繫吳也言吳猶封齊邑也（疏）齊世家云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云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予慶封朱方之邑左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即防也即今江南之丹徒縣穀梁傳云慶封封於吳鍾離

注不當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吳已著注云猶繫吳此以慶封前已封防為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如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不成伐吳之文為實伐吳是為繫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繫防是齊邑是以遂退不得作國文是蓋謂吳所繫取不得比從以邑道故不出也

然則曷為不言伐防（注）防已為國

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即不與諸侯專封之義

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為齊地不得為國宗敖城因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為伐吳也

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直為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其善義矣（疏）齊世家景公元年初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二十八年傳云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與史記大同

注稱侯至討也○僖四年傳文舊疏云上下更無稱侯以執大夫之事唯此一經耳以貴之故使氏言于楚靈楚莊王為云楚莊王殺夏徵舒春秋然其文不與專討也靈王報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

此楚靈王所以稱子而討之也。閔此曰：不言誅信之事，封復見
於陳蔡之滅，不言誅信之事，何討？猶不得見於慶封之殺，何
也？曰：君執之，用辭已明，此其去之未明，其著之，今誅信之不得
者討國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明，釋見也。故稱楚子以伸討
之著其罪之實。夫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焉主之位執
國之臣，雖不異殺其罪，皆宜死於此。其言分也，義事傳慶
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
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
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
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
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楚靈王以
庶慶封之人，奚得以伸討乎之？故春秋重之，不重事。慶封
齊君弒國，去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貴夷誅之，以行霸，雖
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如以義與之也。亦即薦答
仲行權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書楚子為伸討之義，謂之
畢自此善伸義。昭十一年秋，宋公楚子誘蔡侯以下會于申，執
宋公以伐宋，俟之為不言楚子執之，故以此經楚子為會
主，序於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同上文，不嫌重出，即是稱爵
而稱人者，故為伸討寶之經。宋公序上，及後楚子下，言執宋

其不得因之文，而不言其楚子不與專殺之執中國之義，或
然也。
注：自此善伸義者。○正以僖例明故也。下五年疏引作「自
此善伸義矣」，此疏善得正伸討稱爵之文，故為自以善其義
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左氏作賴，
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厲詩之素郭語譜子時
蓋未信，則以為厲已也。釋文厲讀為賴，史記刺客傳文漆
身為厲，集解音賴，許其雅理，非斷假不瑕，釋文到郭作厲，又
音賴，癘也。鹽鐵論殺學篇第日非人，豈羡狀為賴。因
也。即厲氏也。莊子遺遂施使病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本亦作厲。
惡疾也。未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
在義陽隨縣。又僖廿五年經，齊師滅厲，注：厲，楚與國。義
陽隨縣北有厲鄉。漢志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
師古曰：厲讀為賴。水經注濁水為濁水又北出大義山，南至厲
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部志今河南光州息
縣東北為賴國地，接東都隨郡遠，非即一地。
注：莊王滅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不日，是也。注曰

其屬上者王言今反滅之故明深責之是猶為責備賢者故
日此莒王不足責故略之也從常例書月但莊十年冬十月
齊師滅譚之屬也
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鄫是取後于
莒我以邑滅知鄫亦是國故據以難也○疏云即滅譚滅遂
之屬是也
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注）因鄫上省滅文故
使若取內邑（疏）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
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
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雖曰入曰取月比
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鄫不越其例承以文載是國明此屬
上省莒人滅鄫據實取其邑矣
注因鄫上省○解云大事表云鄫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
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國亡魯乘莒亂滅之後據左傳
為莒公子教皆以鄫取莒後以國故今滅之故諱言取數莒
疏引徐邈云諱故為易言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言滅文故
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疏所取運之屬是繫經限未備

息云楚國信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吳為魯諱取邑遂
滅鄫魯得其成以滅鄫其明年晉處何去之難謂五年出
以者不至何諱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
內之大惡諱義相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左氏經言十二月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注善
復古也○舊疏云之舍中軍者善復正也注書者以國四二年棄
至三年今毀之故曰復正解譏楚莊王之春秋之於世事也
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
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寧不作三
軍則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疏通義
舊疏云正以魯為刑仍正合二年今舍備從禮故曰復古是
以隱元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今五之家時擇軍為之
異於解今助因為軍將將侍司徒司空為三軍論王制故
於被侯作三軍以議之今五依古禮舍自為不復令將軍設
日舍中軍通義云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舍
吏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
時必以復古為名春秋就以善復古予之此內辭也隱憂而

楊善長下云送也

然則曷為不言三卿（注）據上言作三軍等閑不言軍云貫卿此上

師解言三卿同以為難（疏）注據上言作三年○襄十一年云作三年今舍之宜言舍三年而言

舍中軍為上無故難之

注等閑至為難○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據軍為

問則此傳亦宜言曷為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此

師解以三卿若三軍云三國卿也故此傳即據三卿為難明

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五六有中三六有中（注）此乃解上作三年時意作時益中軍不

可言中軍者五六有中三六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

三年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未據上

言作三軍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未當中故下言舍中為

此時復據下中軍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

三亦可知也不言卿者欲明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

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同者善屬之（疏）問疑近襄十一年時益置焉之

而故用中軍被經宜出作中軍而不然者以五三有中五六有

中讀為五軍消也故襄言作三軍以曉之明

注此乃五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意上謂襄

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中軍五三皆有中不知何中

故也

注今此五知也○按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

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則據○言舍中軍正以上不

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據以舍中軍者為益与舍皆三之中

同也

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據曷為不言三卿為難意下即此

傳

注如師至知也○舊云如讀為若按師解即舊義也傳文

所以若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年未為益中今時復

言舍中故據想人疑此傳言舍中無上何故不言作中為難

故明上不言中之故上從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以五三皆省中）
爲三軍之中矣
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
此及所舍即舍上四所作故云欲同文以相起也
注傳不至可知○按勘記云誤本同誤也[?]解云今此傳文
少故云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故云之則此注足下狀
以字共下脫頗字當據以刪補[?]舊疏云傳文足解之宜云
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比五六者中三二者中此舍三軍
傳不言中三者前三此亡按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足
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説解記下不
言三之意皆同上意蓋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此[?]三軍
在舍盡故須明作中軍文以起上之作三四軍爲並中軍也
故也
注朝其幕錄之○僖春秋舍軍制制無所見上大月爲主錄此者
月懷傳甚復古詳錄也通義云月其主錄之於舍同例故以
爲要而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大事表云此莒三邑也牟婁
之地今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
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
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有
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續志平昌有姑幕鄉注引杜預曰
西南有茲亭山東通志安鄉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統
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府瑯琊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穀梁傳莒無大
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左
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
書而傳之者此經合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據漆閭丘不言及高張言及（疏）注據漆
閭丘○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文自哀六年齊國夏及
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人之尊卑有善惡可以言及地
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

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
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疏）注公邑至邑也○通義劉敞曰
私邑者所受于君而有之者也公邑者非有之者也
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從君而死也靜年
桓二年注累從也從即次義莊子駢拇揭竿累釋文累謂次是
不得並與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
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疏）左氏經言云七月書戊辰月
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
泉穀梁作賁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蓋戰而涌為異也不傳
異者非異不書此蓋公至晉臣下書為著叛臣地以與兵戰

關百姓怨怒叛息之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
人相報應之義（疏）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郭注引
公羊傳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云水
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則
濆省讀激作濆凡從賁從奔聲字多取義於上出與忽起地
之突起故為噴起人之忽怒亦為憤怒之大者故為賁首
是也說文水部濫濡上及下也亦謂水由下湧出而自上下
也引詩畢沸濫泉今詩采菽瞻卬僅作檻泉傳箋並據爾雅
為說知濆泉蓋與檻泉同
注蓋因戰至異也○舊疏云似欲經闕之事也通義云傳釋
其地有涌泉何以決謂書戰而涌其課然爾雅者
釋其經解檻泉不及濆泉故必依其名
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即襄十九年不書鄭穀之雨春秋
之義非異不書今此濆泉為異故不錄者為之立文以書
為天下記異故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
注此蒙至所致○公至晉即上書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左氏亦為晉所止歸也與兵戰闕則此敗莒師于
濆泉是也
注故因至之義

秦伯卒何以不名（注）據許侯名（疏）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
此據所見之世錄小國　伯車也。通義云至此始書卒

秦者夷也（疏）通義云秦居西陲，襟戎之地，非實夷國也，用夷
禮，故夷之。按漢書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又趙充國傳贊曰：山
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修習戰備，高上勇力，
其風聲由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數地皆秦地，故明其時皆同
夷俗也。

匿嫡之名也（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
注嫡子至立之。○新書云立後義云王亨將立世子，則亨自
朝服立阼階上，妃抱世子自房中出，太史奏某上堂，當面階
向北面立，曰世子生，名曰某。此之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
未祝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
藏之州府。凡此書正下至于百姓，男女奏藏與世子同名。此
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是嫡

庶之別，正隱志及贊所謂高上氣力，迫近羌胡也。隱七年
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
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者，亦以為狄（用）道，故彼疏引徐邈說
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

其名何（注）據秦伯罃稱名（疏）注據秦至稱名。○即文十八年秦
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舊
疏云文十八年經作罃，此罃字誤也。

嫡得之也（注）獨罃稻以嫡得立之（疏）注獨罃至立之。○舊疏云
罃字亦誤，宜為罃字。俞氏
樾之羣經平議云：此傳之義不可曉。秦侯匿嫡子之名，何以嫡
而得立者名？今按說文女部：嫡，孎也；孎，謹
也。是嫡本訓謹，嫡庶字乃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
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將古本皆作適，而適字異
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匿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
其所以隱匿之，其正義以立為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也。此
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
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罃秦伯稻而
君稱名，此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僥而言
獲此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

之注為孔氏擬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得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明故首之

疏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擊言之越進稱人知義兵明為吳未服罪也

注越稱至進之○即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日此義兵彼亦義兵淮夷妄進辭故越稱人故解之明為進意也通義之越所以稱人

注義兵明故首之○正以侯伐解所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左氏進越為人義兵明故陳者文不月也徐人越亦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

公羊義疏九之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賤其類云其入所見世責小國詳於錄內行忠誠信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

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二十三年春三月己巳杞伯匄卒書日不書葬故解之

注上城杞已賤○案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賤稱子者微弱不能自職為社稷宗廟主是城杞已賤也

注傳卒至其義○此疏之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舉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誠信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欲舉重者甚略也以明義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之比如楚皆有豫
賦之煩也（疏）注先是至煩也○季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
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如楚今又比即下文
冬叔弓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以
民以為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此誤按文也賦歛云
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即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下云六年九
收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
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大勝鄰國有驕陽失眾
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數朝晉而遇其人專討將不果行叔
弓說數其師不乃謂言好修之所記大國以為援好之驕志
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按（經）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
四年秋以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
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為叔弓帥師距而敗之
昭得入晉其誤也師古承其誤而不之過矣
楚薳罷帥師伐吳（疏）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
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至燕而死左傳
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穀無此
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與此蓋繹內也不出主名其君相與
平國中皆安故以齊國為言之月者利內暨之也時魯方結
婚于吳欲慕陰楚故不復之蠻齊（疏）注與此蓋繹內也○舊
為之校云蓋繹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蓋事合
也

須不出生言之。左疏引賈云孔子與季平子也穀梁傳云以
外及内四賢要說所生與公羊合不言生名杜注定十五年
字人及共人年出人也君相與年及年出生下此季國之
趙羣國皆善也直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為並與季平推是
注文不肯叔孫舍如季蒞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
蒞盟情事也回同其以從其之篇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之後間其事而重季衛此代出湄年而不重季非並其氏並
季平寶矣據傳例如並與季平不得僅回蒞季平言之所書
與記使年之辭四下叔孫舍如季蒞盟即季平之徵孔讀
是也杜疏引服氏說如此之矣二十四年仲孫羯侵季二十
五年崔杼伐我自宋以来季平不相侵伐上季是大國之為
而與魯四年此六年會季侵伐此並將納簡公季侵愛姓而
與之年始傳言季而之也季次于蒲並人行成共文始此許
之共說是季自崔杼代魯後言公即位未如于晉
十餘年間惟史慶封通聘君来魯一聘蒞盟猶
猶不得競謂和好是好時蓋因魯楚晉其之
猶又與吳為魯鄰季之舊日平有年二東不競未年於
魯事所感皆不得謂季是大國之而示與魯平也崔氏杼
之六席稿而集此陸革日以為並與季平外杜氏未詳惠卿
之說也以為魯與季平外孔氏宗賈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

傳乃未文自皆孔氏据經而前後不通說傳多從孔氏劉公
是更難其傳季和之也由為季魯之事季侵次于蒲下為並
平之事尤為明確是採魯與季平不經書叔孫婼如季蒞盟
是也並與季平下傳記鄭伯有事季平並之月是也書者出
平必首問季不出被並季平不必出則前出者是季魯之平
與
注自此至盟也日定十一年及鄭平始時此月始解之制内
盟之與濮之年往及狄盟之盟狄盟之也及孔疏之盟劫不
得正也平其事而不得之故書自以制之敘其傳回盟狄盟
之也盟此不得正也蒙同
注時魯而于季十七十年往云左氏蓋昭公惡晉魯平
之年始經之明時云諸婼于吳也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
云公如楚是始慕楚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季蒞盟疏釋文二傳作婼說文女部婼不順也从
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婼七年
鄭彥顧氏云婼從昭公即位之後始合春秋昭七年
年叔孫婼是年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婼羌師古曰音而遮

反遮以庭声六同郭字也杜氏蒋作涯華伍書作隸誤文云
郭隸臆也是也話異傳蒋住也内之前寧之新語之蒋好之
前寧之新語之未成其革義其傳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吴後楚滅陳楚執君處于乾谿(疏)
(疏)匡氏悟言云經书四月甲辰朔据厤為月之三日五行志
劉歆以為二日魯衛分臧氏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
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
辰
注吴後至乾谿。按劉氏之説本同疏及劉寔主本下有蔡
字此脫楚滅陳蔡此卽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
是也楚執君於乾谿見下十三年夏四月五行志下之下曰
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楚靈王弑君
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
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
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
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
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
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
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也是謂公曰何謂
辰時[illegible]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
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
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
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
卿士司馬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
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日食之
占及董劉款說詳傳說也

秋七月戊辰衛侯惡卒(疏)匡氏悟言云八月有戊辰四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通義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匡氏悟言云十一月有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嵗時而日廿世子縶有惡疾不早

虞之晦死乃命臣下虞之自下虞上辭不為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
癸亥月之二十六日
注書時至錄之。o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衛
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葬五月當時而日故言危辭
之也輒有惡疾其下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穀母兄稱兄
之何以不立有惡疾也其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蓋以經傳
危不得葬辭故云云舍去傳亦以重其為孔成子等所立
故即孔烝鉏輒立虞之也而所通據之世子有惡疾廢其
何以其不可承先祀也故左氏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
疾爾惡疾也按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
逮人倫之屬故是殺之云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
不得入乎宗廟輒其何也是不能相道是即何氏所謂跛
与執喪服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其是從條則其文
蓋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者即有惡疾宜廢是也
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
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之兄
先禁蓋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祭祀氏故婦人有惡疾亦在
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夏其言陳世
子赴招殺楚滅陳自此招故重舍國（疏）注說在元年o即上元
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
者同國君親無將將之而必誅是也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
注言其立爭國o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其此
稱言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又九年晉人殺其大夫
是都不稱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招殺上元年傳又云何
若言招之有罪也言其詞乎招以滅陳也故此書言陳以
殺之道義云若其言陳其世子稱君言其則重招言其相
不可言其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去其子亦貴乎先君
何為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通義云招所使也

陈公子留出奔郑（疏）通義云按所言也 注杜世家 按蔡傳太子

君其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 二君留奔郑

秋蒐于红（疏）唐石經初本同 斜系作废 云本亦作蒐 杜云蒐

宋地 肅敖所封 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 革車千乘 商即宋

也 定公時 蒐于近宋之鄭 即商鄭 宋亦有此地 與水經注…

蕴藉 水經 東歷洪溝 東注之 水南北 如一溝之首 對稱世謂

之洪溝也 春秋昭八年蒐于红 杜預云 沛國蕭縣西有红

亭 即此 理志之红縣 蕭溝在縣同 此故謂所分 縣馬氏宗疑

春傳補注云 刘昭郡國志注于泰山奉高云 红亭在縣 安此

杜（囗）預 接宋衛也 於沛國红縣引此記云 左傳昭八年大蒐

於红 是刘昭於奉高红 别而此皆以為昭公蒐地 奉高泰

山郡 去鲁地近 在沛國 去鲁太遠 杜預以將其 刘昭因

晋書地道記為誤 何也 疑六 疑其所不足據也 按根牟鲁东

界 在琅邪陽都縣 红地實相去不遠 其以為在（泰高泰山）

近是 一説云 红亭在泰安府泰安縣也 紀年 … 生 鳳陽红縣西

… 經 … 家（疏）經 … 家 … 肉 … 良夫 詳實 … 有

蒐 此以簡車徒也（注）經注 … 家也 文選東京賦注 …

…

薛注 … 家也 謹 … 刑法志 春 … 三年簡徒 注徒 家 又 … 集志

… 年 馬甲（兵）徒之數 注徒 家也 蒐 … 車 … 驗

於 … 壇之 … 注 … 兵曰 … 八年 … 注 … 兵

也 則徒與車 … 乘兵徒為步兵也 … 二十八年 … 傳

之徒 … 年 … 徒兵于 … 是也

何以書 蓋以罕書也（注）讀 … 六年（疏）注説 … 桓六年 桓六

年傳大閲 … 簡車徒

也 何以為蓋以罕書也 注罕 … 也 … 子曰 以不教民戰 是謂

棄之 故此年簡徒 三年簡車 謂之大閲 … 年 … 簡車徒謂之

大蒐 … 不忘 … 不忘危 … 也 … 疏引 … 蒐于红 不言大

此言大 … 權 … 家也 … 則 … 十二年 … 蒐 … 不言

二年大蒐于 … 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二十二年大蒐于比蒲 三十

為蒐之法 此年作之 … 此不 … 故云以罕書 是 … 説 … 舊疏云

陈殺（人）其大夫公子過（疏）不言大夫（通義云）此以討賊之辭也

… 盖過 … 不 … 討 … 按 … 時 … 舉

討 … 氏之 … 按 … 年 … 元年 … 按 … 自 … 君也 注云

… 殺君 … 謀 … 按 … 大夫 相 … 殺之 … 則過與

謀與 … 以 … 氏 … 傳 … 説也

大旱(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
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即上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疏)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
左氏經言云十月無壬午十月壬午十月之二十一日孔
瑗古通奐瑗作奐古爰聲奐聲同部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楚詐諼滅人也不書滅為重者復出三事言
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失為者未懷滅心重書陳
者其上已言滅不復重舉者以明(疏)注日者至人也○何疏
逆者秋之義滅例書月即莊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今此
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滅厲注云王滅厲日此不日者
是王見貴之略此亦是王書日責之者詐諼滅人為大重
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列數四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為
貶辭人之祖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
稱人則疑于討賊重其故責見之于師也謹案孔瑗不言
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非莊為孱之比按列數
楚陳注疏宣十一年楚子入陳曰楚王孝孫吳以討
注不書殺見之○宣六年齊師滅萊注不書殺萊君者齊國
滅為重略此亦但書楚師滅陳已為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
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殺是得惡楚子也
主也
注託義至賊心○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
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是莊王本行義
討賊後乃有利陳之心故先書殺陳夏徵舒後書入陳意王
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而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
注重書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書齊者此重書陳者上已言楚師
滅陳若不復書陳是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文
已明復書之者繫陳於陳著陳之義非教得云葬陳哀公不
為其滅國也注滅國不葬閔楚者秋以其道滅之故書葬
以存陳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楚所錄
以見錄不予小也此顧復書存(疏)注陳已至見錄○隱十年
公敗宋師于菅章逗頁勘

郜郜本國名春秋前為宋所滅故以邑歸吳於桓二年書取郜大鼎
事也
注不書至者爲。○舊疏云諸侯相歸命時未必在其國都所
以不書心地書陳者所以甚人暴滅春秋欲閔而存之故還
書其大歸言也其為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水經注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
水於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
進夷之地春秋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
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濮水西者
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
譙郡按譙為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復為楚縣而書陳災
此猶晉之異也沙麓崩不書晉而實書於所
其所害按彼為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據其異為有國出戒（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
作其言火何無陳字

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
從有國記異（疏）注陳已至記異○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鄂本
亦作天舊疏亦引君異郭云陳火之類未
昔殊語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哉果復國曰其邑曰火二
不志此何以為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説亦言
陳不與楚故存陳為如亦言陳為為國也若云陳已滅矣
猶為火比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夫杜之例
外異不書往事未出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
繫其國名於火焉之上時陳既為楚所并若書陳則當曰
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當存不得楚滅為緣往存亡之義
明矣若然則沙鹿崩亦曰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公羊傳曰為天下記異與其火之異係一國者殊
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
雖滅陳陳國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許陳之失道矣云
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為獨悲陳而
存之以楚託於存義若義者滅陳以居勳議楚罪其名在陳
時是滅矣而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遂
存之也廖氏謂陳已滅則春秋難得存之其他並可託故曰天
火而錄之不用其常例矣故左傳鄭見陳災鄭裨竈曰五

年陳將復封是天假存之也陳蔡等賊陳昌矣罪明德之
後明者度故不比於天存而以宋妙從者於所因之者以
起從絶存亡義也
曰存陳悕矣（注）若以存陳故曰陳為天所存悲之（疏）舊疏悕謂
悲也凡十六年傳在於莊悕矣
曷為存陳（注）據其以一國言曷為存悲陳而存之（疏）注據其言
疏云弟子之意以為若於之內者其比見正一屬曷為於此存之四旧
其上悲陳而存之
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
殺人之賊（注）孔瑗弑君賊也
葬人之君（疏）八年冬傳疏引服云楚之葬哀公不可待使袁
公者當如楚便葬紀何雖不得直言葬故十三年經葬曲蔡靈
公彼傳云葬生而使封陳蔡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

靈公亦為楚所葬以陳不言楚葬也
若是則陳存悕矣（注）楚為無道託討賊以嘉陳臣子存門塞心
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足存之比悲之也不書孔瑗弑君也
本為托討夏徵舒為重方而為楚討賊故復於臣賊文以將
與上經熱之見比閔之（疏）注楚為至其也○下十一年左傳
叔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因事也楚託討
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王引異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
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
而待之至因滅陳陳之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
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
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
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之五
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
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
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

水王陳其族也居前星在星紀後五年其出畢其畢為也金
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故
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
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
五成然則水之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
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
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
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
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
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七年七
月己卯楚滅陳傳經義雜記云(前)(按)引杜氏說乃秦漢以來舊
注當與仍生出傳毛公詩傳箋不指其以補正杜注而已
董刻說公穀雅此所以致其之由一自遠其言之一自近其
言之者室其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
故閔門更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其亡深矣春秋散
時之言復封陳座為(補)(善)過其而又鄉取一人手以歸謂之
夏徵舒與滅陳國而實其民人皆辱陳之臣子懷義慨憤惋懷
之心殺惰意於楚此乃一日是今復為之滅是以陰善之義
善之名而發之熟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為
於楚太子偃師被天降之災其臣滅陳而復封陳其不與楚靈

夷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以其內爭亂也曰入
是入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義本此故穀梁注
者傳范注穀梁亦以書何特杜氏始為異例轉疑明誤如
此也
注不以至楚之○上文年注云亂陵織君來諸侯故奔於
為主責以滅文不言亂陵殺君也解上八年書陳侯之弟招
義也不言楚討賊其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而
實與也此不言與故後據討招之文謂不於討處於之也以時
與之上殺之越之此上殺謂之年楚公子不殺身而於辭也明
此說得而賊晉將謀出據以正於明故謂與招日起
注自此閔之正論的其例的亦寡元年書宋災言屋是今
而四月始言閔之閔蒙其上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穀)梁釋文云唐石經北宋同釋文齊欒施左氏
作齊欒施按左氏之此見晉之欒氏六年經

譔古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云
齊通善作齊子西反義同是氏曰說文作晉按齊古人篆
文晉金文是謂晉讀為晉好於篆籀石經古晉字讀為齊音
子紹反又子即移切又音秋傳及公羊釋文常堂集古錄有晉
姜鼎晉者姬姓不得稱姜也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晉字或
借為齊是以通以齊為古文是晉秋齊晉無別矣此不本按
說文鄦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
七年釋文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穀梁莊元年釋文十一年
並音鄦子紹反又子移反玉篇六音鄭子紹切又京十三年
傳注路齊師于晉當疏當字皆作晉按晉字初古音晉齊字音
往往通轉矣金氏臣按齊欒施齊欒施解云齊欒施公羊作
晉欒施之字子旗齊末子隱此晉欒施按晉即齊字晉欒之
晉是氏作齊之晉一也說文晉从日晉聲今人以晉爲之也
也蓋齊可為晉晉不可為晉晉為晉晉為齊晉字不
通矣然則古齊字本為晉也古晉字讀為齊也不若不異說
其例然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鐘）釋文隱如左氏作
意如後隱意如隱意之一音
之轉私以少俄隱情以慶注隱意也旦也文中庸壹戎衣注
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衣音與隱音

亮彥同

戊子晉侯彪卒（鐘）杜氏注云七月無戊子戊子八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鐘）左氏此蓋昭公要是盖公十年收

注之（鐘）校勘記云唐石經初本同釋文宋公戌讀左傳作宋公戌
左氏釋文之戌音恤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
釋文戌音城本或作戌音恤戌與戌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
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戌之鼄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
傳宋公戌卒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戌今效是銘書以公羊為正
是年公羊也然薛尚功鐘鼎款識甲戌重錞也與此同文
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戌與城同音並羊公
名戌其子仍不得名城矣杜氏注云十二月無甲子月之
十六日

注云孟子卒之○曰疏云正以諱諱記記皆省服出於吳
語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哀年月今吾悉更之信需不指吳以
以氏以言昔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按通義云謹
按此公羊所說邦承之省所愛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
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吳不係
春秋與文如是君子從而制之其蓋諱去其年冬十月或十
一月不稱其葬故亦不稱其日慕稱冬于十二月之上則諱
喪不敢書赴之為諱也後世之人不復其實而省服從以見
諸之極為諱蓋宗周疏引喪服曰宗子制不從名視喪考終
不視氣見從五年諱從以為禮明年時皆不行此禮矣從稱
於此年記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疏）吉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
異文箋云訛信五月同盟至卒者以十年十二月甲戌卒至
是年二月葬僅速三月三月而葬已速況踰月乎是年傳正
月或字之誤按及速葬矣至三月即未踰月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定氏恒言云四月布丁巳月之十日
蔡侯般云穀梁作蛇按今注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據戎曼子不名（疏）通義云虔即元年經之公子
圍也共王之子康王
昭之弟其立更名為虔
注據戎曼子名注在昭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不出
名是也

絕（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由（問）禮訛信滅同姓名春秋衛
侯燬滅邢以衛國同姓故名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
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其滅天子之同姓
（周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而於蔡名之以其滅
同姓大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
蔡非姓之大國邢滸陽地雖云小國為是其惡尤甚衛秉
禮之國也又賢君且邢衛同為姬滅同為姬位義得復
社稷乃脈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為不可順故公羊之按滅
同姓為滅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臆見蔡般宜討虔此討蔡之
人復誘而討之尤為不義積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
與也此徑之正義也十三年疏引作語也穀梁記云虔不
經列非誤本同四字此段

曷為絕之（注）據侯誘之
為其誘討也（注）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疏）注使不至加誘〇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
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
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
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是其事也〇昆悟言
之般弒父弒君其罪不容衆所議殺之與詐殺同科故絕之
稱名明當法齊也蔡侯信以為無名之也夫然之君誘中國
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楚時稱月稱日者此謹之也爰
之蔡侯般弒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孔子在此
殺之未敢定得惡楚子者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宣十
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何氏
上下遠及堂誡語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之典懷惡而討之
夫明於楚虔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何不以罪與己明矣莊王
討徵舒則異於是凡罰當其罪雖夷狄中國遠近莫等也
抑且莊王得為伯討者信不得臧比楚虔挾詐則殊而以大
之靈王誘蔡則為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惡善惡而顯定其
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者夫楚之靈之殺蔡般亦猶吾恥之
戰罪尤顧殺逆之國謀有罪之人不能討賊之義而有罪

謹之名也正當以也范氏云殺賊果可據此華為義也
此討賊也（注）蔡侯般弒父而立（疏）注據蔡侯至而立〇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
其君固是也
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注）據與莊王討夏徵舒（疏）注據與莊王討〇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
貶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
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
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是其與莊王得討事也
注惡其誘者〇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其朝
于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為不言天子
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
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請諸侯曰天子在是不
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
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善之謂當書致朝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

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此與楚子合讀之（疏）云懷惡

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句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誅伐信之子

罪是誅其君而立其臣下得誅之其罪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

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國楚子誘之

為弒者討自非其讓討如謂賊不當討也曾所望若內之問

春秋省討賊之義蔡般弒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

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以討無嘉文曰楚虔亦誘君之

賊與蔡般同自當從而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經所當絕

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

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

也狗防之而不得其實其不成其為君也春秋之法誅信宜

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皆廢則討賊之義亦蔽矣高楚

亦非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省誅君不復見之

例以絕之上未嘗漏網也

注內懷至詐也○正以賊不宜討故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

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

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

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

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

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

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

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

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

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

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理反

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

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

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

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

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

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且論

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

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

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

則偽行而民弗當居上不寬則僑厲而弗民親弗親則弗信
弗信則弗敬之語以正德于上而淑德以行則下仁義之
語不專語乎是者秋弗有靈王西書詩賊為其不能之義
語我校也
注地此並讀之○西以下十六年讓我受子校之列於會後
不出地圍校解之也今言于申明徵如於會也如會讀之事具
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疏 唐石經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譏其[illegible]
年桓六年疏注說其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
之大蒐是也旧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
云說其桓六年今僭稍之此西以蒐與大蒐希數大其禮亦
不同是以不得相因而稍其存焉亦譏其罕之義故異
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識喪蒐然重宗國之嫌而不廢蒐古
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戎勝以喪禮處之蒐非
同純告且赴大復須先期虐衆此時有喪重致衆嚴遂以息
不緣人情不識也是也左傳曰蒐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
大喪國不廢蒐以故為不忌君其故也於蒐何疑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侵羊注 不日 此蓋諱其盟使若誘結善
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二傳作祲祥疏本
亦作盟于祲祥浸羊疏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此
直作祥是侵字皆形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
視履考祥釋文本又作詳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
云其道出于不祥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
禮注亦云慶作詳刑以詳四方皆古祥字段若之為言秋祥與鄭
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此蓋羅云羊之為詳字詳字當作羊是
衆有官亦禮辭亦云羊此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當作羊果然
壯家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祥即詳詳之審也鄭王肅作祥之
善也不能詳祥善也鄭注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
表云當是今兗州府嶧陽西南沈氏欽韓云祲祥當即大庭
庫貴國以祲祥地名為祲祥出典其名
注不日至善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
人盟至十三年其之會邾婁子與晉為讓不家其盟而執

季孫理宜知日見其不信而不知日其所以身為大責而不
以為憂是內惡不諱之源故為信辭使若此盟方設諸侯
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
杞人于屈銀（疏）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憖何疏正標起訖云齊國
酌及叔孫等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字與此同服
作厥憖凡經左義云左傳厥憖作何疏云屈中反說文憖讀
若銀又云憖從猌聲公羊本如援故以厥為屈以憖為銀字
異而音同按說文犬部猌從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為
猌聲之字讀如憖從其聲讀言與杜云厥憖地闕大事表
云即其地衛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得氏姓母女氏之稱者人（疏）注得氏
口以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者齊姓歸得氏
以為氏之稱者人也疏因附會其初意不書其姓蓋為世子

時嬰之據古傳言會于沙隨之皆竟上必非生之年雖為明文
至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晉公之幼可知假令其要言生
即位以後而竟若人僅猜語不見其何年亦皆無論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包氏慎言云十
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蔡世家注
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據陳子也〇（疏）注據陳子也即僖二十八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會于溫是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生弒父
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與有道稱子繼父之上不與楚
誅討猶有不當絕故正之云爾（疏）〇注不君至君也〇〇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靈公弒父當誅故不與為君（疏）即襄三十年夏四月

云靈公殺父而立，弑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
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為君也。
注不成其殺父也。〔疏三〕旧疏云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
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某者，弱君之稱，春秋
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弱君，以
此其父潛篡，從如君之例。言春秋之世，子生時宜為君之稱，蔡
世子有，以猶為蔡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其
弑之文，為蔡有諱蔡國之罪，故從其本體書之。此般雖有罪然
蔡之臣民奉以為君，其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
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其惡
不燿，因辭也。前篇人蔡般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蔡侯蔡
侯無罪辭，其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王者誅伍之例，非其嫡
也，辭窮則因也。然而篇人經被弑亡，般亦死，楚處之年其子
又據所立之奈何？君教敕民，從是也。世子而稱也。其世子
有於君即位後，則於誅侯稱其稱〔正〕也。故四年為鄭伯從許
於患內，則於執於義也。辟其〔實〕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
楚殺也。其辭引何？君虔疾之，亦不與楚殺者。赦楚因拔夏
然蔡世子所都藉之曰滅蔡。其楚子也而稱師，因已然矣。
楚子思依討誅而會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要其淫
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改變。子言世子，使君不得其君

經劉氏逢祿曰：君薨稱世子，明有之而當立，與衞蒯聵同
義。又曰：蔡世子有父子不與，傳之信矣。若從殺楚殺蔡二君，則稱
子，而更著靜從以子友，疑於子哀，則為蔡子而書其名可也。
使若不得其君，經于義為禮，于文為悖。
注上不至六年。○印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
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
子不與也。上諸楚子誘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

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注〕據惡止止其身。〔疏〕注據惡二止其身○下二
十年傳文。

誅君之子不立。〔注〕雖不當其誅，討其惡坐弑父，誅者以誅君論
之，故云爾。言執其付楚，託義滅之。〔疏〕繫靈欲德云云，子之所
不嫌，追且父，是以正以春秋惡子之事。故並生其天子，以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
謹者，趙殺君王，所以祝傳云鳴亦靈屬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
宜立，雖未必誅，不宜立，弱之而通封，其信云誅君之子臣
立其義無所擇也。〔經〕訓信世任，亦賢也，今既被誅絕也，春秋

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假藉其父當命而起訟使有臣弒
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故以其逆命而承也故云
其封蒯于衛取輒其子其崇之也宜其追誅其罪也或遣天子
其地自立而訟僞絕之而後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其即位
後也注今年正月出明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
故諱為微辭明僅不能保有國土尚絕子孫不得立以諱蔡
靈弒父賊子通義之此春秋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
叔蘇後蔡仲能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世世
讀稱世子世孫常辭君表稱子某會不稱子某即是絕之義伐
古世子無以知其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在不見也則數據設
此傳義與文有而以鄭世子忽為難能不知何其貴稱名即
與傳其表稱子同理既出於前不牆不書至吳春秋美
密不讓可以同辭名欲彊相擬此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便
有蔡之文乎

注重雖不立宋之日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以故上同
年中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蔡之時皆稱爵出凡盟
利之例亦可於一事之上見其惡而已實不文之皆然蓋
內之年冬不及吳人狩于鄭傳云前此此省事矣後此此省事
矣則有為前於此識特其重出而識子某重乎其與仇狩也
其餘從同是也

注言執至滅之〇舊疏云春秋之義常滅國為重其餘輕也
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常滅國為重是今弟
其殺此不以楚人誘殺之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何氏上八年注云
不常滅為重滅為三事言執也疏說說義故別見之是也楚
既說義當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者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
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今乃見書滅蔡此起其本
惡滅人故也

非怒也無繼也（注）以誅子當絕（疏）〇舊疏云今不成當為子此見
由惡其父避怒其子故但由
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以誅子當絕也其非字當作
楚字之誤按怒為避怒又見莊四年傳此為怒與注怒避怒
本人誤是也按以誅子當絕商臣弒父之主春秋不見誅文
子（史）莊王復有吳辭此商臣之傳既云誅莊王又貫春秋之
始事以示法彼無可說義故直於蔡般以子從義明般之從
同也又見夫之讀楚直同處蔡由如梟獍之類並坐於此
在不虜誅絕之科凡九蔡為姬姓之長而當以子君臣宗
天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借責之且寵其猶夏首楚
成姬其徂其其子以黜之臣不臣也子不子乖戾之氣於是有相
引是也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疾讒滅人（疏）注持其足以道○直義云言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釁之義或然也

注持其足以道○何蓋以意言之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云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從其所問為此不言防者彼義同不以道即無道也（此句別有所據）

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此太甚亦使其為亂何蓋引人而不仁說（為）因連下引之者蓋無深也劉荷堂春秋云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持為之惡其不仁也是以譏二君之殘死不仁也

注日此至滅人○何以滅例月此書日與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書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左氏經云北燕伯款唐石經左氏無款字亦未詳年月

伯于陽者何（注）即納上伯款非北又亦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發三字問之（疏）注即納至于陽此據納蒯聵于戚事為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義與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合納之北燕可也非犯文今何為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錄非犯說出奔稱伯則也

注又微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此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入不兩書也此北燕微國出奔書即入不當再見書此北燕伯也

注故發至問之○其節義以伯于陽連讀

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之是當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其誤為伯子誤

為子陽貨在生刊減闕其年內彥曰向子曰我乃知之矣
疏與史記所引不同何也曰嘗是
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吾之事三字
注子謂至其事○襄公二十一年傳孔子生是年二十三當文
昭公年內產云何氏何所据耶依而知其時孔子年二十三與
子曰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之及
其將死召其大夫云云按謂病不能相禮為病以蔑國之語
也及其沒二十四年孔子時年三十五
孫服其子十二年孔子已在二十三歲當孟僖子卒年孔子
侍事仕氏仕居時年三十五據此知其事
注後作並減闕○直義云此皆為後此述子陽生于某地
自生以下字並減並是也史記世家何疏可引而因叙所述
侯子夏等十四人亦因其所謂百二十國寶書為要是也
左側此曰子貢知之何以不革曰此亦所不知何註如杜秦白
也杜曰秦女所不知何實可證更之事此未子疏為後人法
不敢合人妄讀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注如狀陳立之

手○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之何如之何者是如詞助也易
屯六二屯如邅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即若如六七如即若意
凡經傳言如之何者如之何也強釋文作彊葉本作疆日
彊說字作疆題說字作疆四疏云當是四孔子之字時也
其初其事奉此事例之往不見之何孔子所知何年陽如是
其子陽生但其例之往皆不妄曲為強之詞已為也心師時
曰實為彊更之事
注此文並讀錯○按勘記云罷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讀
作意釋文妄讀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讀讀音義因意或
於力反於力反則未作讀與此注合陳氏以為未誤也此本
錯字劉段改小而偏旁未作措疏標起訖作讀措可証閩監
毛本疏亦段作讀錯是按從其作讀措釋文按勘記云讀
字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有下同二字是也子
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疏是以此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
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氏云明其
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其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
孔子修春秋大當改之為而特此文不改故特示後人重其
四事故曰夫子所以為後人法不敢人妄讀措也讀謂當使疑
虞措其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敢合人妄置意於言也按如雨
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隕如雨事未足善文當小異

若伯于陽与公子陽生義殊難絶故不敢徑改但疑之以闕其措
也
注讀謂至毋我○義說諸子罕篇舊疏云傳於節注今節注不
可考蓋引毋意詞者亦疑備也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
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注唯齊至次序○解云往者許男
在卒下之葬許繆公注謂卒葬在
所傳聞世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出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出
之会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德優於曹与舊疏謂其屬時
事稍之會皆在末年及其衰末亦不能持是以僖二十三年
胡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此其也
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注非齊桓晉文則以主會者為之錄優
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疏注非齊至史也○閩監毛本
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以為信史也會已樹之年年
疏如作叙誤依言謂桓文所後
義謂毋其會其序刪文對牽美言訊僖之序皆伯主所定詳
僖之會皆主序其所實也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
春據當時之故實耳其以為信之序者桓文稍定其善惡文
疑事齊桓大变更而其後文齊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
旧故相而出之以為皆桓文所定也而自皆証明春秋信史
之義者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內自上下文皆不為序抑會義亦
未得桓文之會而所次謂僖即不同謂僖自會同外上之與所
明序者謂其稍之天子自有周史所定則次春秋世者無藍朝周
由事而自息無以見其時之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
即与春秋不同是其明証蓋兩內直文見義上自其序謂其會
序也下內其會謂會會有序也桓文之會執牲次法之優劣
國之大小修此則西晉楚抑之衰而為下盟者執存之以見
信又以見至僖齊晉進退之義也
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注此孔子名其貶絶譏刺之辭有所失其
是非之罪在于聽虞者謹故自名不主為其罪納罪也不出
所見之世其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此蓋
其史文也此蓋本其上從史文也疏注丘孔子名○史記孔
子世家曰魯襄公二十二

年而孔子生焉當其時故因名曰正之
注其始至之處〇回號之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
千字九月而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
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嗣也撰善言相嗣也續史記儒林
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即意內言外之詞也直義之詞者
褒諱貶損天子之事故謂以為當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
者其惟春秋◎又譏衛趙亦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世
主義刺譏褒諱挹損不隱因史記以明自七十於胸中也按
孟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
竊取之矣注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
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
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謹辭也孔氏所本蓋因
於大學春秋說曰春秋書弒君誅孔子也為趙盾崔杼
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而見孔子之權獨書春秋而不書誅
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誅史
是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
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說信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春秋為之曰衛侯衎出奔齊此以變為義者也晉史書
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晉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
弒其君春秋亦曰齊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為義者也因與變

相參如者矣如有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逆
與天地同功後章稱右史左氏傳春秋而獲麟晉乘楚檮杌
孟子謂春秋而章及當時則有名而云于惜在春秋為不書
譏史官申生也然後趙盾弒之無惡而晉得以為趙春秋得
以名書類史官之真筆也傳晉宋吳楚之弒逆得其稱弟史
其人則書之以名趙盾以實弒與崔杼盈不書人書僕克
必不稱國氏史文簡而少者稱晉宋吳楚之弒稱人與國即
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者罪者如史有趙盾之失也如其史
有左傳又易由知裁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
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
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
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
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
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
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我者謂其亂之逆也
也罪我者王者之任見絕誅也按何氏此注以罰絕誅
刺當所失為某之罪以傳子孫其詞與其序其合對皆謂次

序謂隱公之得失言故未爲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
也
注孔子至名爾
注此書不錄○春秋主納入諸侯辭故云主書此宜納侯也
以疏云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遂在此年二十許年計應當君
集陽生篡之宜當其未命不當此微國之君被篡而去
春此時則不書偏合此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秋
不書況乎被篡出奔實不明之何氏爲將未踰年君絕之也
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所書錄之故也即所疑
之徒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故也
注不足爲文也○按勘記出曲史文也此無本在上云商本
同鄭本無也字此衍箋見本此誤比回疏云若其文宜云
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
燕比以史之未文而以史之未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
因而從之不復改作文網矣且其文宜近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據曆爲四月
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正
月書葬鄭簡公簡以四月卒即以五月葬是慢葬之例宜
書日而經不書日此同於當時不日之例則正月之卒當是正

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
然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虔此作虔
誤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虔則經
文作虔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然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
作成然又因然然形聲相似致訛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疏左氏穀梁作公子憖釋文憖魚覲反
一讀爲憖五領反此釋文云憖之領
反或作憖魚覲反蓋古音通也襄十一年左傳昔公子憖
云左衛釋文憖一本作憖通篆云不日者憖無罪也憖旨公

今我君臣同姓違女二無良心於以為若子以為我何其不
秦狀也公子處女之孔害者殺亡而為根為之於彼無親者
夫義我如我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諸無悉彼鳴鳩鶵見無天
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之皆有此心也今
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從之厭我之心覽其故言之否（不）能詳之
晉而不足疾辭也（雜）案傳其曰晉狀之行也不（正）當
秦狀交從中國故狀錄之也案辭引何君虞疾之書秋書與
秦狀無從其何以不狀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念以繼諸
夏而從同姓之可也然之大重晉為厭懟之念實謀救蔡
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徒滅蔡念又從徐楚晉不許念誅
侯以（遠）達前志念而從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狀稱之劉氏違
禄難曰狀之所以貶之也若從貶之以起文則當貴其鄭有
華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杜君疏劉云服之解
穀梁為說而范甯以穀梁意也然其若盾之亡言楚滅陳蔡
而晉不能救（事）四諸猶好文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其華
也（達）有秦伐並從國所謂其者使何以不狀滅如此君所難也理甚
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故新市東
今正定府新樂縣

公羊義疏九十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與也蓋季氏之邑有南蒯之
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
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今
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
城父縣地也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注）據齊陽生入于齊不言歸（疏）注據齊至言
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於我諸大夫於陳乞家自是
往弒舍故為篡辭歸此士入無篡之文今公子比亦弒君而
言歸故據以難

歸無罪於弒之也歸無罪於弒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
臺三年不成(公羊)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
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注)
時棄疾作告比得晉力可以歸立而脅之比之義宜效死不
立而立君國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
意加弒責之示不自其意靈王無道封內起禍所由因
以爲戒(疏)舊疏云歸無罪於弒之也其言所以書其歸者起於
逆弒處之時比無罪歸惟靈王經而死其舊疏云謂
親謹而死也按諸語案內篇自經於溝瀆王曰經之死於溝
瀆中也國語吳語中生雖縊史記田單傳逆經其頸於樹
枝索隱經猶縊也廣雅釋詁經縊也荀子疆國篇注經縊也
左傳亦云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縊王道之楚靈王好細腰
陵蔡喜廣以滿石顧其行處所美內罷其女家於乾谿省接女
水盡則曲見水儘則不見靈王牽其國而役三年不解罷

楚國大怨者何暴虐殺無罪臣所怨楚國大德公子棄疾本
會靈王自殺而取其國盡不能律畢不去野土此以盈意
之過耶又曰欲卒楚靈知其民之壞(逐)擾欲傷也又五行
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
主所言皆曰無詞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
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台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
賊殺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傜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
力百姓枯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台三年不成
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
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懷慮云楚
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作乾谿
之台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
南泰族訓靈王作章華之台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
食莽飲水枕塊而死而林離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禍起
乾谿棄疾作亂扶伏奔逃身死無室是皆以弒君謀起棄疾
故比歸無罪於弒之也左傳云比出上云蔡公使須務牟
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遂)
又云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告
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靈王(此)(道)令乾谿之

復讀文同
注時靈公幼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為有力之義故如此解。校勘記云此本晉誤作而，誤。今據鄂本訂正。按從鄂本不誤
注此言言弑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畢亦責比宜效死明矣。舊通義云商閣曰靈公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處難為君則威其君之弑故乃比也。無傳人無其名正享其利傷世其人苟有禍以濟其私比其不皆置之于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其人之禍也。是則君弑由於比言故比宜受弑同之加弑出四疏臣律日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文
注言得立之弑。○按十五年傳得出之無惡於為明其本無弑君之意而立加弑者之即責其不效死不立也。龔某倡自晉之有孝子乎得不弑不言得言得九弑也得一事必弑一事也不逆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是亦以比不弑君故此而加弑于校勘記曰出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云云誤本同誤也鄂本誤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從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弑者之所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弑閩監毛本亦改作弑
注不自立為之逆曰。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為鉤此不自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自世晉靈止害中唐長孺不及良鄭子家趙盾熱政誣人救政而先世晉靈之蹤武帝禍亂肆殘滅內極力役殘民敢國注刑書好不義故不自以覆詳
注時同立為戒。○宣九年傳洩冶書其封內不如此也故解之宣六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為注趙時集多窮危位而卒於誅侵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卒曲棘而卒故恩録之是則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弑中於於乾谿出自設故書地以為戒也諸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者殺之久也君弑出師久而不得禍之不從注宜無楚之從某從于虔是杭虔封滅頓滅陳蔡史不從書而無救于弑也無德為有故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疏左氏穀梁弑作殺孔氏音義云弑二家作殺然則此書謂弑君之罪而棄疾反數於詩賊之人矣而亦隨于此緣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其年經文皆稱君於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疏〉注據齊君舍〇解文十四年經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己立之也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然則彼未踰年見弒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據以難何氏所以不據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殺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將也

其意不當也〈注〉據上傳知其意〈疏〉注據上傳知其意〇即上傳云楚之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是也〇繁露王道云楚之公子比脅而立之而不免於死是以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之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之不殺也棄疾不以弒代殺棄疾主其事故殺也是亦以比為弒君之意言與此同指般經殺弒作殺彼以同當上之辭為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經明言弒如二傳作殺又似大夫此故當從公羊作弒

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弒焉爾〈注〉據王子朝不弒〈疏〉注據王子朝不弒〇下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注子朝不貶其年未滿十歲當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以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弒故據以難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通義云考證曰此土比歸而虔縊比自謂於虔年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棄滅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為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主弒而已矣孔氏此語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刺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立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為義於其來稷子買之其不殺光其力不能討君子恕之此其當光之誅逃弒君之罪乎可與比事互觀也效死不立就公子之致死句言謂當死不立也穀梁云此以上辭上文經書公子比弒其君虔於乾谿也比實立弒經書弒其君虔上傳未稱於此既稱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弒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為棄疾所脅也今脅而首亂故書弒也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注〉據經言弒公子比也〈疏〉

其書秋無違例以戕君之子閔戕其子逆戕蔡侯皆引無所
見曰特於戕君之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狄舒縣中之不稱其君
稱爵也○年
注不言至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其
公子言歸皆其言此不言其詳釋之西以其言其例何實之
子那此已而君故也
注棄疾至棄也○杜以記云鄭本同閩監毛本則作鄭疏同
楚世家云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下二十六年
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疏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寰宇記在封丘縣東
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境陳留風俗傳曰衛靈之所置邑水
經注濟水篇又東逕平丘縣南故城也縣故衛地也春秋昭
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按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
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書重也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

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疏邑氏悰云八月書甲戌
月之十日是鍾氏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沏注疏
本亦作甲戌
注不書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
亦會盟並有經此書盟書其事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
並書故解云四疏云欲討棄疾得氏或當所缺四疏云
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戕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逆亂之
言故知於間詳錄此會欲討之無蓋以月詳錄者皆所善故
也按鄭箋疑陳本清兵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討楚亂臣至五年四義也
注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西間隔事者
則重言諸侯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
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
及諸侯盟于浩油彼由間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
出諸侯今則間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
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

公至自會。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疏）注時晉主會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以此會剡子其世闊故須諱之知剡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將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而以上七年四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蔡靈侯來請息云晉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以楚圍陳而為之一年再會諸侯從晉吳為齊誅亂臣逆滅虐害得其威以滅爵其哪年如晉至河上之忠先晉昭之李一年無雄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于平丘諱誅楚弒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於從不足恃所謂其不可不慎此二者蓋楚之葉屠之要也按其明年自有所勝宋晉譏公不與公盟蓋故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鄭圭肯作胥下同國使以為邪人其蓋次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據得意乃致會。（疏）注據得意至致會○若六年從之其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年正之盟公見拒諸侯和見拒其見與也又大夫被執不得意而不今乃致會故據以難

不恥也。曷為不恥？（注）據扈之會公失序恥。（疏）注據扈至恥之○即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是也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豪）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之亂，遂用故之，公不與盟，不為成楚私，其時不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遂亂難見，與公獨不宜與也，故因為公諱。（疏）同時諸至云臨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參補正

注時諸至云宗○史記楚世家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

彼雖無討陳蔡之事，實以懼諸侯封亡國復陳蔡也。諸侯
得陳蔡君言，還有不復討者，或以此以為言之，封陳蔡君事
見不虞非討諸，遂竟也，其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因
國語晉語云而遂莫注遂成也，遂亂狀言成亂也，義正護直

據

注亦不至盟也○據勘記云出时不受盟也，亦諸本因疏引程
二年傳云盟以謂之，此本作言盟，亡字則改今訂正，按經云
主亦作受盟，此侯於二年為公會諸侯以下于稷以成宋
亂也，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以
以為非禮，此以亂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道此以書
其之義，諸內忌不可，以遂亂，內惡則不諱，故直
書之不可與盟，○明此受故無惡也，不恥也，然則桓公受賂
亦內惡者，然不諱此，彼注云桓公本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
相恭，小人同類相長，故賂不為諱也，是也
直義云時實蒙疾復封陳蔡，諸侯自禁亂而飾為己功，君子
恥之，故以不与此為無恥也
注諸侯至此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義之自不肯与之
盟云文言此，此所以諸侯遂亂是以者，信不肯与之盟，然則
上下二注，殊途為義，非別解云，因為之諱義，此謂書之不与
盟者，直為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之亦不宜与，故言同也

得義也，據其不与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注）此皆滅國，何其言歸何？（注）據
歸皆有國辭。（疏）注據歸至國辭○舊疏云即僖三十年秋衛
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
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有其專其封者
誅為其國以起楚之所以滅起之者，上有楚師以陳又滅
無君所責於蔡無以異見，故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
有蔡當有文實也。（疏）注故使至者也○據勘記云毛本有也
字，此本實缺，蓋衍字，舊疏云吳，世子偃
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其罰，亦及嗣狀被翦之
子無絕義也，而其時楚之國文無所謂也，傳言不与諸侯專
封者，謂楚專封之，与其城虞封侍多用自明，我因上言諸侯
遂亂，反陳蔡，為年其會上，諸侯其非，傳為何氏之義然
反復經文，陳蔡之為受封于楚，實無遠可疑，蓋邢衛緣陵雖
紀專封之，然狀為無絕國，據經出此，則楚之滅之，而楚自復之

賊也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是書滅而不絕其國也　正為
陳蔡國皆存楚因其二君無罪之後查楚新而封之之義
諸侯封之明矣因疏云若是王會諸侯討之當如楚郗楚於
甚之所偁亦有文寔之文寔之楚陳蔡偁之封楚之諸侯誅滅
之曷為不言諸侯楚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為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
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當
度無實與義故復蔡自得蔡事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
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者以陳史書滅蔡是也
則稱與專封同義稱疏以為惟彼無不與專封義寔能與此
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　書葬者經不與楚討擯未可責復讎故書
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　疏　注書葬至臣子○上十
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
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誅之曷為絕之懷惡而
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擯不為
葬為責蔡臣子當復仇以除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葬
此為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為

楚誘殺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弒父自立人之會
誅蔡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也如恆也見當
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此異
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
子辭也注時齊強大非可卒討故君臣子量力不責此
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而為然臣子辭故以傳無
君子辭也之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書為之也
又曾桓公賊免而至為春秋不從誅君論不為責復仇其以
曾桓弒不殺已為葬臣子辭成讓文故書葬故於其葬也不
復示絕為春秋惟量減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此為唐仲討
賊之志也書曰而忘復仇雖般于楚楚狄葬討也亦葬蔡靈
之意也義外通回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　不日者略兩夷　疏　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
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
以為楚邑非若是邑不得言滅蓋果楚邑當言楚邑故杜
來矣又吳滅為奪楚邑故寔之十一年昭傳延州來季子
其果遂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州來為吳邑是楚遷近吳也
故後彼年公羊傳云蔡請遷于吳也

注不日比晦而葬○按劉記云解云考諸舊本亦有作日出
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或略為日字者誤按之十年春王
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日者時而葬此處疏本亦作
日按何疏又云于四年秋七月吳滅巢注云葬王滅巢月日此
不日者重王也畏責之略然則吳子葬時名者宜書葬讓舍
季子即為畏此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略正以
兩葬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強為之傳會為此說也葬
昧讒讓國有賢行而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被莊豈因
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葬之也下三十年注云此乃月
此所見世始錄四葬狀滅小國也不從上此例見義故因有
出奔言葬故也以被言之知此文著月故注云不月
之也又彝十月之下言是月此匡不崇上月匡不失十月內
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道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常辭
隱如為晉晉先人或可適晉晉則尤與內其國之嘉年夜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未踰年故因不序

（疏）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時於小
國不書其卒書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即文十三年邾婁子
日遂蘧蒢卒之結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太平書小國而解之卒
日葬時即下二十三年（八）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合卒日葬時而卒
不日不書其葬者正因未是莒人故因昭之不序其卒日復
不書其葬矣未其墓此即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
也然則春秋之義莫明於書葬即世微宜鄭厲公奔小
自踰生之結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
即是莫明例合書葬但以未莫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
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此莊二
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
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月日葬月損與大國同故使卒而日入
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設

若重恩之故得(而)卒日葬月以為失卒是以入所見之世雖
術不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卒書伯不書日至於楚疾黑肱
宜書葬不書此為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名其書奔
罪君弑故不書葬矣旧疏未(詳)明莒莊卒於成十四年正
月其子未年及所聞世將卒故不得日此宜日而不日故辭
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
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注莒無
大夫○
莊二十七年傳文
注而殺至錄之○蓋以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
年而殺其君之子稱其父以生連坐名氏也若無其名之世雖錄
其年來之后皆得言以連其傳稱崇爵此所見之世雖錄
小國事之載之亦不勝其繁然特書此者尤為書之蘇其
秦亡田弟其殺公子假令生同形雖可責猶不責今而責之
即去以近其來見氏諱言亦寓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
王此得書殺出此要失親之也未三年而出天王此方要慕
不思慕而殺其不為子行也其殺意恢以失子行錄於則先
君之服未除而行君道內為君子所惡失子行言必書未除

方稱子宜三年乃改於上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
絕之於先君也
注稱氏至之子○旧疏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皆不書氏即
莒慶之經是也今莒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弟言莒
殺意恢者以明嗣子不孝故書明經說信之子稱公子
責於先君故稱氏明為先君子蓋庶兄弟義同母兄弟實妾
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
本亦作昧穀梁左氏作末則作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目
部有昧字昧目不明也昧昧無取據此言之若將字方圍鍾
彝昧將榮陽師古曰昧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即此為聲
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注此接言云
哲歷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劉氏以此有事為禘祭
曾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終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
禘祫志云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喪畢當禘以如晉不
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據仲遂卒，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注據入去
卒事。○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
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據以難。

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即如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籥矣。總言
樂者，明悉去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注以加言去之。○加錄卒事者，決宣八年不言卒事也。即秋
然也，故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即言然以禮，但當如
宣八年之去籥而言去樂者，為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悉去
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廢聲，此廢其無聲，故也。明彼為知
其不可不為之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恩痛不忍舉。（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
聞夫有變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
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注疏此下有複出重文，大夫是也。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通義云：去樂，悲哀也；卒事，敬君事也。敬
非卿喪不得以聞。杜子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
革，雖當祭必告。明此有命則不敢告也，以大史卿故也。經
言有事不舉祭名，此時為變禮。杜本不言繹祭，與宣八年同
例也。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
喪，卒事去樂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則不止去
樂卒事矣。禮疏節鄭注：往此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
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
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焉，止于門外，視斂
入。聞不幽羞尸無祭事時然也四字
疏曰注畢其祭事。○按勘記云：閩監毛本其作竟，按從至本
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己至祭此臣聞君之喪義不
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此古
禮也古者有出無反大夫不世已久未必為今君臣也
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疏）注主謂至而往○禮記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
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
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
衰大功皆廢故[illegible]何氏謂主為己主祭此也君夫人喪皆官
即往祭而不廢故使家人攝事主祭事恩義兩盡矣通典云
後魏清河王懌曰攝祭唯攝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
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竊謂不然君聞臣喪當為之不繹
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盧森謂大夫聞君之喪
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陵廢而事主之禮畢廢徹而
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為節也禮曰士不攝大
夫若兄弟宗人為士者即不可使攝蓋同為大夫同當奔喪
又疑相為攝豈知斯話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亦君之聞喪
諸侯時即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救故使尸

事畢而往至士不攝大夫自謂不為喪主與代祭事也
猶不聞大夫士無主者如孔說則必以此攝主（注）攝為攝神主
矣凡尸未入之前設祭于奧謂之陰厭少牢司宮筵于奧祝
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為神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初無主
矣無主何攝之有陳先生禮語云攝此與大夫不終事而往
所以居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二義兼
盡未得厚此也若祭無使人代之此續哀疏大夫以上皆時
至惟有喪故不祭餘皆事皆不廢祭若有吉事及病使人攝
祭故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
親祭使攝也為之據此知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
遂指為主（木）（述）知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
亦以為攝木主而行亦矛文攝與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
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疏於時冢宰攝主祭則攝
亦為攝木主而行事不矛難出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
禮廢者幾君薨夫人喪出內外華傳曰以不廢也曰曾子問
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喪廢鄭注謂風雨殊燬牲
時則此亦廢然當亦指風與時言若接祭之後曾亦有不然
廢此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謂所由來與是何
氏云不廢祭此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此矣大夫之
父未必為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喪祭

以來識世卿矣世為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去往也不要皆知大
夫有主祏也
注不應並居也○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
則亦父未必今君臣故不應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閔天子
與庶喪則應祭諸侯世嫡人臣子也與大夫祝諱當子同文
於大同義實有諱或假攝今禮言之喪祭攝者以正考也自
屋道並行為有為士喪為庶同法之所時各有今而祈生世
而適也又讀詩萬其不得稱其六與之粉明有為生喪為庶
也詩曰遊將生沙追彼家主是也稱實侍君主祭家之大夫
有室以同不乎大夫國侍也春氏士亦喪扶說方或曰祭主
於誠君當祭稱皮
注孝經並錄同○孝經士章文也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為
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也田疏云孔氏之義以資為取
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謂然者故為同故以孔氏解
孝經與鄭稱同與庶同異矣按鄭稱注與庶同注皆不出於考校
勘記云閒有毛本同浦鏜云當鄭稱當孔傳之誤是也脫云
鄭偁為鄭傳中有孝經或章全於之閒見讀詳者要服老注
又觀其延唐元年注引鄭言偁實皆大儒為或讀侯嚴侍
嚴可均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又非唐邸亦然
小同也是鄭偁孫志視云徐彥疏云與鄭偁同與庶同異則
偁與庶成為二家明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也（疏）注賓尸
至往也
曰禮有司徹鄭目錄云此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又注云（祭畢禮尸於室中）
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
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
厭飫神據自餘言大夫並上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
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矣
別行儐尸於堂之事故二注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儐中於
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如薦醢四豆也
五俎也四籩也兩鉶也四爵豆也兩敦之類也皆正祭時於
室中其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
屬俎在階者徹之也從禮校勘記儐待本作賓禮經或作儐
或作賓通用儐正字也此作賓與詩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
句云徹而儐尸蓋以終其宗神之義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
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聞喪則亦救尸而已不敢賓也是等
以下也據大夫聞君之喪者遣人攝主祭事大夫聞大夫之
喪不遣攝友之喪以並不及賓尸也故尸自是正祭禮畢不
謂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也明謂賓尸矣

曾或蓋于尸備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卯日而繹君
問臣喪庶一時之祭故不忌後日再繹宣八年之孔疏繹是
也士大夫設祭即儐尸于堂而以事畢而往下大夫異名别行
賓尸之事即禮尸於室中為加爵（禮尸）只為下半事矣蓋主人賓
爵酬尸之事賓于廟右後所以從旅或不敢賓敬所賓酬賓
敬之事敬內豪敬私人矣禮節与
注日此為辛日也四疏云正以是秋之義矣禮思神别日或卒
非先祀初日為卒
表其說云或曰祭重於識君喪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或
祀也徹有大史曰卿佐疾疾昭曰君疾事雖當祭而告則知
喪秋之時大夫之喪也有當祭不告於矣庶時大臣喪而對
從喪對使喪此謂正當朝不以物言但以口喪庶大宗親然
為喪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殆也親臨之其疾
卒也如以狀言然此當狀我當祭也當祭以聞告喪卒事喜
非備不之以不復世法

夏蔡朝吳出奔鄭（注）不言出此牧討名言歸猶与天子歸有罪
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常討（疏）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
朝昭字通處韻二叢類早也

六經考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洪頤煊曰洪邁後題即朝也四錄
云西春秋王子朝洪出古人表作子朝古傳衛史朝古今
人表亦作史鼂文選羽獵賦注朝鼂古字同故鼂亦作朝鼂旧
疏云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此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
以朝吳為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為蔡大夫矣而何解以為
昭吳為蔡侯廬之字出似以何氏之言
注不言至罪同　四疏云正以其君將討之時名出而歸則
（以疏）按疏云得當作出歸矣名出歸即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
是也猶与有罪同此天子歸罪四疏云出名言歸与天子
歸有罪之文相似即此經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
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天下之時衛侯寒復歸于書注
云雪伯言復歸此天子歸之說此与衛侯鄭同義知天子歸有
罪此為名言歸上蔡侯廬歸有罪歸故言猶与天子歸有罪
同
按故奪至常討　四正以蔡侯廬實我天子所歸故（其後書出）言出為
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常討于楚不合有國明楚之常討蔡
常言其討皆當誅上十三年之出名言歸知天下所歸義与
此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昔十七年母反董子字于大反同上

【疏】杜氏長曆云六月無丁巳朔據曆為月之三日劉歆以為三月晦正義等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之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合宋一行授時推以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四百六十四分入食限

注并十五同日誤此又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自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則經注云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適晉云此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為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是晉敗侵之撥亂劉歆以為魯趙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今不在胃十三度二日丁巳在胃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當也大梁趙也降婁終于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當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疏】左氏穀梁作戎蠻四年同杜云蠻氏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今汝州西南有蠻城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劉解讀洋西志以此為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為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讀謂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服十六年楚殺鄤子則鄤即鄤之省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滴水會水出新之西南東南流南屆逕又逕新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有鄤聚今名蠻中是也謹案續漢志鄤聚劉昭注地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臣父郭昌為陽安侯子流說蠻侯後漢書郭后紀作綿蠻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氏曼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據誘蔡侯名【疏】注據誘蔡侯名者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中度者名也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疏）范云楚子不名戎曼子為中國故上
曷為不疾（注）據俱誘也
若不疾乃所以疾之也（注）以為國當然若此乃所以惡之也顧
以夷知蔑夷之戎曼稱子者入所見世王道太平百蠻貢職
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此幸不地此所也（疏）注以為至貴之○白
尊道王者不臣而夷狄此與中國語域兵依我中和氣前生
此禮義所從代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者
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疏引鈎命
決云不臣夷狄之君此政教所不加謹不臣也隱二年注王
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讚云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
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
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

按此蓋孟子所謂不屑教誨者也不屑疾之正乃
疾之深也但蒼夷未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
名也
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者非鄂本亦
作大○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
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也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
此淮夷與越並遣大夫會此是君因而進而進之且所見之
世文致太平實不治定但可外治而止實不文皆進至極繁
露華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
注不日至所也○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
侯般殺之于申日其地故也戎曼夷狄微國故其年世亦不
合卒故於其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曰為得
辟不在好四夷限不得融同諸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疏）筆此據宣云八月無己亥月之十日
若得解云亥四公羊作丑說見揭異
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依唐改

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疏)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
毋夫人歸氏薨昭不戚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向曰魯有大
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戚容不顧親也殆其
失國與三年同占蓋引郯謬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
皆有公如晉文此義蓋與上三年同者也八年大雩注先是
公如楚歸後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六字宜無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蓋經昭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
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六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
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
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
以為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

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
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
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
復至建巳之月為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
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移
時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蓋[illegible]
說左氏此四說之左氏云六月者正巳朔夏四月而叶不應
在大衍亦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在左氏是也沈氏欽韓以
今麻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晝夜分二十六日七
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然考其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
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
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
子小寒二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
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
甲辰春分四月十七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
月二日是月十七日立夏庚寅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
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
故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曆麻失閏故書之以為六月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

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字皆爲問，此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彊為字異，動問錄之（疏）言雖轉失，彗星為欃彗，似字之似埽彗。后注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別名也。稱為辯云：彗星光芒似彗也。孛星之亭氣孛之貌也。孫炎引今識圖云：妖彗者，精如大曜，長七尺

注三字是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辰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疏）傳云：申字者何？彗星也。因此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三處皆問，而以言入言于言方者，異辭字，亦異星以辯得問解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

其言于大辰何（注）據北斗言入于大辰，以常名（疏）注據此言入于○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注大辰者常名○此謂大辰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為難。據史記十八宿與謂恆星中是大辰者也

其言大辰者何？大火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心（疏）注大火謂心○瞭

火是也。案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大火謂心。李巡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房也。說文晨字解云：辰，時也。因辰云：房星，天時也。又晨字云：房心為民田時。郭注爾雅云：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自國語說也。然則東方之宿皆可以為大辰，其辭遠遊云：夸傳說之託星辰。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遠遊注引李言宗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晉房小正言自參之義。穀梁傳云：于大辰也，范注引所向曰謂淵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其正謂以柳星南方之宿為鶉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為大火。然則公羊亦不宜以為大火也，又不倫也。（按）左傳又云：大火為大

辰或居于心（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辰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之氣五月初昏大火中星也周秦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星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旦中星所以不同也火星至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昭十七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申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左傳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疏）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星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其時天漢西南東北斜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左傳星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其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稱此止據辰左傳

大火為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古火為大辰或食於心乎故心為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遷閼伯于商丘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曰以辰出而農之韋注同

劉歆主參宿伐
因參伐參見方

伐為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言與參為一候故也按漢書郎顗傳伐作劉歆氏日蘭孝經注三記輔人以參伐也注伐為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乃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牽伐以統參正狀參上記云雖獲六旒以參伐也夏小正五月參則伏見係參也此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又選注引陸言宗注參為星亦為辰參互對辰為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也詩疏引漢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刈史亦咸紀漢書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宋均曰葆守也旅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疏）史記天官書正義而考証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右左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下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實大星也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証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

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綢繆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旋
六旗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
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肩股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與
心同稱三也。詩亦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義，
同一宿，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參伐
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濟孔國云參以轉伐，皆
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
注大火宿大辰。○說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農，房星，爲民
東方宿參爲東方宿同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前於候星
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皆三同
居其實，故下注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
在者也。說此以北辰爲大辰，指心亦諸指伐，以也別辨經義
云參之以三光，謂移之率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
於大辰焉。
注辰時也。○詩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
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乙匕象芒
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
北辰亦爲大辰。注 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
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二字，兩相須之意。（疏）
陳漢書郎顗傳所以參一宿而連三宿者，此言北辰王者之宮
也。
注北辰亦之言。○石刻釋天云北極謂之天北辰。周禮疏引
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四
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法陽開陰閉皆在此中也。繁露
奉本云星莫大於北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
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
八宿多其宿二十八九，其猶蓍百莖而有共一本，龜千載而
人寶，故是以三代傳決疑焉。按此多誤字，大辰六星為星恒之
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
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
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陽則[illegible]，故爲
寒暑之限極也。極，廣雅釋言極中也，故說家並以北極爲天
中。四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
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也。論語爲政云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鄭氏公羊疏云說此謂北極

五星並至為天樞最小此星不動處猶在天樞
星之下今按樞星亦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為
辰其所可觀者也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
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微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
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
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
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索隱）文選注引春
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樞樞紐之星也即天友
書之考易稽文引真觀（？）讀謂紐星之樞（？）也
子輯鈎命謂之中宮大帝內記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
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文為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此辰之
異文也而春秋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
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首五常四疏引春
秋說云北斗居天之中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
極也北與光儒說者極北藏也言太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
辰此極謂之北辰蘇氏所得宇許氏宗秀此極說亦爾
其軍迷處不知東西北須視北極以別心今北極者小不
易鉤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表端

北極中大星引說並北而識之又引足曰加卯之時復引
經辯之首及從蹤北而識其兩端相去正六尺之寸故東西極
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
其之家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為一萬一千五
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閱相
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
心不啻若是之遠盖周髀未言北極中大星則如今所指之
小星可知矣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與今法測與
陳大星東西所指極中以宮帝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周正
同若說語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
之中故盖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註）心北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宰執者兩
亂之氣所掃故置亂之象是為周分為之天下兩至宋南星
以之（疏）杜云妖星非常故書穀梁傳壽李云海內之心象於天
（疏）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等書也不以其於有

春秋說題詞云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宫

星茀于東方孛于大辰入北斗者星不見地震畢山崩宋
衛陳鄭災王子朝失國夫差藏此書於皆書以為大異
注心比星之宫。旧疏云春秋說文星經六云大宫，心
為明堂□為九□房為府曰天駟索隱引詩氾歷樞
云房為天馬主車駕宋均云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
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更房有天子明
堂布政之宫兩以衛之為喜之陽明心喜也為喜心之天心
宋均注心為天子布政之宫前猶注之乃所以為喜也今於
口閒出一畫之北於字体為也星為兩口出也喜陽明之
陽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為天王周禮引文耀鉤云房
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公七年疏引文耀鉤云房心
為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東遷作故皆稱天王布明堂布政
之象
注六為字。旧疏云六為彗也北斗為彗所字也
注彗北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云雅注好星也四曰
彗天官書皆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欃
彗頸長者狹一也天官書西北名天彗也一名掃星本類星
末類彗小者數寸長之或竟天而体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
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為祀亂之
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晏子傳引漢孔國之語

精乃彗星為彗星出則国樞擾之秋讖也御覽引五行傳云
彗星者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又引漢孔
國彗星出則国權亂
注星後至以亡。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
辰董仲舒以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
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為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
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為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
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
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鼂
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
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
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国伐吳吳之敗之於雞父殺獲其
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為柏舉之戰敗
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所及之效
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
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
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国當之在宋衛陳
鄭乎宋大辰之墟也陳太昊之墟也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

及陳之水祥也衛裨竈之言其星為大水之火之牡也其以
丙子為壬午作子水火所以合也前火入而伐之以壬午不
遠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
火故鄭祇以為大辰屬心虛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彗出西河
心東及漢也宋大辰之墟謂宋先祖常祀大辰也星也陳大昊
虛墟戲也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為
火所合衛顓頊虛星為大水營室也玉星說此文四國失政
相似及為王室亂皆同楊子驗其文當說與其年所經
引歲精所云孛星賊起先入大辰北將有陰謀以邪犯正與
天子爭禁處任其大臣謀主而主並立周分之辱也與今文
說近其周分為二天下兩主此謂敬王立而周王猛居王城
二十二年傳王城也及今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
王居于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
入于成周使成周城以為周也是周分為二天下兩主事也
宜以縱引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西臺執召掾內三
王帝周興以分也是三王此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居
三年後子朝與之恆與敬王相距故云天下兩主也宗為星
以云此下二十三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在江南太平府
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
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
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代為建康西偏之要地
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
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
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之私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於越敗吳于醉李（疏）舊疏云經
傳以詐戰內之上下以兩夷狄質詐不能結日偏戰今此兩夷（疏）文言戰而
內言戰故以詐戰難之
注據於越敗吳于醉李。又定十四年經此皆兩夷俱不言戰故
據為新釋文作檇李云本或作醉

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疏）注俱
戰也。通義云據吳侍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是
旌以詐敗楚敗而獲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所由之敵而無
勝也長岸之戰敵而無負也
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書戰之例亦偏戰者日詐戰者月

此詩辭不月故言晦痛矣

公羊義疏九之四

何氏解詁

南宮陳立學

十有八年春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疏左氏據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鄭未嘗作災誤

何以書疏通義云據衞陳非王後

記異也何異爾疏通義云宋火以異書此亦火也故為以異書

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

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與僖十四年書沙鹿崩成五年書梁山崩同

注詩曰至家也○詩曹風鳲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云善
人君子其成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又富國篇楊注云
言人所以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為家況是於四天下同亂遠莊
一之家
注是後至之家○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
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
國四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
與周室同行陽失其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
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
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出也及宋衛陳鄭
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
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
明同罪也與此義皆不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
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初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至
一訛信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
為天子諱其方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訛信莫肯救之事
也
六月邾婁人入鄅（疏）杜云鄅國也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鄅妘姓
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

此故鄅國亦兼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
表今為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傳二十五年
左傳秦晉伐鄀過析隈即其地也近武關戰國時秦將服王蒙云
下武關故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
白羽是也水經注丹水篇淅水出淅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嵩
山南流經析陽縣故城北即淅之北鄉又東入淅縣又東逕
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淅
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也一統志析縣故
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弒其父不忌日此
日其加弒示非實弒也（疏）注蔡世至弒也○即襄三十年夏
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彼

注云不日此係為中國諱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許壽中國而日故辭之明從為實弒此為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公之年商臣弒父亦實弒而日此既書狀殊故也彼注云日者其狀子弒父君言其日是也彰其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責狀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則異正卒也杜云加弒其責止不舍藥物亂疏實非止弒言為日弒其君則何居戮言也（而弒）又引釋例云歷九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正嘗藥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加弒之說三傳皆同據書日之義無錯所包也情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文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 注 季氏稽留宗廟以教天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滕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 疏 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稽之瞭也杜前獨弱為政自上十二年後為晉並河及復十三年年立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意如數見注定公十五年遂出昭公奔宋南里以叛事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吳滕雞父注見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秋本國謨國君誌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皆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 疏 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臣子始也

不成于弒也 疏 經傳釋詞云于猶為也詩鄘風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作為楚室皆載注與箋訓于為也此不成于弒也言不成為弒也葬母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自縶露玉杯云古今聞此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狀日弒未討何以為葬何以書葬也不宜書葬也而書

葬而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不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
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
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非不當罪也若
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貴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
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
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
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
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
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
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弒父而實
免罪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
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
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
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
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
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
蓋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為加弒也然盾與止
可比也趙盾反不討賊則罪義正而獄定矣釋文作于殺
之害試下手轉加殺皆同盾不經誤本作弒

止進藥而藥殺也不成于弒（注）據將而誅之（疏）注據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然此時止欲弒君為不成于弒故難之
止進藥而藥殺也（注）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卒（疏）注時
而死○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
公重之之子許男買瘧疾也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注）據言長也
譏子道之不盡也（疏）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
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
臣不以食其君失親所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孝子之心
而遠以賊之此正是執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
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也皆
所以盡子道也
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

子弟子以孝名聞（疏）注樂正子春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曾子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用其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

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疏）言子當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視其顏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為之其病然脫然加愈視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損一飯以為之則其病然脫然加愈又觀其顏色方似寒時則加一衣以為之則病其脫然又加愈又視其顏色力似如熱則復損一衣以為之則病其脫然而愈所謂以意斟志者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同氏不解復字復此告也請也曾子問篇以復告僕于注曰復猶告也內則宰夫戒從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

注脫然言其節○國語晉語亦說其傳注說古脫字猶疾也是脫有除義故脫然為疾除貌也易遯卦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書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病也左氏昭二十年傳相從為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酲注愈差也禮記三年問篇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脫除而瘥也言由寒燠飢飽因消息得其節故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止進藥而遜是以君子加損于乎（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左疏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是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以告於諸侯注失其至之宜○適蓋言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弑其君是君子之赦止也（注）赦猶止罪（疏）注赦止罪○者其傳訊侯不同不赦注赦讓釁也周禮小宰以赦宥府之六計注赦宥除也荀子王霸篇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赦樂傳司弑牢正也正辛則止不弑止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

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注親世有
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親序也云許悼公瘧〈疾〉飲藥毒而死
太子止自責不嘗藥而立其位與其弟虺者蓋注嘐嘐嗌
不究體病之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君秋之子致罰赦
止故也義不以下書葬故也通義云忧諦曰進藥而藥
赦可不謂之弒邪其所以異于商臣般故與不同爾心
雖不同而君弒之文壹施之然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遂也
據今例追失赦親子世父母秋議其弒其責止意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中序止進藥未嘗奠之痛無窮
其之意故赦之〈疏〉注序止至赦之○讀元年傳注所謂序心
宗篆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位許男斯
代立無惡文是也〈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蔡般
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
於大惡而特書弒以明為子之義非世君有失德故楚蔡之
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
錢氏所論亦是然於書葬字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兒實弒
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因弒而代之其般實弒而

代之也非止是可以稱其赦異傳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
其位云云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之辭言孝子之至也推
止之心過失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
中責其以死謝死於未要也及而天下責之謂中弒其父以死
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復罪之多其償耳葬止故
雖不慎其於可謂善其終矣故我不欲其免者赦者不書葬
為之諱赦者時不欲負罵有異名書秋為言復得猶此以說
書秋即止自責而責之也狀附於未成則此之意也且准止
能自責於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
其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為也設者不當殊進代其父定故
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寫宜〉故混之宜混故寫之亦曰藥誤
乎疾不可為也是當可追乎故止與趙盾加弒何同於止自
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其微而其辭甚顯也
若傳言止嘗藥殊過之意以致國於弟而實意蓋欲悔以發
其身者也故因彼文遂疑止實弒盾弒茲然止之嘗乃與宗
弟同科經文特書而悼公又與宗閔公同科不嫌書葬矣為此
說者是必以加弒為過當以加弒為過是必以誤赦之為無
罪尚以誤赦之為無罪即與于死者殺子之其甚也邵說撲
議經義曰昭按律無蒙引春秋決事云甲無子而四寡言相
鬨而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

父也。眷泉首語曰：長孟以為父不至親也，閔其闕某不省怵
惕之心，扶杖而歎之，非所以歎誤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
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因心赦而不誅。甲氏律所謂致父不
者，生並彼以甲子乙父，甲致而誤傷父，逆失傷，與許止同也。
後漢書霍諝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赦事誅意，故許止雖
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是
也。
注明止至孝也。○四疏云：所以此條但有弒止之文，無葬止
之處，故云但得先罪而後赦者。執蔡之六年，有蔡侯遂師
師未及滅許，以許男奔楚之文，此後不見本葬，知從亡於楚
也。穀梁作趙，新序作鍾君趙絳，因於言近古者，蓋順新好音
古韻在之部之陷音近，故多通也。經云許世子止，明因世子
好如世子於之春秋，所見之入之文，明無罪辭，正中止雖矣
罪不得從律，故春秋為從，得見之當也。舊疏云若止為之，而於墓之
者於前作墓文，凡屢之年而書，悉見誠弱子，宜之而宣墓
之經為主書，以為罪惡之文也。杜氏以為蔡惡辭集，以為自
責而死。義云汗長評穀梁，也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疏）穀梁鄸作夢，段釋文云：鄸，曾夢。或
（注）蔑春秋異文箋云：鄸字古祇作夢。
說文邑部無鄸字，夢為地加邑作鄸，後人據以知其
左氏作鄸，此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杜云：鄸，曹邑。
蓋邑部因屢錄一本。鄸，鄸邑名，在曹郡。大事表云：寰宇記濟
陰乘氏縣西北有大夢城，書之鄸邑也。一作夫鄉，在今曹州
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此其言自何（注）據將出奔未有言此也。與宋華
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疏）唐石經諸本同。解文出此此云四
於此下有此，非。
注據將出奔至奔異（疏）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
本疏標起訖云注據將出奔云云。閩監毛本二疏此為自。按
云從此疏本亦作自，當據正。從此疏因其未有奔言自此也，據補。
云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此下，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
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國
奔而復入，叛邑復出，叛邑出奔，故為月與此殊。出奔即言自
此殊也。

畔也(注)時會洛鄸以衛宋(疏)注會洛至衛宋○蓋與鄸共定以
旅衛尋此同盟皆窮此以叛衛也國之也
畔則曷為不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之此鄸叛庭期(疏)注言
叛至庭期○按鄭記云閩監毛本期從其九鄸来及此本疏
釋起說皆作庭期又鄭生以畔作以鄸此誤按經典未作以
鄸物作其當据正言若作叛文當如余二十一年宋華亥庭
共以陳閩正本宋例考書公孫會以鄸出奔宋莫此不書叛
畔文故據以難
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宋傳作於時經義知之錄說文號以大示声讀文若敕从大東声讀文
若紀宗入有表紀七三沂旅斯撕皆以声煇旁声
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鄸出奔者故与自鄸里同文(疏)注
使至同文○正以先入鄸以畔文与華亥辛吳為賢者諱故
也道義云不言以鄸者避諱也而与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

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為喜時設若之罪仍不容掩其
何賢乎公子喜時(疏)○毛本子誤羊據喜時不書(疏)毛本子誤羊
注據喜時不書○舊疏云正以書羈叔肸者故賢之故書者
見經昭前二十四年書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
也今此喜時既不書明非所以賢矣故難之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
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注喜時曹伯廬弟○舊疏云賈服以
為廬之庶子其蓋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注引服曰子臧負
芻庶兄子臧即喜時也則負芻為兄子臧為弟以季札為使
季札讓推之似喜時為負芻弟
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
庶作從按依義與服虔讀
同

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言其從侯師出與守國次
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本史文不
具故傳疑之（疏）注言其至不虞〇旧疏云是故說文接續記
冢也又云粹文粢從女廢反說文云粢稷也段玉裁云粹文
貴作粢者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盖守其大子從其次適其也所記曾子
問云君出疆省三年之戒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文王世子
曰其在軍則守于公禰疏左傳稱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故注
云公禰行主此謂庶子從行其或有大子有故與盖亦其次宜
為君者謂其太子母弟也又段氏說文粢釋曰一曰穀粢也
說文作粢旧疏云粢謂新穀即記云房讀以後諸家之文
是也
注或時至粹之〇旧疏云正以書但言公子喜時其母弟也者
守國以公子負芻其庶兄也於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
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趙若信為主
于師其蓋喜時也在師中為喜主也負芻宣公之庶長子宣
公卒世子紀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故謂
之當主也書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宜以母弟次宜為君喜時
而受社庶也云書公子喜時字子臧書宣公子與此宜公子與誠
侯伐喜卒于師書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守留守負
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為宣公之子
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參岐耳

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
也宣公從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成公懼告
罪且請子臧乃反復其位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
天子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
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
國吾歸而君於是子臧反國曹成公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
一於白書曰何年庶兄適亡誤倍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
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
注適亡其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公子欣
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皆本左氏為說然果皆庶子則
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以為其莫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
芻篡而喜時退而不爭所以為賢也者主欲言當國也
逡巡也者宋雜辭言逡巡退也後漢書訟說篇傳注逡巡不進也

亦作逡遁鄭同釋逡遁遁退讓是也 亦作逡循 又逡巡 引廣雅逡循却退
也
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之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
止其身 注 不遠惡也 疏 注不遠惡也〇諸語雜也蓋不遠惡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以法之
秋教不傳者也鹽鐵論周秦篇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
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善善及子孫 疏 漢書丙吉傳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
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
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
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
長也後漢書楊終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
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又書楊終春秋之義賢者
子孫宜有錄
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注 君子不使伐善於當後患故以
喜時之讓除危亡之時叛不通對為國以道讓此喜時未正者
主有明王無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義足通讓矣 疏 後漢書
楊終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禄即此為諱之原也
注君子至之叛〇通正以明臣宜謀絕之辭是為後世叛者春秋
為賢者諱者故不僅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逆無罪
此春秋託王義以為文王之用刑寬在讓議賢之謂也昔郝
寬之請歙向曰臣將十世宥之以功覆其喜時功在社稷一傳
而身歸大雅可以宥也辛春秋清熟叛之褒也臣道也治也
所舍之寬也君道也不書甚也若傳此從所見世錄小國
例所不知者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君無讓則息其臣無讓則
息其庶人無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所
經稱讓國者五叔術首見日喜時真當受國之功叔武文
不爭羅其生雖書於後其事是後其私而不以能化事所見賢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彼三公子即皆有讓之實而不辭尸其名也札義雖高顯者
能免除于篡弒之禍叔其三公之遠後也乃獨使以而免于
以寬君子之論政矣叔虎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
故春秋因賢而褒其後按褒其後即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

用公羊義也
注不通其證爾。昭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以濫為
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
術也。賢叔術讓國也。此義以通濫，文宜云子孫當以邾婁出
奔。今不然者，正以在封來，正當云是有國也，有鄭王懿與
滅國諸侯世當還其國，不得通邾婁為小國而田叔術以
讓國之功得保其世，是故之於其時鄭莊通濫以為功
而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釋文：輒，左氏作縶，穀梁釋文云：輒，如字
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注義亦云言近縶者也，作縶。又云：輒本亦作
馬口其足，讀若輒。又云摯云馬或作絆以系執聲，則輒當作足以
縶所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然。是不能乘者也。左氏作縶其
馬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此馬之同聲段借字也。為大傳
其跳踢而其跳，此跨也。鄭注其蒙聲也，跨步足不能相過
也

母兄稱兄。（疏）穀梁傳注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據立嫡以長。（疏）注據立嫡以長。曰隱元年傳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是也。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
之屬也。為此衛侯兄有疾不得為君，遇當衛不因至今兄
殺失親之也，公子不宜立兄者宜之此許衛靈於罪不
明故加之以兄之所以正名也。（疏）穀梁傳：然則何為不為君
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
之輒。彼釋文：綦言其劉兆云：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
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經義述聞記云：綦
下從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踂，當從足，劉注踂本作蹑，從足從
耳，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宗（字）本從耳也。丁度集韻踂蹑道涉切
引爾雅疏蹑是不相過，從與劉氏合。張揖廣雅，女輒反
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九葉輒是不相
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也。得作踂，輒乃是假借

蕭虞翁五經文字數異蕭皆云是不相通無鮮字疑有數衍
傳被為張文惡疾兩以不言其袁那而記之王此稱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王四廟虞子王亦如之注此子有瘖
疾不可立而虞子立其餘失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君執傳
衛侯元有先縶曰庫道封以侯立世子有惡疾虞此以其不
可承先祖也故君執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
也是也
注惡疾世瘖也○通義云注虞言謂疾即抓之疾則跛瘖也
有惡疾不立故為其不可孝宗廟也君執記事皆以瘖主宗
法守辭主瘖以長不當衛侯之兄所以越其向蔑其蕭即知
道長子有疾疾亦有虞道當爲惡疾亦如無虞道經變之制
廉不包帝會扶瘖此說文瘖部瘖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
唵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
音瘖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不能得言語也要語瘖瘖
不可佳言注瘖不能言此群書所誠傳飲瘖不能言也亦作
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是也亦作喑墨
子親士云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是也聾此君覺聾師云其聞
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
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說衛剝通云
耳不聞聲齊語曰聾因謂無聞為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
是也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文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
亦兒覺師其兒不蔽盲注盲無所見也又畫數之瞞目則為
瞽為盲注盲無目兩見也目疾也諸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
韓非子解老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
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癘
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癘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使物不疵
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英山有鳥名曰肥
遺食之已癘注癘瘧病也或曰惡創素問風論癘者有榮
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素問莊
二十年左傳之癘也注癘疾和氣之病所生是此釋名
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姿容云禿無髮無覺盡數之掉水
所為禿与癘人注禿無髮也說文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
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
其審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又
喪服四制禿者不髽注禿者無髮同疾禿此不免同此義也
跛者廣雅釋詁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跛蹇行不正也禮
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
足排之讀曰彼王制瘖聾跛躃跛躃謂足不能行又跛肉
者跛者不調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

故作事偃也廣雅釋言偃偃僂也荀子儒效篇執偃仰而好
好言也注偃僂也又釋詁云偃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曲脊謂之偃僂素問刺禁論刺脊間中髓為偃注偃
謂偃僂身蹺曲也呂覽明理篇有偃僂注偃僂偃僂病也
又尻數若水所多尪與偃人注偃脊疾也荀子王制篇偃巫
跛擊之事也注偃巫跛擊去此以廣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
事故曰偃巫跛擊說文人部偃僂也偃僂也周禮戴僂或言
背僂謂其義往行步偃僂偃僂曲背也因謂其背為偃僂
謂其偃身漸解有似曲脊之人故假偃也年老何一令為偃
再廣而僂史記注引服虔云偃僂偃背曲貌也是也不
建人偽也

注為此要至視也○穀梁傳曰衛侯衛侯累也注說曰非信
曰其兄不得以為通緯為(不)衛子子而亦言衛侯之兄縶惡
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其兄以民宜義
本為義
注兄子至在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
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謂先王先公子孫有

縶及之盜此狐(文)出則是惡之疏明穀梁則惡衛侯者和舊
使人紬縶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則惡而明疑之義而名見
詩語子路篇名實正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矣
其世而傳之於義乃形是也其然實十七年有才緋解舊
本故不言之世絕之此後方稱字見況而解不仕其親不
佳食其祿舍而懷方在逸民之料惡為懷也紙本當為君之逆
者以廣疾不言是卑旌明故特出之以特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比及三大夫同時出奔
疏曰國家患明書例之(疏)注月比至例之○正以書秋之義
時比月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奔晉是為處時來奔是也直義云盤庚曰華向非親兄子
亦人而宋公殺大夫而為質見詩而大故出月以異之此於宋
華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三年冬十月宋華出奔陳注月比使
與大國君同例明淫鄰也是也其宋十年宋(之)有辰暨宋
仲佗石疆出奔陳六三大夫不月比彼注云復出宋由惡仲
佗等親附國人去三大夫不月比帝國意云兄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左氏經文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宋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左氏穀梁畔作叛二字同音叛正字
畔叚借也 以疏云左氏穀梁四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
曰南鄙蓋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
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案世心自當以平肅不言宋南里者明
叛臣從刑人于國家无危故重舉國（疏）注因諸至喻也○校
勘記云齊故刑人之地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從與本亦作放
放旧疏云旧說云印持稍者之內曰國圍圍者曰因諸是也
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為近若僅時作亂此費中都宮因
結之意也杜預以宋南里為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
氏居盧門以南里畔臺者皆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
月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乃為鄉之牛里而舍于盧門之
闔則盧門者宋城北門之外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
自蕭入于蕭以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地名也宋
南里者猶曰宋獄也讀書雜錄云因諸近國者即
周禮圜土之轉聲義亦通焉氏趙群經平議云南里者蓋即
傳曰宋之南鄙也是南里為宋南鄙地名宋有南里猶鄭有
東里也南里說為宋地名則因諸亦當為齊地名所以與同為
放逐刑人之地故公羊子齊以為比而據稍者乃首周曰國
圜齊曰因諸之說則失之甚矣月令疏引鄭志崇精問曰獄
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圜圜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
令秦獄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蔡邕獨斷云夏曰
均臺殷曰牖里周曰圜圜漢曰獄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夏
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圜圜訛書所記蓋無齊曰因諸之文
持稍者謂齊曰因諸蓋誤解公羊傳文而為此說不足據也
如其說亦將曰宋曰南里乎孔氏通義之肅不繫宋而此繫
宋正以南里地名也宋南里猶曰宋獄也此說是
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
奔楚之宋肯俯處歷年自同出繫從夏至春歷時都自於計
如是也又何謂之畔哉春秋之書若以有南里寓二十六年

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六四字鄭藉字解詁謂宋殺刑人
之地說謂之殺明非拘繫即此字不知非獄不得以圄圄
為此拘囚外目遂罪之圜土而施職事以圜土中苟不出者
死因故有圜牆守以教罷民有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
一年而舍之別於因諸宋南里蓋即此皆罪不至死
者殺而任之事而收教之此刑民將為逆者勸獄因其
向寧華亥南里有城收諸事亦類此拘繫刑人出逆厚垣高牆故
可據之以叛皆處理年并為南里並出繫因事所見未見拘繫
華僅如新華徒以南里為南鄭國此作因此皆以齊國說為
喻其因諸六者之南鄭上鄭首東里故有南里不必因因皆
然稱以為所謂殺此如負逆世往流之比故不為宜
繫城內特後代往流俗寡宗之家因時或但收教并使冠錦
舍其殺戮并被文之莫不徒能為也圜土此教注出謂連云明
亦拘繫國獄而以持將者但有者曰因諸者宗曰南里也
特文不倍耳 省此語未為不可
注宋主宰圜口四校勘記云毛本此作大鄭本不誤其年
作此心者正作此心廿五年轉文可證惠棟說文出不言宋
云鄭本此下至言宋二字此勝按從歐本亦作此即今十一
年宋玉此心自當作宋蒲注不言報我澤報是報可知也 旧
疏云特引此事者欲以民而以自附而入 5 此都似云不繫宗

故須解之正以於國家為危故繫國者秋人重宋國此皆省
不繫國義謂以南里為地名故繫宗也既即不出宋但曰入
于南里以時亦不稱南里為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星後閏有異禍
（疏）注星後閏有異禍○旧疏云主
明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
舒以為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
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
魯趙分晉民壽昌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
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省乙亥月之廿四日是
公羊作痤左氏穀梁作輒惠棟差繆昭之輒
公羊作痤與今本殊者公羊文異云公羊作痤方言支穀二
郭通者之謠又引老子逆讀經者兵唐傳本武瑄武隆
培河工公羊作戴王瑕作桂杯輒作瓶声不得為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出奔者為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

此竟皆中國而與楚故略之（疏）按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蔡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

東按傳言此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

箋文殘脫疑誤為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

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國不從穀梁說也當從左氏為正

注朱蔡平侯子也○舊解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

卒于楚故也若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而

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注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

叔父也史記世家平侯九年卒靈侯孫東國攻平侯子

而自立是為悼侯

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卒例月據十六年十一月衛侯鄭卒

卒是也此特故解之穀梁傳何以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

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蔡侯般

之文蔡侯國要莫大于與此要皆中國而與楚義同

從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故復錄出

以叛大夫書樹入南里此君而出當絕也言自者別從國出

（疏）注前出至絕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此者杜以例大

夫出奔其位即絕故宋二十三年晉人執宋置傳曰為不

言叛其大夫宋其大夫也是蓋誤以于晉入于曲沃叛不

謂為大夫也已絕故也叛此即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

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注叛臣從邢人是也漢錄宋叛以其

者將犯君當誅故也賈氏捷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叛君

日因諸然其入南里為翅故因以抗君也被?...

而六月叛居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叛年出者自南里

故國也按色以自南里為故國之道

注言自至國出○以疏云謂言自宋南里於故例于宋華亥出

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此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按釋文昌姦六二傳作昌間間字同文大蒐作大蒐瘦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誤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注）杜氏注言云四月書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注謂王猛之事。○即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云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之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注據天王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者文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據以難

言不及外也(注)室謂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之謂保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周言王室者所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之意解其言不及外之當責之故正王命初也不為天子諱其方責天下不救之(疏)注室謂之室○舍釋宮文說文宀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楚室也材辭擇說注宮室宮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郭故言王室也

注刺周王室○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振補道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教家嫡庶不爭亂自內作故言刺之也教家猶王送之王室亂不能及外合為東西周是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其謂子猛子朝皆欲正適其篡殺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據下言之尹儘武子刺向作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後表不能復其又云周大夫尹氏朝事閒亂王室子朝立猛更立迺年乃室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立王子朝也師古曰言其要大甚也是其事也何疏云是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故先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侯救王之事故也

注不言至保也○稿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其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正月正王以責諸侯也

注傳不至知也。○據勦記出於王子朝也云疏引作皆不
知明傳以言不得(及)一語據上說事也陝云言不及所與
所謂侵(按)貴(賊)質不知故質正王猛以起之蓋謂敬王為王
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吾儕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崩
子朝稱亡之亂子丐之竟子弟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
殺猛猛為人故子朝立丐是為敬王左傳大同惟毛子朝攻
殺王猛事以王猛為敬王皆前尊所立不以王猛為(虐)所殺
也
注不為立殺之○正以春秋之義為嫡當微弱不
能討亂而不為諱其為殺者謀侵不敘故不得諱也通義云
前此穀梁之亂經未見言至此而世要將擾難殺討不可得
矣(諱)於諸三喜聞以年至八年將草殺命入春秋至年季一
年有德篤之收未及兩代九年而某王居(翟)泉是王元年實天
王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所作猶孔氏以為語之際之義
說(為)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疏)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
注洛水(篇)(曰)(洛水)又東逕[illegible]水注之
即古黃水出[illegible]相傳曰黃城北之黑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
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服虔十二年其子猛居于
澤杜云谿之在新西北通義云居于皇以避王子朝之難
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

(注)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注據未至稱子○若
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據以難　三十二年傳既葬稱

當國也

(注)時欲當王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疏)注時欲至國
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　也○隱元年
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
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為當國也甚於以王猛比段者小白莒
云疾之等孰之詩以王比于晉國也公羊禮說云齊何不子
故當喜奪其子行而稱何王猛當國故當喜奪其子行而稱
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王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
王也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不見於猛者王所以名
其意當國(其)于一人也或為王猛或為王子猛微言大義萃
於此矣問此曰何以王子朝不為王朝身曰王者天王居于
狄泉則子朝之篡不猶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
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為王明其已言也為入明其為篡
也為子見其未踰年也則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為入也曰

以王東都之語是故周公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據此以
王城為東周不以成周為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洋忠
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廿二年王猛入于王城自稱西周
罪眾以其北古所周之城據以王猛入于王城自稱為西周
王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證據未可西言故言東周猶謂
公羊傳王城此何東周也則謂矣考民居南考證云二十六
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此何東周也正與此文
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以鎬
洛對言鎬為西如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為
西也戰國後以河南為西如又云成周古王城
四十里漢之河南縣周公所城雒邑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書
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十
里南望雒水北至陝山又引地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之
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
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成周之王城謂之東
周彼疏引詩譜謂是世為東周平王注振時成周則謂成周為東
周此以前王者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
成周為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其言最周公
之殷頑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平迄敬王前王城與
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亦氏分晰極明
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
為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是也
後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
注時居王周。按勘記云鄭生周閩監毛本自誤故言作
王赧廿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
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我成周。○疏云公羊之義以成周為正居故言此是以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冬十月成周是也
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
故從篡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是二京師也不
月此未定此國是可與前擇重（疏）注故從至事也○書秋言
納之皆為篡辭此知
篡者集傳以其不以其也入其內弗受也注猶正也道
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為篡此天子之名道者而
今其篡不知其未自當言故猶為篡疑直曰入王城不月
知居于皇位不月此也居入不月者後知王猛之孔此而者

秋識矣
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
是以成周為正居也
注不月至重也。楊勛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注
此字。舊疏云春秋之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月衛人立晉是
以其禍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
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大大國之例而不
月正以未定而日別擇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據子
卒不言名　未踰年君不當卒（疏）注據子卒不言名。即文
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
通義云據天王崩不名即此為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猛
不當名故特言不與當稱王子猛　注是此例其稱踰
年君不書卒此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　舊疏云隱九年冬
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者此假及見殺而此之類而言的
其正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未踰也
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秋

篡成其當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其篡前緣得位
成為君之辭也。據未惡得京師未得成王又非未踰年君之
此皆不當卒卒又名其非與使當為君也猶上入之成周
文非篡辭故得位卒明其為篡也月其方以得位明篡故
得非踰年君例（疏）注春秋至辭也。○謹書楊實位故經制
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以防篡也若篡臣成
其雖非子繼并及亦止得與故齊侯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
于柯及齊侯小白卒皆如成君辭也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
遇于垂及衛侯晉卒
注據未至當卒。楊勛記出三字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
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二字皆據以訂正據從此本正作二
是也據既未惡得京師篡例未成君不得如成君書卒文非
未踰年君亦不當卒曲禮疏云若既葬而後未踰年則稱名
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皆不
孔及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或謂許世子卒也是二者皆不合
卒也

注辛丑至葬也。○校勘記鄂本辛字當據正。舊疏云疏不
合卒今為大夫所殺為君但據上經入王城之時年
成周之文其無葬辭故得其得位而為卒而殺明為葬故
也。通義云春秋不自及正也。猶凡次當書及此則亦得是
此也。前不稱王猶未以見其正王今卒乃正稱之曰王子猶
猶之而稱謂王子猶之比王而稱謂子云云
注自此至君例。○舊疏云若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
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終以明其篡故因方以得位明事也
從外諸年君例此傳九年注就未踰年君例當月而日者比不
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被弒
亦書時者故注此被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郊天子邑（疏）定
氏長曆云十二月有癸酉朔據麻為月之二日大十一月朔大十
二月朔即為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則為朔據蓋杜朔食六
以癸酉為朔日或謂周麟據蓋之分以朔日也一行大衍麻
以為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之交云杜預以為癸卯朔是也
行為劉歆以為十月朔杜氏長曆推是年正月戊寅朔
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
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
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小。蓋杜預不置閏也故
與三統殊。
注是後至天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
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
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劉氏異說皆以為周
事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左氏穀梁作婼
癸丑叔鞅卒（疏）定氏長曆云正月有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疏）注天
子閒至主之。○閒注云與侵御閒義據宋元作

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與侵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義。即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向田甫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兵爭之也又曰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說正此義使若柳國自相伐今此國卽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棄王室者訛而不繫周之遠鄙云何左傳以討子朝善晉史緣因其事卽所不能辨也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周東家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抵牾也其經文吉叔鞅辛下而後傳言王室困卽又在晉且前與經不合明其實

第十七冊

九之五至十之一

公羊義疏九十五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於所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與篡也。蓋不當書，以惡

未出三年之內，不與世忠哀當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證

此朱之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者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

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注不日者，比於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注深，故不月，此僅與楚，不為遠，故止不日也。

注不書至篡也○凡君弑篡不明，此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之，納入之文，故因去葬以起之。

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其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

侯子而代之是為悼侯按大子有即世子有為楚所殺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此所謂用之以祭也則蔡自以共寵錫九年侯所殺可知旧疏云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作凡之出奔為大國所篡然則本國後篡於朱而奔之入之文國正殺惡朱故也朱無文然知春秋之義思朱所以無一亦見之世族譜徐侯內行小失不多勝者春秋但稱見識而已故依氏之不出惡哀帝錯無慶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杜氏注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穎州府治新設阜陽縣東為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實十二年傳沈尹戌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巨之以為重鎮封為沈尹其莊王之子貞也六為寢莊王陵更以封孫叔敖為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為河南沈邱園號稱沈者國世為于楚則定四年為蔡所滅後入楚為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洋為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有沈亭水經注汝水為汝水又東徑平輿故城南為澺水初旧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以為初又穎水為穎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沈杜為汝水自雲安鄉北經雞備亭是杜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有雞備亭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有延州來季子并異與揚威於雞父按異與字誤據左傳則此役公子光也

胡子髡沈子逞滅（疏）釋文云逞本亦作盈或作逞音盈釋文云左氏作逞穀梁作盈穀梁釋文云左氏二十一年經書蔡侯朱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覽七年蔡侯朱奔楚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蔡侯朱奔楚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蔡侯朱有罪奔楚左傳昭四年逞其心而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是盈逞通之證校勘記云唐石經沈子盈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獲陳夏齧（疏）說文頁部頡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陳夏齧之齧左疏引世本齧曾孫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但與夷狄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即哀十一年夏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亦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疏）注序上至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云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故序上言及此為主蓋為幽之會服而表未終而不至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為主言及之文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曲不直則客序上故何言宋為主言及之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者不顧何為使起此兵不是其要戰伐之辭正是春秋之常辭皆起之此兵不宗為例更改傳特稱之也注今吳至辭也○通曰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為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為其楚之役吳當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又至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注）據齊國書主吳（疏）注據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為齊國書及吳戰也通義云據甗之戰亦重使伐人者主按雅義云不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齊中國相戰也乃不得例以相難

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疏）不指國之出師此賤略之意之師此據許稱師上至國

稱國之獲（疏）注王室至言之○工二十二年王室亂傳云不
及外也注云一統信之助后失之救為一家之
亂城是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亦壞敗也通義亦陳蔡新受楚
封而薛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為夷楚之役亦不可
與使為主義亦通
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據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
師敗績之文左疏引賈逵云不國之者師皆惡共同役而不
同心據彼注文為說無蔡稱師以精同心辭矣左疏引賈
曰頓之戰宋衰如許翔鄭陪之戰訓楚子故書臨難失之戰
夷之故不書臨亦以吳楚決頓胡沈君是之與戰之列書其轄
重六國明之言將兵年亦不書臨義乎
注言之至之懼○舊疏兵義不言之吉宜言吳敗頓胡沈蔡陳
許師于雞父則懼師乃將傳許稱自許以上單稱國是故言
之以救之夫

其言滅獲何（注）據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
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注
據蔡至言殺○即定十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
歸殺之彼國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

注文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
也經晉侯君此陳夏齧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而疏意
國言滅君言殺彼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殆非其言獲何
也

別君臣也（疏）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
臣之稱异傳亦曰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
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之得也

君死于位曰滅（疏）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
懿公為狄人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
於位曰滅正義曰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
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
勝國曰滅若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是也（之數矣）
未國雖存君為敵所殺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即
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處
君則垂拱之至而權臭身注君死其位曰滅喪其位國雖
存君死曰滅要胡沈之君死社稷

生得曰獲（疏）即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注云
不貸婦人民國六畬注傳而取之曰蔡林詞寫時有

釋文皆無所往賊獲之注獲者人所係得也正獲字從生得害

故釋例獲字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

止獲注獲因從也皆無也僖十五年注亦此以眾見獲與獲

人君也皆有從也

大夫生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生【疏】何疏云大夫生

死曰獲者即此大夫生得曰

獲者陳夏齧及宋十一年獲齊國書之類是也是大夫生

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僖元年公傳獲莒挐注大夫生

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宋公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

注大夫至死生○按子謂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云大

夫死衆無死位之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殺

不別死生國君雖被滅國皆存亡也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

曰滅以滅其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此言獲陳夏齧何【注】據荊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注據荊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

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

中國也

吳少進也【注】雖結日偏戰猶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楚頓子之

滅皆死戰當加弒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書頓又猶頓去及

殺也故以自滅為文明本非死位乃敗之爾名此從詐辭也

【疏】注雖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未日故知偏戰哀十一

年獲齊國書注云言獲者結日偏戰吳少進也義與此

同其此不從夷狄故不與荊獲蔡獻舞者獲陳夏齧故為

從吳進中國辭也獲大夫雖次于獲君皆正不得也

注楚頓至順也○何疏云獲莒侯戰鄭子之徒皆獲戰之文

在上今楚頓之滅之文在下其以其死戰當合加弒故從滅

文於下使若出于友卒之數不為人所殺按故曰使若自卒

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

殺戮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楚頓為滅其君死於位為善

二君辭不如此何疏所云

注經先至之爾○按劉記云鄭本也作至此誤按經既書亦

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夷人加

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書敗文則不嫌敗去及殺之矣及

滅滅及之也

注不出楚赴辭也○舊疏云此年之義今大則者不待赴告
而言楚赴辭者正以其僭號死故謂楚之臣赴告鄭國云道
寡君某甲為吳所滅謂使之出來為其君孔子筆謂國之文
而為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者故曰不出楚赴辭注八年
夏四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云卒何以名
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
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
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不出楚赴
辭出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楚樓稱名者謂侯
卒秋名而此處蛇所發故曰楚赴辭也吕覽先識篇楚之邊
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
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
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
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
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
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雞父之戰蓋合誤與入
鄭事而一之也夜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為一同在一年故也卑
梁事不見三傳藏二傳之所傳誤

天王居于狄泉（疏）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
周乃遠之○城內也惠氏棟補注云按杜預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
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城外甚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
即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據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注據毛
○何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
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
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
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
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乃天王故難之耳

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
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疏）注時庶孽並篡之○道篡
子朝及其黨也居狄泉者時敬入王城矣敬見引左傳異郭
云劉子單子以王猛入城天下共立尹氏立子朝國有三王天下

而王周分為二莫能救諸發其咎於前　戟拔於後是度蓋
並篡天子竊號篡也繫於王莫立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
也有終則未即三年不稱王變禮也自序直隸伐篇王者有
三年之喪責於有内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君救
據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
天子也彼以天子崇居有内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喪諒
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出居徽猶結其亡急著正其号
不得執喪帝未三年不稱王之義此謂此居狄泉而秋
内侵事也故集傳（圍）丹曰於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
之也明天王出居不得在國即位禮故即商者稱其名也
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其後與尊王室禮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經）　經言尹氏其着世卿之權尹氏立王子朝不
據其年未滿十歲未知欲當貴尚生明罪在尹氏（疏）彀集傳之
其不宜立此也通義立王子朝之據此與其為君乃得書王
子之歸名為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
注據言立之權曰讀三年尹氏卒時尹氏（何）也天子之大夫
也其稱尹氏（何）譏為據祖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接成

十六年公會尹子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故為譏世卿
與隱三年尹氏卒相起
注尹氏至尹氏。何疏道正以子朝若據實如上王猛書王
朝為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當然何氏更
有所見或其正以衛人立晉（晉）據之隱志居子見其
當國今此王子朝年始及乃與其子此之經稱何據曰上
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
比為不當朝為未知當故稱也自序直敗盟云君幼稚雖
未不然其何君子不倚意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
皆不坐年幼之義與此等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
他皆不坐罪尹氏其漢律所謂率也此變律表云制眾建計
謂之率漢書不君傳上報不處曰謀見幼年未滿十歲無
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廣注
引莊殷諸云是故刑禮不及庶人貴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
少未合當坐故以未至十歲言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正稍
長而不去王子其惟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猶相更起與王子爭入遂至數年無時周
竟吳始以國事民逆昭公吳立狼僚滅徐始自至之食地為

再動（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未月之二十七日
注是時子再動。王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
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入于成周尹氏立
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是殺朝實起與王爭入者也遂至敖年比自二十二年
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肉竟即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
國即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
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
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
奔楚是也日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
十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
之是也地震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
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
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立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里
昭叛殺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據上
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
（疏）注據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云解詁曰公如晉至河下不重言公者言有
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恥晉之恥辱公也重疾也子之所惜禍
殺疾（疏）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
乃復。而復蓋公因叔孫處殺於晉及河乃復是為託疾而
復也叔孫何疾不為此其意何也釋不得入靜晉也故書察
露楚莊王為問此曰晉恩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敬至乃人情
耳君子以恥而於公有疾也曰慶而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
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書公夢我恥之於昭公有以救之也
辱陵其君獲于夏公為其於昭公書亂淩夷而無惕惕之心
嚣之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嫁宗義而重自輕也人
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氏專其位
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身死乎外國之笑也君子不恥其
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詐至於是雖
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
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陰未消息云晉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偃
而得意伐鄧吳為齊誅亂臣遂得其威滅鄭先晉昭卒一年
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
為之諱而言公疾由此觀之所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慎亦

公羊傳釋文不言左氏至二字注

孫之業序之安也按此其自即位至此是也晉不得入二年
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
焉故書有疾以殺深為之諱也諱之深則不甚乎不必恥而
諱者故十三年不與盟不恥也直義之常無疾而復今有
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默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
君子殺之之也
注齊此至我疾曰決嫌凡其至河乃復不書其義也左氏經無
其字賤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致疾主無足重輕之例故特著
其以重之所引語從述而篇文鄭本開世毛本齋作齊從石經
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書其故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左疏引服曰孟僖子
不呼季伯仲尼仲孫貜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而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婼經義述聞云疏曰上
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
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事執也
注正其氏大夫自以其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此罪者名得其
去氏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舍無罪故無經文
引之詳書叔孫二字緣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
言無罪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有罪而
執者至則書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
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書其氏叔孫舍之至自晉獨不
書則傳必詳言其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書其氏
者注當從傳義化無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而至
自晉不書其氏注亦必加釋而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
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書其氏
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書其氏可知且宣元年
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說遂以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
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
昭稱氏據其年則當稱名也照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
歸十四年則當言叔孫舍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當言叔孫舍而不言舍至自晉正所謂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殺無明白左
氏穀梁並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

也杜注曰嫌貶祿所以號舍孫鉏曰大夫極則稱之則孝
由上殺之也范注曰上謂宗廟也故居于廟則惠名亦已所
謂君前臣名此皆舍其自著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又書稱
有此二字也陸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阮為之說耳只
氏通義亦沿其誤據通義云再氏以為舍即賢之言非也只孫
于赤舍婁季氏納其季孫（疑）有異志舍實不能為惡者自殺
蓋當之賢大夫也愿見尊於此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
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譏貶則必有大善大惡是以
罪原其終身如此也此春秋讀人之法也今按王氏瑗孝叔孫
是也傳注皆無說鄭氏因有叔孫賢為之說為賢者而諱削
舍亦証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吴滅巢殺僚
其君僚又滅徐（疏）范氏慎言云五月為乙未朔據歷為二日
（疏）此發傳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
為乙未刻為故甲子元歷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於合辰為
疏朔不在晦與二日謂頻月四一小三大謂之文統蓋謂此
也（五朔者）劉歆以為二日魯趙分減氏春秋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
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

為二日乙未
注是後至賊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吴滅巢見下
年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劉歆以疏
先言（季）通昭公出正叔決吴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
為季氏所逐劉向以為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
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昆
之君出奔吴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
仲舒劉歆以為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
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為甚能無旱乎陽不
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
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不皆祥
傳左氏家曰說與董劉以占皆異姚氏易筮推五月甲午朔
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食為無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氏被書譏時年叔孫出
會故秋也有復大雩（疏）注先是至大雩○按勘記宋本時年
作明年此本皆誤作時按從宋本作

明公孫(如)何以稱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卒于外二十四年
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六見下二
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大雩(八月)叔孫以為左氏
作二十三年叔孫婼因其還經書地晉執叔孫婼三大夫
叔人魏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還歸之故以明義
自謂國者大貴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為
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疏)稽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
本亦作郁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從
本亦作郁字出於六書下字脫作字按古鬱郁字通史記杞
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
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作鬱釐
云本又作鬱

冬吳滅巢(疏)大事表云巢為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路
迹淮重鎮昭四年吳始患吳業此三城以斷其壯
東之路莫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之藩籬盡撤
吳遂由此路以光豈淮義陽三關之險以臨郢都置大江於
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為楚邑七年以後於十三年吳滅州來
云不日此略而責此者但左氏以為解春秋之義因滅此皆國

西邑言取也故者若伯來朝中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疏)左氏叔倪作叔詣公羊定本左同
(疏)邵田疏云左氏經當但此作叔詣
字則服虔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本世心在此
作大心古世大言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鸜鵒來巢(疏)稽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鸜
鵒不踰濟釋文本作鸛鵒此疏亦引多宮鸛鵒不踰濟則与
要以唐本為故被疏云左氏傳作鸛鵒之字傳作鸛鵒此經
注字作鸛鵒字与左氏同也陳帝厚述(注)文作鵒故本傳釋
文云本又作鵒也陳氏壽祺云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鸜又
但又稽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
義鸜本又作鸛音權左氏作鸛之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
釋文鸛音權左氏作鸛音勸按穀梁亦作鸛

左氏作鸜，周禮音義作鸛，云：傳作鸜，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鸜。
左傳同。左者公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鸛鵒猶權欲，
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象也（徵）。何以此明言鸛鵒
狀權欲，則鸛讀如權，故此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春秋本
亦時作鸛，音權。故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剝音宗周
禮音權。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周不同。此作鸛，無
考工記疏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實所
見周禮鄭注本不如此。蓋之善又不如左氏本作鸛之本誤
矣。按作鸛者今字也，作鸜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
部：鸜，鸜鵒也。从鳥，句聲。又鵒，鸜鵒也。从鳥，谷聲。古者鸜鵒不
踰濟。玉篇：鸜，其俱切，鸜鵒也。鸜鵒同也。一切經音義十九云：
鴝鵒又作鸜，同其俱反。下以周反。廣雅有雨毛角山
海經云：羊傳作鸛，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文，廣之山其鳥多
鸜鵒。注：鴝鵒也。傳曰鸜鵒來巢，並同左氏說。周禮六書文談
之。公羊作鸛，鵒字當以一本作鸛為正。穀梁同公羊傳也。公
羊自作鸛，音權，不必從此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徐疏引連丹椎云：有鸛鵒來巢于橋。此經不言于橋者，欲道來巢即為異，不假指其處所

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鸜鵒不踰濟，
今踰濟，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新序十一云：鸜鵒來巢，亦
多麋，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當脫文，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
國，國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
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疏）周禮疏引異義：公羊

曷為異之？以為鸛鵒夷狄之鳥，
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
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毋同）公羊。左氏以為鸛鵒來巢，
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
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鵒本濟西穴居，
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鸜鵒鳥
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
濟者，非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
文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鸜鵒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者異）
郭云：鸜鵒此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
或以為夷狄四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也

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此凡中國之禽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言夷狄之鳥謂非中國之禽經無義引以為穀梁說中國蓋指言國中也言凡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蓷王風此例句詩訓詁中多有此例如王風兔爰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凡中河為河中中陵為陵中中原為原中皆是知三傳義皆不通何注云凡中國之禽為來居此國而謂此國中之禽而謂凡中至所逆以謂凡中國之禽自來居此國必道義云中國之中也鸜鵒不踰濟凡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此不宜有之是也以蹤跡以為異義公羊說鸜鵒夷狄之鳥云之凡也又引左氏鄭注云無據於中國有之此何以所不可無此是無以鸜鵒為夷狄之鳥說文引何解以為國此凡傳注之言無據但解是也不得反以為此也據何疏引鄭駁異義云曰謂字誤宜為夷狄之鳥不言來此亦為夷狄之也若鸜鵒乃夷狄為來則昭時去遠域之好語為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為是

注凡中至所逆○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政失家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尔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傳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鸜鵒因以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左傳載師己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曰有之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是與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以出辱謂鸜鵒因以出辱解鸜鵒也惟彼書言君不敵與季氏以下居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言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

及為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季日不季辰此辰不同不可
相為上下又日為君辰為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
日言上辛者為下辛地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
下而逐君〈疏〉蓋繁露楚莊王篇宜故逐季氏而日又雩微其
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
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
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
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奔
按劉歆依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以注所未
注一月二年也〇鄭本紛興未能確說當據何疏云後三
年注云大旱一月不雨者秋亂世一月不雨未足為
異者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亦一時雖害方將書雩定當
再雩其雩說曰一月不當再雩按雲說是一月再雩之例
為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聚眾下注云以明其
逐季氏不克反為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
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
注但舉上下〇何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則此月上辛為辛丑下辛為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
（丑）（酉）故兼言丑辛酉即是參差不同不可為上下故也
注又日主明矣〇按劉氏去辰之闕疑毛本同誤也鄭本
辰作辰當據正辭文亦作去辰按段熙年之作去辰何疏十
日為陽為辭故為君之義十二辰為陰為接故為臣之象段
云日為君辰為臣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故甲乙謂之日子
丑謂之辰閔執敷范曰以方當十日之謂十有二辰之謂
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為君為引日食篇為日為辭
也月為也日為辰辰為臣按去辰為去季氏象
注上不至此也〇何疏云雩例書時即如此年秋大雩之文
是故云上不當日亦不當月而云此月者然見上辛下辛皆
七月之故通義云雩祀須日不須辰請因者有維少牢饋
食禮曰日用丁巳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劉奇之先事也雩本
書不書日辰之例故但季而辛以見繁露之蓋月姓十
雩別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季辛日取劉說為辯
日不得不月矣
注不言至逐君〇劉氏集信曰季辛有中之辭也按〇〇氏言
上辛者下之辭按言上辛而不言下辛其日既已蓋生所
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
舍止〈疏〉釋文楊州本亦作陽州校勘記葉鈔釋文鄂本閩本
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楊州疏同纂此本亦作楊州包
氏慎言云九月無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以為八月
四日杜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穀梁經作乙亥釋例
長曆九月戊子朔己亥十二日九月不得有乙亥杜云陽州
齊魯竟上邑案屬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
通用禮記玉藻盛氣顛實揚休注揚讀為陽論語陽貨史記
十二諸侯表作楊貨是也
注地此至舍止〇舊疏云君出之義皆言孫為
至不得而書次于楊州此臣子哀痛之君位是以詳錄
公之所舍止焉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國國地以
定事亦言其事而加詳焉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
直寢也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
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
閔傳弔失國曰唁出死曰弔別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
云不入唁我案廿三年左傳蔚侯傳風內衛唁之詩疏引服
云弔生曰唁是也杜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
水篇濟水北經平陰縣西又經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
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逕祝阿縣故城
東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
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
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注〉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疏〉注
至之辭〇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而傳言弒者欲道須辭之
言昭從公之辭此即下文云吾欲弒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
本作弒也漢石經殘公羊弒皆作試號令人謂之所以諱之
故其諸不通乎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訛僭稱公室〈疏〉漢書
五行志上作子家駒蓋即左傳之子家羈上五年左傳有子家
羈亦稱子家懿伯也杜云子家羈莊公之元孫〇舊疏
云季氏為無道者謂自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
注訛僭稱公室〇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國閔之

年左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為諸侯之稱
昭五年左傳宋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
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讀諸祿去公
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之語蓋指於定公之世故兼稱
一室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即去國政祿
去公室始于宣公時季孫始專門氏輔之時季氏專政家
公薨於即將告文子事悼子未為卿而早卒不專國政則當謂
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也
吾欲弒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弒（疏）
注昭公至言弒○隱四年傳曰弒公也注弒者殺君之辭則
是下犯於君謂之弒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弒故須解
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疏）據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若子記盡諸之事其家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
今何本無此句因記疏天字則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
此二於字當為衍文若子記注無此於字可證漢書注引
春秋公羊傳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兩漢書也貢

再傳寫脫之曰吾何僭矣哉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
僭天逆其月令述周禮者子記云土以其其家方天時變注
古人之家無天地之為此說者時有之哉子家駒曰天子僭
天是何是也據疏則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本句所僭何事疏云天子僭天要在古人衣服之制
則加此天地之義故云是僭天故云是亦是也則據文當有
天子僭天語公羊禮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兩漢諸儒
多引之蓋虞氏春秋也漢武帝冊仲舒曰蓋聞虞氏之時畫
旌旗之色貢禹傳天子逆天逆其未知逆天逆者何事而造
天其旌旗之色為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家上天地
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經文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地
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定衣裳之東氏榛駁之曰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之經為衣坤為
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手按專說非也虞
為十二章日月星辰不見有天地繪以為衣繡以為裳非
後代易之盡取象已無後王於日月為升旂華蟲天地而繪繡之
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地無畫之理時
色土以其也東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非可將
以日月山四為天山為地耳又孔述論衡說苑孔子與景王
坐於内周史素言周廟燔孔子曰此釐王廟也景王其曰

知之孔子曰皇之上帝其命不忒君之與人如根有德福六
如之大雄王章文武之制而作之其宗廟尊高傳不可振
之故知天殊其廟舍觀諸説不獨見春秋蔡顔吳同而而
考工記鄭注亦有王相爵明其章作解責焉刹而鄭康成皆以
草先師浚先一梳至於春秋説文又不得以諱于虔之失按
衛宏引舍識圍云大章冠五彩衣青赤黑下裳增日月星辰
上月左下語衛詮增玄冕王宗畫畫龍日月星辰黄知畫之
五章煌煌龍熏黻華蟲日月卿日月星辰謂周之矣其諸侯僭
天子所僭者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廟是也其大
夫僭諸侯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
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
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建此文云大夫之僭
封真之由起孔子特之皆大夫僭諸侯禄此又云故天子
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注言僭所由生上好下效故諸侯
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注 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疏 注失禮至知也
○以僭之已久故不自知僭焉遂其之
吾人僭其春秋前是昭已久故不自知僭焉焉之
意見自知為僭也鄭公羊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

諸侯僭天子天子僭天道其自久矣

子家駒曰設兩觀注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
一觀 疏 注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大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
侯臺門與今本同國語禮器文諸侯臺門禮經宮
室考內外庫門之制周禮正天子諸侯臺門是天
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家雖闕此謂之臺禮運疏而
鄭注生為臺臺之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釋之于庫門內庫
門從有堂祭則其以堂之制皆與廟門同考工記作宮亞
門廣門容雉而不及庫雉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按
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得之臺故為臺門大夫接故不得也
是也
注天子至一觀○明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游于觀之
上注觀闕也正義云雙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
者舊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崔豹古今注
道初縣法象闕明之門之兩旁相對為雙觀民得懸于白虎
通云闕是闕疑蓋亦相與並指休注以為天子兩觀外闕
諸侯在門則諸侯不得有闕舊有闕其實以天子之禮故得
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定之

年雉门灾及两观书之宗庙在雉门之外左孔子生庙门两
来至路门追于观此观又名象魏以其悬法象魏之巍见其
高巍之言大故哀三年桓宫僖宫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也然民曰天子藏旧章于明堂
诸侯藏于祖庙初非天子视朝于明堂诸侯于祖庙故也按
何氏此注明言诸侯内阙一观则诸侯无阙者僭天子坐
两观不在阙有象魏为藏旧章之所则当有屋其上可登而
望故皇氏之登追于观之上然此之谓游目高于观之上也
桓宫僖季桓子望追及观阙故曰旧章不可忘在其祖庙为
远然民谓藏于祖庙亦未可据视朝于庙自以诸侯受朝藏
之太庙故视朝于庙5此不相涉也礼经宫室荟内又云向
雉门谓之观又谓之象魏又谓之阙其制可考至曰礼运仲
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郑注观阙也孔疏出游于
观之上谓出庙门往雉门雉门有两观在此定三年夏五月
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明雉门与两
观道也左宣四月之吉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郑仲云象
阙也故鲁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
不可忘也左氏孔疏云阙在门旁中央阙然为道也其上县
治象其状巍巍然高大谓之象魏使人观之谓之观是观与
象魏阙为一物而三名矣按礼疏引白虎通云阙疑然民谓

当门阙画以通行路水居注引颜安之阙其上有所其下谓
为之阙阙亦以求请誉于人谓疏引孙炎雅注旧章县于使
民观之谁南本经初通观阙注门阙崇高巍巍然则观示
天下故谓之观巍然高大谓之为象有疑则阙故谓之阙故
制立门两旁故所郑谈与雅诗云宫门双阙按律之制观与
阙同在一处而为一物阙其地则天子外诸侯内可按水经
注引白虎通云阙其所以饰门别尊卑也是也中华古今注
谓两观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以观其上故礼
运云出游于观之上也天子二观诸侯一观其制差可考阙
外宜当有之故西京赋云圆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唐
为我宗莪则楼炎偶以世存义被旌门树六阙册府元龟言
阙阅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屋谓之阙颜氏谓之阙是其不
可对其状可见古阙遗制

乘大路（注）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大车士饰车（疏）注天子至饰车○此
堂书钞引白虎通云路者何谓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
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车也天子大路诸侯路
车大夫轩车士饰车玉路大路也谓车为路者何所以步
之於路也大戴礼朝事篇乘大路建毋其带十有二旒又云

查

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
木路,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
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
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
也。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宜作木路。郊特牲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善本書云
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也。詩小雅采芑
疏亦引之:路車乘馬,有奭文采。箴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
注之: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四衛以革路,蕃國木
路也。彼木路其即殷之大路,初不數,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
大路本其路白不同也。晴左氏玉路,肉故疏謂之路車也。大
夫大車,四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也。
廟其大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去之車以巾車表之,四孫乘夏
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
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虔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
有蔽,當其前者如軒輊然。周禮大車者,亦然也。士飾車,其四疏
引為士乘飾車,而庶人單馬,木車是也。中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
王必有命民,能敬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注

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指庶人役車為無飾車。

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注:干,楯至飾楯。○禮記明堂位云
朱干。注:朱干,赤大盾也。方言:盾,自
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瞂,山東亦謂屋盾干瞂,盾也。關西謂之盾。
說文: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又云:瞂,盾也。所以干戰之,皆盾也,周書玉府
蔽扞,利用為救。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
伐本又作瞂,是也。又作撥,取其世家:秦韓引撥壹謂
大盾,又作咬,夜葸秦列傳:革咬咬芮,索隱:咬,盾也,瞂同,皆即干,別
名也。郊特牲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

玉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也。(疏)注:戚,斧至飾斧。○引五經通義云
戚,斧也,干盾也,玉戚也,斧也。豈乃于
其仁,明者當其以仁以斷,於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
雅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斧也。說文:戉部:戚,戉也。釋名:揚
云:戚,蹙也,斧以斬斷,見其蹙蹙然也。山東亦屋風,鉞,斧也。
鉞字說文又云:戊,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戊,殷執
白戚,周左杖黃戚,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
斧形,青頭刃上而長六寸,廣六寸,周為大柯,長三尺。八寸
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
玉斧,其戚蓋以玉飾柄與

以舞大夏（注）大夏，禹乐也。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乐与己同者，假以风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乐。故夏乐长与周但有文也。王者舞六乐于宗庙之中，舞先王之乐，明有法也；舞己之乐，明有则也；舞四夷之乐，大德广及之也。东夷之乐曰株离，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禁，北夷之乐曰昧。（疏）注大夏之舞也。〇明堂位云以舞大夏，注大夏之舞也，禹绩之乐。天子成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因此段天子之乐也。广周公故以赐鲁也。与此及疏注云武大象之乐也，朱干赤盾，乐也，此武象舞之所执也。佾犹列也。大夏，禹乐，文舞也，执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按疏大也，乐记云夏大也。白虎通礼乐篇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圣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览引元命包云：禹之时，民大乐其骈三圣相继，故夏者大也。

一 注王者至作乐〇白虎通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代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文云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有？书传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得扬父祖功业德泽。于是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礼乐记云：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明堂位云：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乐之事也。

注取夏至文也〇白虎通礼乐篇君我传曰易为而传言近而行乎远，因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按此疑六书秋说详明周不取殷而取夏义也。周有四代，解武王克殷，藏于周庙，合人奉宗庙生庙三经，王宗礼氏广森经学卮言，取宗庙生庙为夏殷也。详书董仲舒传：王者未奏乐之时，乃用先代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所取与周保文之义。

注王者至之中〇御览引五经通义云：王者所以奏德表功，因其宜受命而王者六乐于以先王之乐，明有法也；以舞夏乐人，以大夏之时，以大濩乐无以神明，以大武乐六律，舞宗其性而为之制，以乐其先祖。又三礼义宗云：周制礼用六代之乐，四时祭祀，分而用之，祭之旨，其凡有此旨，故用

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而黃帝
其以舞樂之指是於黃帝處其謂堂下之奏鐘聲之調就其
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其常以陽
氣為調升歌其常以陰礼為声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地以咸池宗廟以大韶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共遞奏萬故
三祭用之宗廟用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韶主天地
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
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遞共作一代之樂故為六樂大韶
之樂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統而遞六
按周礼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黃帝樂也為六樂也雖周礼分別六
以祭以享以祀雖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
樂之宗廟之中不同耳中無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名義
周頌疏曰以周下皆言宗廟肆將祭宗廟儀節
樂道百篇言六樂未分別之耳
注為先王之也○據此云則前則也云周監二代毛本周謂也
鄭生則作制當據正制謂正所制也則即法様上按從原本
作制通於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其兼而以作
蓋謂後先王之樂所存法異而出其本恐已非自作
王也所以作四表之樂而濩樂之地易曰先王以作樂崇
德歌舞之言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樂之
謂曰受命為六樂之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異其所自作明有
制異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又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
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舞六代之樂下省脫
文通典引五經通義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
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以雅鼓鐘侍舞四夷之
樂大德廣所及也礼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
於天下也
注東夷之樂曰昧○此疏以為樂緯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
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方其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
木畢成禁成收斂聚陽消閉盡藏其先禁昧然也通典
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
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僸佅兜離合通典引五經要義六作
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周礼鞮鞻氏注云東方曰韎
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東韎西離与字饰又反貫
疏以為緯命決說也白虎通文云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
昧之為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
藏朝離其萬物微離地而生援而辰以東夷曰株離
引也但陽但之樂舞株離鄭注云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
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侏離者以陽氣始通萬物之始離

地為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離俳通古朝為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同誤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朝誤南夷樂曰任故明堂位云任南夷之樂也五經通義北南方所以謂任者以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与任（任）通言義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此五經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以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此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昧何北方陰氣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訛為或作韎或作傳皆通

八佾以舞大夏（武）（疏）解詁爰之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武八佾以舞大夏与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只舞大夏以祭山川之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皆用干戚其交按禮記明堂位注云朱干玉戚大武周舞也蓋互文見義學記述武舞之狀為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即八佾行綴与

此皆天子之禮也（疏）舞大武郊特牲疏述劉氏釋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為諸侯僭禮注云言皆天子之禮也僭為董仲舒語及王肅聖證論而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歌雍是皆天子之禮也言物雲物也錫僭史干盾錫傳不皆為冕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明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為以大夏之樂為僭比和其群公之廟皆祭周公則修禘以周公白牡為之騂剛群公不毛是皆用天子禮樂也得於文王周公之廟後世遂用之群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蓋習見周公僭之廟欲以為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

且夫牛馬維婁（注）維婁馬曰維繫牛曰婁（疏）注維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宋林云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絷之維之傳維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或居婁驕箋婁斂也斂束亦有維繫之義故氏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廄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牝系也謂繫之於廄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已者也（注）委食已者（疏）委食因國且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已音紀閩監毛本已誤巳按注委食已者嘗作因注委食已者口廣雅釋詁餧食也漢書陳餘傳如以肉餧虎

注餧飲也者蓋餧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云無事則委之以莝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飤字食即飤糧也以人食季氏至哀其大語以甘緩之注飤已曰食化四飤也說文食部飤糧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飤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飤又引聲類云飤哺也方言十二牧飤也注牧飤謂飤飤牛馬也爾雅釋木注蒙蘇可以飤牛釋文引字林飤糧也又作飼是飼人飼畜皆可云飤也

而柔服焉（注）柔順（疏）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入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其字絕句謂其柔牛馬其義明又且牛馬之順於餧已此不待經其繫而後然二則非其二字為贅文也今按此當讀其柔牛馬為句絕安委已此也而柔焉為句絕與惟同安有屬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安驕王肅注安數也爾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安坊言篇君子屢豐賓之初筵篇屢儛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婁是也言屢餧已此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眾久矣言牛馬亦他人是順惟屢餧已此而順焉與和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宜然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飼者飼者已此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食（飯）國人則國人樂為之用君無功即古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眾久矣（注）季氏世貴得民眾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已此（疏）注季氏至已此○此疏云言牛馬之飲物順於委已之人而季氏作貴有年歲矣民從之國是世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子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又曰子家羈曰不可其室其數世矣其民必以集字謂季氏世貴得之政久得眾民心順從之事也

君其無辱焉（注）恐民不從君命因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無辱家驕上說正虛下引時事以諫也蓋使昭公先自正乃可正季

氏（疏）經義述聞云：家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家讀為祇，祇之適
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莫仰之，則民也助之，無適自取
辱焉。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君祇辱焉，子家子語也。祇多古字通。按襄
二十九年、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服虔本作祇，解云祇
適也。案杜本皆作多，可証。昭公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之多，言祇
遺秦禽焉之下，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祇取費焉。哀八年
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言不足害吳，而祇殺國士也。論語
因其無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其古韵在歌部，祇古韵在
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
注疑氏至之矣○校勘記：社國，監本作國；閩本監本毛本同。閩
本國作國，皆誤。國（鄂）本作為季氏用，與段氏通解續正合。當
據以訂正。按段熙本亦作國，謂弟人國初刊本如是，以其子家駒之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民眾，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
昭公弗聽，因知其必反見逐也。
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注此所謂上文朱干玉戚
之屬是也。下引時事，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篇：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故啟傳曰：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為季氏所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
終弑之而敗焉，此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弑之也，有之
與石經合。左傳昭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登臺
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
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
也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遂逐之。其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弑
謂果反至所逐之也。疑謂讀無破之，故殺之也。
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袁紹傳上
為曰：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於季氏，皆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
以至滅辱之。固者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
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
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
皆以不能羈言敗敗故也。

公羊義疏九之六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壹云齊〻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手所執綁曰說

疏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弔失國曰唁〻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即失國也國策秦策亡趙自危高注云唁也是也此字當即弔季徵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失國唁何以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喪禮以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唁辭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从口言聲覽審應云唁讓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

注弔死曰弔○檀弓記云之訓未聞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事皆厚恩禮舍服屬但禮傳哀痛者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從人持弓會毆禽引伸之凡問終皆曰弔史記宋世家

魯使臧文仲往乎水桑解引賈逵左傳注曰乎傳悼六
見乎左傳僖二十四年閔公乎二殺之不成嘉十四年有君
不乎是也厨問六見乎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乎是也对
文無散則通
注乎喪主曰傳○廣雅釋詁傳痛也又傳為也管子君臣篇
是故明君飾衣食乎傳之禮注傳謂喪禮按此傳與乎連稱
蓋乎為乎所傳為傳生故此注之乎喪主用傳也
注乎形執紼曰鋭○小爾雅廣詁撓引也後漢書悠傳注
撓引撓也廣雅廣詁撓引也說文手部撓引之也鋭與撓撓
通為共用手將作撓為共引車將作撓為共執紼則作紼呼
形執紼謂乎時執紼而乎妙後世之挽歌也古今注薤露蒿
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之辭李延年
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
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
曰寡君之國寡君之國之社稷服之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注自謂亡
人○說文雅皇矣之喪釋喪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
予論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失
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
寶注喪猶亡失位大學傳亡人無以為寶疏又左傳哀二
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蒯聵失大子位也
不佞（注）佞善（疏）注佞善○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誌謂疏引服
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祇臣不佞杜注佞
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於下執事言以羞及君
（疏）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羞云音謙本又作謙按唐書藝
文志易之謙之一謙為四益謙謙同也此疏云言此之
者卑此於於執事也而參稱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
及君通義云不敢斥於君謂言君為執事之羞疏亦通
通用執事斥君（之言有所尊）
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哀謝見喪也（疏）注顙猶至頭矣○釋
文見而稽顙也禮記
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也說文頁部顙下首也顏注云同
注云首曰顙稽今叩頭於手稽顙注曰觸地無容皆與周禮
頓首注今頓首首至於地稽顙叩頭稽顙或謂之顙周禮
之大拜不言觸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稽而後

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
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喪賓喜曰稽首未有
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則稽顙
之即頓首者蓋無疑矣有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數乎凶事
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
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而同也從至喪般
僅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檀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
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
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
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
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節注稽顙而後拜謂三
年服也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節注云謂齊衰不杖以
下者鄭知凶拜文云三年服此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
吉拜即凶拜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同凶
拜知此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為妻
杖得稽顙也是知杖者亦得為凶拜此云再拜顙明先拜而
後稽顙用周之喪拜此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
叩地是此之稽顙即周禮之頓首也以云叩頭謂引頭至地
首頓即拿稽首此禮記云稽顙頭至地謂時此其異於頓首
也服其差亦止頓首稽子再拜而後稽顙用微異以究

如喪拜也
慶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爾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
國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
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疏）校勘記云慶子免原刻無矣字後慶
字從刻誤本誤承之按從監本亦有
矣字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
（注）鈇鑕要斬之罪亦所齾之以死（疏）注鈇鑕至以死○校勘
記出亦所齾之以死云
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齾作賜按傳言賜不言殊文鄂
本是也按釋文出來亦作賜是年內善云鈇鑕為要斬之罪的
也曰春秋元命包曰鈇鑕主秋行斬誅莽之為言擿也史
記項羽傳集解云身伏鈇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椹也又鄭
注三蒼云質莝椹也又范雎傳曰當櫍質要傳鈇鉞於宮掌
戮注于以鈇鉞為要斬按周禮鄉士云夫刑者五大刑用
甲兵其次用鈇鉞注謂死刑也此又云其次用刀鋸注
用刀以劓之鋸以刖之是掌戮掌斬殺注以斬為要斬殺為

棄市同也劉氏玉麈齋遗語云公孫椹謂之榐板周禮司
弓矢以授甲革椹質此孫子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
已鄭注椹以為射的也射的之椹也圉人之射則充椹質
賈疏圉人所習此革取椹於革掌射事宜取椹於革皆已文
記范睢傳注椹質也質於質之椹也昭八年穀梁傳以葛
覆質以為槷毛傳袁經質以為槷范注質椹也槷門中槷釋
文槷門橛也此完門橛之椹也昭二十七年公羊傳以執鈇鑕
秦策范睢曰臣之胸不足以當椹鑕鄭注鑕鈇鑕王者鑕鈇鑕
砧椹同此椹以鈇為之比也毛詩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
鍛石所以為鍛質也此椹以石為之者也釋文椹本或
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附患遠謂櫍亦砧鑿持亦砧
也古詩藁砧今何在藁砧也砧又作椹集韻揭石椹又
為櫍之或作碪說文椹下石此椹以石為之名異其用也
也椹之質或為石或為金或為木質不同而用亦異故傳
統名曰椹而已惟荀子鄭箋椹斷材質鄭注椹木質義莫
本詩方斷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椹謂之虔又云正斷於虔
上是以椹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語斷椹椹桶不宜言敬故
易傳然以為當申言名虔之義按此說毄橛虔疏引釋詁虔
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注劉固也訓殺虔之本
義為此史記積慕傳解亦作質注質椹也覺高項藉傳身伏

斧質注質謂鍖也集韻椹或作鍖是鍖即椹也夫斫木之具
乃用與刑人之具同名何也蓋以鄭訓時椹本訓之誅為下基
也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椹質也此椹質之刑殺於
故義亦得為固為殺因而名曰虔又據釋文椹作林反言
諸如砧諸疏質椹也先儒以質訓椹此質椹乃一聲之轉故
古傳椹質每連文用孔椹質杜子春讀質為斧人鈇椹之椹
鈇鑕猶鈇鑕又即斧質是椹當質言矣蓋鈇所以斬鑕所以
藉也後漢書二十七年疏

再拜稽(注)附為奇侯所慶

高子執簞食(注)簞䈰笥也圓曰簞方曰笥(疏)注簞䈰至曰笥下
所謂樻也(疏)注簞䈰至曰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
簞笥問人者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
正義簞笥所以盛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簞食注簞笥也禮士
冠禮櫛實于簞注簞竹器又吳語則通說文竹部簞笥
也漢律令簞小筐也段注曰簞笥盛飯以竹為之或以葦而有
編藁之此後漢書王莽傳注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語

語並也一竿竹皇疏竿如箭箟之屬也皆謂以竹為也禮士喪禮搢于竿注竿葦箭則以葦為之也又進退之賦室兼艾於重竿之注竿算並云不同竿曰竿方曰算方言四儀禮聲字數之間或曰竿或謂之纖或謂之鄰即竿爰微離葦竹謂極也七月云八月萑葦詩箋為萑葭為葦葭蘆萑葦方以為曲也按月令說秦事云具曲植筥筐注曲薄也明可以編竹為曲也

五 四脡脯（注）屈曰朐中曰脡（疏）注屈曰朐中曰脡。按曲禮云（疏）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中（竪）閩毛本作伸按從鉉本亦作中說文肉部朐脯挺也段氏注許書無脡字用挺即脡也何注公羊曰屈曰朐中曰脡朐脡對（就）一脡於言之凡謂脡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屈中猶言屈處末即中也也士虞禮曰設俎于薦東朐在南鄭云朐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朐曰朐在南則朐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禮左朐右末鄉射記薦脯五膱之長尺二寸注膱猶挺也然則每一脯謂之一挺為膱也有屈處故亦謂之一朐通義云用四脡此山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挺膱記曰薦脯五膱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

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脡按曲禮孔疏朐謂中屈也屈脯朐之左朐之置左也右末之近際置左右手取祭擘之便（曲禮疏屈中曰朐注脡直也）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記言五膱（膱猶挺）故注之也鄉射記注云今文膱為職或作植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云膱當為職膱挺皆當作梃字其鄉飲酒記釋文本亦作橛末亦作橛可見注四文原作橛字鄉飲酒鄉射記注梃橛互訓說文橛杙也梃一枚也二字皆從木凡從木從肉者皆誤疑禮記注膱脯如板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其禮脡無正字以直（梃）故訓杙之橛一枚之梃名之後人因其為脯脩改本從肉（薦脯五挺）五膱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朐脡之別本鄉射飲酒禮祭于其上乃皆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為縱也脯皆挺直可知矣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脯以挺脯橫則挺直也遵實皆挺皆橫設故謂左朐右末而以祭之半挺直於其上故如橫禮祭也脯橫則直雖曲無則直故曰脡也士虞用四脡者以祭其禮無辟以下大夫士之喪數則與黍設但為變於吉禮數說是也四脡按此亦用四挺知數說是

國子瓶壺甒（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疏）

校勘記士壺云唐石經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壺作壼也
注壺禮器也。說文壺昆吾圜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
是壺本圜器其方者則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
器也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序注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
注壺大一石大射禮記投壺壺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壺
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頸修七寸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
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說云卽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是也腹方足爵飾釋器文並用舊說
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爵之形飾其形體
並禮者方壺者圜壺旅注方壺為卿大夫士也旅食故用
圜壺專於卿大夫也壺皆冪用絡若錫圜壺言也方壺左
玄酒圜壺并皆風為之也周禮天官冪人共巾之以飾水
醴涼醫酏入于酒府與禮記云酒醴漿者是也

曰寡君君在餕饔未就（注）餕熟曰饔肉未就未成熟
（疏）也解所以致稱意（疏）注餕熟曰饔○鄂本饔作熟
下同加四直其俗字旧疏云儀禮字
夫勛服讀飧饔一字古而異九字飧為熟食也又云孫疏饔
五字作一字云云上文對饋下文皆作一字之言故知熟肉

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言熟食謂之餕饔餕讀若飧
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曰熟食曰饔大射篇有饋盈
飧傳曰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饔周禮掌客云飧客之飧
饔餼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餕饔未就注餕熟食
饔熟肉餕饔所飧饔注弟子道應而整頓辟遠之壺餕而加
饌于壺飧即壺飧是飧餕古字通倒言之則曰饔飧孟子
滕文公篇饔飧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饔熟食也飧餔也从夕食
餔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熟食曰饔熟食傳云熟食曰飧
然則饔飧皆謂熟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
於飧不言熟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食而饔夕食曰飧此
析言之單析其趙岐見盛飧者侍從具羅饌盛盤飧趙裹
以壺飧從晉不必夕時有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
曰饔饋曾宮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
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此饔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
食按王氏謂餕為飧雖不可易對言之則餕為熟食饔為熟
肉散言之則皆通然以為熟食曰饔夕食曰飧亦對舉謂之
亦不必拘泥也通義云熟食曰饔夕食曰餕是亦讀餕為飧
也
注未就至稱焉。禮記疏序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顏
讀謂熟陳以就有道為曰就成也如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

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飴粉或屑為逕之與李石之陳同食是其類與

為未成

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精也謂不敢斥尊便故言從者（疏）注糗精也曰糗精

疏云言今之糒米矣孟子盡心章篇之飯糗趙注糗糒也

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熬米麥也周禮籩人之實糗餌粉餈

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擣粉熬大

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

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擣熬穀不同者蓋果穀麥皆可為糗

故或言大豆或言穀或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

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也鬻米豆舂為粉以

坋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注糗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擣

粉者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釋字則糗但為熬米麥必

待果之而後成粉也費誓云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糒之糧

孟子注糗飯乾糒也考經為稻醴果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

此皆為熬穀米粉也糒乾飯也釋名曰干飯之而暴乾之

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

存之為之於進民德孟子曰無義云說文焉乎鬻熬也鬻尺沼

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焦䰞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

然則熬米麥即是炒米麥今常家米麥豆皆炒食米亦謂之

炒米豆即謂之炒豆炒米麥可以沸水潰之當飯大麥小麥乃

炒之又必磨之為屑用沸水和而食謂之𩱵麨所謂糗也糒

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為於糧惟常亦糗作遊道

糒熬麥稀之炒米麥為飯是則齊之飯糗乎按廣雅釋器云糗

糒也說文熬米麥也糒乾飯屑也又糒也又云糒乾也

糒皆乾飯之名取於道路也古無熬可謂之飯不必為進

氏分糒為二今之乾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糒給貳師後漢

書明帝紀持水脯糒宮氏月令四月作麥糒以待賓客

又炒屑雜和米麥為餅餌也糗亦謂之餱書費誓峙乃餱糧

說文引作餱糧說文云餱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

飯也是也許叔重說炒米云乾餱以遠差皆糗糒之屬宋鑑

王隱晉書曰羹祭饌糗其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李氏爾于

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孫程傳注糒糗也廣雅釋器糒也

釋名釋飲食餱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

注謂不言從者也與上稱執事同義

勝答曰君子底亡先君逮及寡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於

前之再拜頷也蓋初見臭遠故再拜頷此則賜變故從吉禮

再拜稽首也

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 亦足謂不殺而索（疏）注衽衣至前 此○孝子記

曰輔人云衣衽不殺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處列北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棻也注云凡排衿表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藻衽攝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於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一尺一寸說是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寬下狹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其得一尺の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者是也玉藻摞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此云衽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接照各善著深衣衣裳之下而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同表接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後接衽於上亦謂裳前積側者也

注亦足至而索○此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拜之人於足物無殺也

宗子曰有夫不祥（注）夫猶曰今皆有夫不善（疏）注夫猶曰至不善○如是之夫言若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故疏引本注祥福之善也禮記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謂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幸也禮大云本年業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幸漢五行志引左傳昊天不弔注云鄭曰昊天不善于魯哀禮記檀弓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其反詞有夫其正詞意則同也

君辱所辱大禮（注）臣受君錫若拜謂之拜命謂之辱宗子見故某拜辱大卑故曰辱所辱大禮（疏）注臣受至之辱○按鄭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向覽見本同鄭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無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從邸本亦與鄭本同

注宗子至大禮○通義云此見于天子之禮首屆服者稽首其自謂失國逆周為賓也故宗子辭之云辱大禮按儀禮禮賜儀氏食儀氏直拜稽首稽首拜于禮又鄭芳行享儀記皆

再拜稽首士相見禮於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並
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膝席于阼階下北面再
拜稽首曰升酌散降階再拜稽首燕禮命使者使者再
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出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於直
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
門右北面奠摯再拜稽首擯者主國之君賓辭歸寶鐻皆然也
然亦有相辭亦再拜稽首出聘禮主國之君卿饋賓賓再拜
稽首又食大夫禮大夫相食亦受侑幣再拜稽首君使
卿歸饔餼賓亦再拜稽首皆此則雖行此大禮者亦不為過
自賤物故孔子曰其禮與詞足觀也

昭子羔祭而不嘗注）食而祭出謂不敢便嘗亦有所先不嘗也

侍禮讓也疏注食必祭讓也。禮記少儀云主人延客祭
祭所先進殽之序遍祭之注延道也祭之先也
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
所後進後進之如其次遍祭謂薦羞膳也以其未有牲侍
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之出少許置豆
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
人之延道今此卑者辭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玉藻云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謂也此嘗不為已故後祭而

先飯此亦為嘗也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
飧主人辭以疏注祭此客主人之饌也飧此美主人之食也
論語鄉黨云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
若為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
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
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
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注雖見
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
之食則君祭先飯遍嘗膳飲而俟四時之祗自謹君仍以客
禮待之故祭而不嘗也君命之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
先飯示為君嘗食也[illegible]經文
述聞云士相見所記此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
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
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二者不同自然則鄉黨所記
亦侍食之常禮邢疏據為君賜此賜之雖自謹此說為是矣
仍以客禮待之故食[illegible]也祭也[illegible]道義云祭比重矣
賜也不嘗此亦先字衍耕志不在食也[illegible]敬客相食之禮
嘉者然疏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用甚嘗禮讓
之節故此以不嘗為持禮讓也

景公曰寡君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服謂燕便

所著衣也（服）言未敢服此見君侯乃敢服之謹辭也禮天子

朝皮弁冕之諸朝服以朝覲之諸以燕皮弁以祈不義而會

射於射諸侯朝之服冕深衣之諸以燕禪冕以朝天子以祭

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散衣

裳以助君祭玄端以祭其祖禰（疏）注腆厚也○小爾雅廣言

云腆厚也國語魯語不腆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

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十四年左傳不腆（不害）腆之也杜注皆

云厚也

注服至辭也○以義以服謂燕便所著則未敢服爲燕侵自

謂適義云國謹案服是燕所賜服公以爲祿從周其未之敢

服用之皆辭讓也敢以謙請自使安之也此所謂辭辭也稱

先君以相接義亦通

注禮天子朝皮弁○此（疏）云皆士禮也儀禮士冠禮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

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

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被謂布衣往於諸侯之士

諸侯視朝皮弁服此與朝服似禮鄭注白謂云此視朝時君

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司服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

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又鄉黨

詩淇奧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

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

云有頍者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弁以日視朝於燕

觀禮云天子袞冕負黼扆此於朝覲其有朝服冕袞冕者

夏官弁師在朝則皮弁也或注每日視朝弁（皮）其言謂諸侯朝

覲宗遇禮重則袞冕也鄭注以皮弁之衣用布得云謂皮

弁服用絲康禮經釋例云狀禮注語謂曰素衣麑裘皮弁

時或素衣其裳同可知也鄭於注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

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矣記弁冕之說也素積一皮

弁一冕素端與皮弁爲之服疏引書云布上素下皮弁服

賈疏云以素爲衣裳則衣裳皆素此或素端與周禮同

服其弁服有元端素端之制年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

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一服宜矣皮弁服皮弁亦用之於

朝服為皮弁服按儀禮所信相禮皮弁服則朝亦皮弁服
此以皮弁服為朝服亦生侯國可与孔傳相证 士冠禮注朝
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 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之冠朝
服者蓋言之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韠鄭君
謂朝服素裳實未必然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与朝服
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 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注云
承卿覺國者云朱素者棉麻布之衣布幅闊二尺二寸
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以民於皮弁曰朝
於視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 論語皇疏云禮每日
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
一揖卿大夫而揖士是也其所朝蓋君与臣圖事時
謂君退路寝聽政此也家臣亦各退治事所謂
朝內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者皮弁視朝禮簡雅朝事時
長故服有殊与
注云諸以燕 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玄
端小居服王之燕服注謂燕居時玄端曰王卒食之諸
而居所注云天子服之諸燕居也司制錄王卒食而居則之
說此之諸緇衣素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之諸朱裳也
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
宜謂其服此以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云朝服

冠之諸素裳此明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其不得名之諸不得名
並為朝服也其可以諸侯与羣臣行燕禮亦朝服視並禮記云
天子亦皮弁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
之燕服為諸侯朝服也是蓋天子燕素裳朱裳与
注皮弁至於射曰孝經章注曰獵戰伐冠皮弁白布為
續冕之皮弁此所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有也弁之為言
擊也所以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庇體
其久亦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為裳也言
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
之又云王者所以前以為皮弁素積何以其一事素服亦有
情懷也何其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積宣元年傳注
云皮弁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緇撰要服吉采
要加爾之服初繡布逆冠以爵弁次武弁即以武弁代皮弁
也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
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此证
皮弁之服有二一其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為裳是天子朝服
亦是諸侯及臣聽朔之服其皮弁時衣黃裳此素黃帶榛杖
大蜡時送終之禮也服也其皮弁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
故亦服以前金鼓左傳襄公十四年不釋皮冠而与之言注皮
冠田獵之冠也又昭公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二十二年雨雪

內事遠又可見古時皆於射肯用皮弁其矣
注誤信朝服夕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
冠玄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謂玄
端言肯注端之端誤信朝服蓋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
裳下士以雜為裳天子朝服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用見
諸衣為朝服也然玄端與朝服其同以異者朝服素
裳素裳不詩書風蜉蝣云麻衣如雪箋云誤信之朝服
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誤信以為視朝
之服詩風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引詩以證衣用緇帛也士冠
禮主人玄冠朝服注誤信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
朝本玉藻為說玉藻不言臣鄭注並言臣此據見君臣同服
也穀梁傳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誤信委貌
委貌諸侯之端明朝其服朝服以朝誤信也玉藻又云玄端朝服
以居釋注三祖祭暉注居必復朝服所朝以暮身也莫朝服
重於之端也故誤信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
注夕深衣○詩蜉蝣篇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

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其本也謂大夫士朝之諸侯
其深衣則同故從上述誤信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
夫士視私朝服之諸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大
士則同之諸以上篇記之諸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
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誤信明夕見誤臣或亦深衣以私
視朝之正或故可知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
以其連衣裳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
衣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
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誤信大夫士夕時所
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長衣中衣及
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
其中衣在朝服祭服之下故大夫以上中衣祭服同素
此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其孫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
亦誤信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
六命之卿之諸衣黃裳注純中衣以黃為內是素服亦用
中衣但不得從深衣也按深衣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
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同故言
服中衣六冕采緣其誤信得繢黼為領丹朱為緣則特與之
繢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
以素緣故衣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衣以布緣則國曰

麻衣素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襯冠布之粗細至葬而以素緣
練則用練緣也，所以稱深衣，則上衣下裳不相連
連此深衣之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其邊
以布，裳而續之以宗，此也，中衣其首者其也，長衣其以素緣
其也，長中結褶者也，深衣但緣而已，素服之中衣同深衣，但
緣耳
注：元端以燕。○燕衣，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
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所居燕服是服
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以燕禮曰燕朝服是服
也。正義：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以燕禮諸侯燕居之
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服內諸侯
以緇衣，燕服則諸侯以元冠，諸侯為以為朝服，事尤明不
可依也。鄭曰：燕朝諸侯吳氏：其華說禮章句之據其冠禮事
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由於雜記朝服
元冠緇帶緇韠，按元服，朝服釋色，厚矣一定。玉藻諸侯玄朝服
祝朝為衣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
非也，按裳屨同色，經例章同。皮弁服用素韠，自天子至士皆
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韠，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韠，受
其特牲之用緇韠，其鄭注以為下大夫之臣，鄭氏以為其別
於大夫助祭之處，蓋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但正幅，故稱端素

為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貌，即郊特牲之章甫、夏
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燕，諸侯以元端，與此少異。
稽君：羔裘逍遙，狐裘以朝，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辭小
寢燕服。注：諸侯以元端燕居，與燕群臣通服之也。
朝服用元端，元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先於元端，蓋
其用皮弁之裳，故鄭燕記注云：今辟雜十月行此燕禮，元
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蓋朝服有自褻
注：裨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之
袞，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覲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為言埤
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
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
服所掌也。實錄云：裨冕今云諸侯告禘用裨冕，朝將之天子
之廟，故服以告禘。曾子問曰：諸侯裨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之
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先王，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公
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
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
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
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卿大夫朝天子宜以於

廟及助祭亦宜冕服也云蕃云諸侯之語以祭服謂諸者為
冕是諸侯之冕以自祭復諸文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王
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袞冕其實亦唯玄冕王
用之命服之其餘則仍之冕二王後亦唯祭於受命王用袞
也其餘則用之其不別姓或者不必用鷩冕與按戴禮注又云
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袞鷩毳服不同為裨名與
裨衣先鄭注司服李以鷩為裨衣均誤鄭不從也說文衣部
裨益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皆裨益之衣故皆名裨衣其冕
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注衣之文裳刺黻其在璪之元冕其績繡以九章文五
章五章其則自而以袞鷩毳繡之名子冕名雖同旒數則異
則其所殊在王之五冕皆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
二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注疏諸侯當為公字之誤也
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
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
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
璪玉皆朱綠共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袞衣之冕十二斿
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
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
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又

差也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
裨冕絺冕也元冕也而以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服元冕也
孤(三)之卿為九卿故鄭說兼孤於卿內也又案記裨冕稽首
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衣袞之屬也與覲禮注同後疏云
謂從袞冕之衣皆是裨鄭文注曾子問云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
男毳是鄭解裨冕皆以自袞以下皆盡廣此世儀禮
云上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
服也而謂之裨者猶下記以全稱為偏裨其實也
衣為主以禮樂釋之袞冕裨衣也上公之服之以克升諸
為異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玄衣是
鄭義以大裘元衣為上其袞鷩毳冕不依其附益之衣故名
裨衣但天子享祀常射之服事服之不名為裨惟諸侯及大
夫服之乃名裨其義以為此所服其得尊之子附益之衣也
上衣之稱今經無袞冕舉服未詳之稱偏裨當不嫌自同於其
之意或因下注有袞衣其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
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有五袞冕為上故云袞冕為
首云子男則以袞與裨校謂袞冕其裨冕之上也韓氏主以
裨冕為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冕又云此類以裨冕與內宗大行
人異禮記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
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

按孫氏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以服上服若天子也
然不必指其冕名而均曰裨也言其最上服然是天子之裨
云者君於臣之義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注訓為埤不當如
楊倞訓為卑義倞精者見似禮當也
注天子至祖禰。内則曰服之至祖卑於夫上等則服其衮冕
冕祀先王亦衮冕云天子享先公縚射則鷩冕是天
子以裨諸侯之裨冕祭其祖禰也魯禘用天子之禮樂其祭
文王周公廟則衮冕故明堂位云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
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之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
之禮樂其祭者以下則亦元冕甲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
祭鄭注祭先君也諸者為冕誤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
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必服封之君
廟則祭文以前孫子以下當元冕然魯之牲盛與羣公之廟
則祭服雖不敢用衮冕亦當5羣公撒用元冕然皆誤見上
當子周大宰者祀先宗皆禘冕當下禮諸大夫禘冕士韋弁
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禘冕之一也
注孤大盡禮祿曰禮記禮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
己注孤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典命疏
少牢是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
以祭按鄭據祀臣及司服注僅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

家則諸侯之孤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
司服疏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
而下如孤之服希冕玄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冕
助祭則吉以玄冕助祭之服卿大夫以玄冕助祭卿皆以
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云謂天子之卿大夫自祭皆用皮弁與
卿特牲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
當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
弁諸侯之孤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據之天子大夫之當朝服
朝服則皮弁不知於禮未朝則以朝服為正故王制疏引並
禮記並朝服于寢語天子並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引禮
於廟則以祭服為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亦據於郊以
諸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即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
裁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仍以助祭次則爵弁孝王朝三命
之士助祭君廟是退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吉王朝中士故
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按皮弁又為君蜡
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己廟故降而服朝服至於司服注又云
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
牢禮朝服元冠緇帶素韠常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即位于
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牲曰請
朝服家祭也祝於祝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

侯卿大夫也士助祭則爵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
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冕
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
作冕與爵弁用絲耳檀弓雜記注爵弁爵也是爵弁為助祭之
服也其為弁次于冕冕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
寸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
異又曰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也其說
本之儀禮然制度
注士爵弁禮礼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
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詩
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
服也是又指弁而行士受冕而爵弁疏兼士之爵弁為士上
服於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為體
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其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
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或作弁文釋名弁如兩手相
合也爵制與冕制异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為說兼亦
通大字例疏凡言士無向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
韍衣裳其韍當作韍冕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皆以韋為
之字林韋蔽也鄭注韠韋度之古也田獵而衣因衣其皮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

古道不忘本也一引五經要義云韠者所制也太古
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先知蔽前未知蔽後至
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據韍亦作芾詩采菽赤芾
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正義以士之有爵弁
服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大夫以上有芾也士以
韎韐配祭服故他服後其之謂韠士無冕不得有韍名此其
以韍言韐耳故士冠禮皮弁服于房中以韎韐配爵弁
玄端爵韠而皮弁元端之也據冠禮注云韎韐缊韍也士缊韍
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
韐韍之制似韠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韐即韍之而名韎韐
者韎言其色韐言其質玉藻注云缊赤黃之間色即冠禮之韎
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即爾雅染之一入謂
之縓染于茅則曰韎染之帛則曰縓說文縓帛赤黃色是與
玉藻注之說縓同也說文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
玉藻云韠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
二寸此韠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以爵弁
服纁裳纁為三染韎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之市即韍字韐
即韐字初韐為韍韍也冠禮注合韋為之鮮韐字義取合韋
大夫以上亦用韋為之而不名韐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
之飾故名韍士無飾但名為韐來其質而言之也韎韐名

緼韍不得單名韍而以單名韐士喪禮設韐帶注韐帶韎
韐緇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除
三年喪服士服爵弁也毛傳亦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也
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左傳韎韋一下脱入字矣衣裳
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纁衣纁裳也丈
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
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弁爵弁也則爵弁用絲衣
可知此鄭禮注所本也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讀請
子罕之也純鄭皆讀為緇緇又云古緇以才為聲字兩亦
作紂墨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黗磨雜
黗黑也黗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其作絲衣解亦未
為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
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纁此則爾雅小疏縓
淺赬赬淺纁纁淺由淺而深出更以纁入黑為朱詩也自載
朱孔陽毛傳由朱深纁是也纁為大赤纁則為玄為赤也凡
冕服皆玄衣纁裳下言爵弁為冕之次故上言纁裳也詩傳又云
爵服玄衣纁裳謂此也玄端則士冠禮注玄端即朝服之衣
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
又主人玄端爵韠注云玄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玄
端故知為士入廟之服不言冠者亦玄冠似禮之篇皆

朝服用玄冠則玄端之冠不待言矣　　引三禮圖云諸侯
朝服之玄冠士之玄端之玄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禮
司裘獮衣制朝同也特牲饋食禮玄冠禮記冕親肉送也章
有虞氏送也毋追夏后氏之冠也注要物安也言所以安正容
親迎親之章言玄冕禮記言玄冕者女侯言冕弁冠以妾主
于庠內皆玄端冠服也其要章言諸侯用絲言諸妾也以妻
親迎者同也特牲饋食禮夙昔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
則然皆有不玄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
帶素韠是玄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
于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依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
祭朝服按士祭用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並日至尸視濯主
人及子姓兄弟有司群執事皆及有司及宰尸及賓主人及
祝佐食皆玄端也士齊祭亦服玄端則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
是也其他禮祭亦用玄端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文承其
諸侯子男乃卿大夫士不得主於士並齊祭迥隶故也
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諸侯與士皆服之冠齊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勝見居之送(經)送謂上所執單壹
(疏)注謂上至單壹○上
文高子執簞食四子

執壺漿是也

未之敢用敢以請(注)請行禮(疏)注請行禮○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為請行禮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

(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按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上言不敢當此若省不字則辭不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失守宗廟在魯時

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正有服未能以事人今正是有義不可受人之禮(疏)舊疏云未之能以服此謂未能服之以事人與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正是省時謂正身之正或解正為正然之正也按舊疏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未能顧先祖之器服未能守也願以受賜按孔氏義據直據國辭此禮記按喪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也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注)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疏)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為成注氏中庸第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賓主禮當各有所稱時喪人以謙使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謂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

(疏)禮記檀弓云問喪於夫子乎鄭注喪謂失位也喪人昭公稱於喪人以稱正義云列其喪位失位則失其稱喪

子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重耳亦稱喪人

注從禮至所稱○雜記喪記云喪辭不相接也喪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皆各有所稱

注時秀至問之○校勘記出昭之自謹失國之鄂本謹作謹此誤按從遂本亦作謹若僖以為禮見事昭之事見下

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為君此而言無所稱乎昭之孰君乎(疏)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為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孰字並與何同義

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當為君者而無稱也言無有也鄭注曰孰無君而可無稱乎韋注孰誰也誰者思其為君(足)此讀與同詞與此同

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噭吼聲也一曰大呼也從口敫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哭噭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為高聲大呼稱之何注云噭然哭聲貌義並切也

注噭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噭吼也一曰噭呼也段注云呼者作嘷嘷號也曲禮毋噭應鄭曰噭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嘷從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噭然而哭注哭聲貌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嗟哴楚謂之噭咷廣雅釋言噭噬也老元嘉頤顧不噭注噭不西之聲也洋大辯延壽傳噭咷楚歌顏注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是噭叫通噭為嘷號故何以為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中狀詞故何氏以為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身賤諸大夫從昭公者

既哭以人為菑(注)菑周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太學辟雍作側字(疏)注菑周唐石經諸本同○何疏云猶言周匝為垣牆按禮記檀弓之者周注周匝帀也小爾雅廣言周帀也說文土部垣牆也小雅釋玉亦云所述垣鄭注謂其迹有者垣牆環繞之釋名釋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垣牆也宮之中一亦皆待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菑詩疏引李巡宋雅注以為菑殺害生曰菑漢書武帝紀顏師古讀樹此分建石

釋文云作以葦爲是見本作此鞍也

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之相遇之禮相見(疏)注曰以諸至相見

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惠氏士奇春秋

禮皆亡其略言遇禮曰以人為菑以髀為席以鞍為几以

遇禮相見其一作側謂用埒垣所以分內外徹威儀古之草

驂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即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

馬千乘齊之戰車會盟有壇用為埒垣而席設几遇禮易

略故以人及鞍席代之曲禮疏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

時亦曲禮疏云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疏朝宗

遇禮亡故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

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

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

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

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侯

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廟享

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

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

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諸侯西朝天子之禮也

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是也隱四年注古者有

遇禮為朝天子若朝聘事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

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為

諸侯常禮不同此是大國諸侯來會曰於竟不得行朝聘

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此引以說冬遇誤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賓主之事若此稱不足主

書也蓋為大國所嘗地也痛錄之明君子貴讓故之也(疏)通纂

云言是禮也與及其辭則有足觀矣識時之不知敬其禮

之未而威儀文辭是通故不能以禮為國致有此辱也此失

古傳是假也如禮也義為說時

注言賓主至足○何言言此賓主與齊侯問答揖讓之禮

與辭皆足觀矣惜其由國時未失國時不能如是也謂里

於為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亦此

意也

注言賓主至所嘗○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士鞅唁公于乾侯

云為其善與此同

注地也至之也○與上為次于陽州同義曰疏云下二十九

年秦侯使高陵來賓其不復有其地在西以不在于蓮與在
國固邦與此異下云十一年秦侯使荀躒賓其子於侯地在
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杜氏長曆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為戊辰

公羊義疏九之七

句容陳立學

何氏解詁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臣瓚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也左氏以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之數十月之戊辰為當戊戌十一月己亥當為己巳

曲棘地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堤水經注睢水篇睢水東逕葵邱城南涉何風俗傳曰縣南有睢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故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解四年傳曰邾之也注邾當為訪之謀也言宋公之死以卒於池故謀納公左傳宋元公時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以明年春使其子繼言於

齊侯曰寡居不居方于魯君此乃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于
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故
恩録之与昭二年書公子手同彼注云書其孫王于魯因
假以見王室明批侵有然從王出征伐不以義見勝有功嘗
虞之此以討侵故書為王出奔而勤王同故而牽宜恩録
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注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注 為
公取運以居公善其喜內故書不窜於此所言從季氏取
之日月此善録齊侯 疏 注為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
也善其憂內者宋元公卒書地為恩

録義因
注不書至取之○考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
鄆人自服不成圍矣彼疏云以傳言齊取言易也故云為此
解杜注之也是季云氏与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西義近旧
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彼言取故決之
注月出善録齊侯○旧疏云正以京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不取邑不當時此書月正以善其憂內詳録齊侯矣通義
云所覺曰春秋取田邑皆時此日人罪其擅取也惟齊宗

為昭公取運以居公而不以已得然者其意
者蓋傳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旧疏云案文
年傳云息不書者皆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傳不
書封取彭城是也此據晉人伐宋事而說

二十有六年春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 注 月者閔公失國居運然如匪子苦
憂納公不能使居運復不得月其所録可知 疏 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
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 注據公但
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
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野井濟南祝阿縣東
有野井亭則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說及
魯地則不得書至自齊矣
注月此至居運○旧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
注致此至居運○旧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
注云不致此為下去王適足起見無王罪之深淺
故得尊臣子之辭成諱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為居所逐而致之
此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皆喜納公故也穀梁傳在于

鄭世子華好也至自晉逆義不好其也薨云至自晉世子
垂其君父得反踐宗廟之辭尔今君雖在外猶以其國之禮
錄之是實君之道亦責臣子當褒納其之義故特書居于運
明未得國辭范云蓋但言其至自晉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其
得保國故明其實在外也(注)
運後不至而知。即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晉
居于鄆運等不月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成其無公失國者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據
其民圍成不從叛者其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為重不
從定公又以郈圍不克為譏其脈其臣子又卽此定公當致
也(疏)羨從陳之成公羊作郕今本及石經皆作成
注當此至圍成。○注謂魯民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故羨公不嘗據民圍成也
注不得至為重。○此疏云隱三年叔孫得臣帥師圍邾婁
此以淫陽之不服邑也其實圍之則不能也注不能者叛也
不言叛者為內諱故言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也
之文爲知。要其以之世正以來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為
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繫國者非但及黨於季氏皆叛邑也
以此知即此疏所不取一說也。彼集之非圍不言圍以言圍
世大夫也所以所不取
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
入則上本言脈臣子納其也按作又是也言脈之失國者
臣子又蓋公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注云不致
征下土諸侯不致征致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者
危若從從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脈其臣子此正解
不以致圍下邑為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蓋是執其致圍下
邑則當書至自圍成實是與致之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宋子邾婁子杞伯于郪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
約欲納公故與為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同
唐石經蜀大字本剩作郪釋
文郪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郪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左
祁謹案春秋集解石經公羊作剸陵(剸)疑此經亦應作郪陵也
按從與本亦作郪
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

解之四疏云鄟陵之會無杞伯傳無大信也會為月而為時此西以往次納公故為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注)致會也而責居于鄆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鄆(疏)注致會至于鄆○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為諸侯所謀納得意(國)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鄆著公閔公失國居鄆因以喜居于此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定此傳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此以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稱為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疏)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使王城此以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稱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為西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也

其言入何(注)據入者篡辭(疏)注據入者篡辭○即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據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

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正明不嫌為篡重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其成周實得之月者為公下喜錄耳此反正位(疏)注上言至為篡○校勘記云鄂本者作著此本誤按從鄂本亦作著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此注本上傳為說故云不嫌為篡注言入至難也○隱八年我入邴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得之○校勘記云閩此居出成周之罰大字本閩監毛本誤也鄂本亦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為王居閩監毛本亦誤為正居按從鄂本亦作王居中據是極九

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也宜為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乃京師者此西敵起者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起之此說為天王所以西居明矣又云言實非之也西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設九旗以自衛守而所居藩屏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定係天子也然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此起敬王新居東周為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此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東都謂王城也是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河南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鎬京宗周在鎬京王城即河南也為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也攷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此時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此敬王所居以後之京師也漢之雒陽河南時其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係民之室移至蓋襄敬王避子朝奔楚後不反王城西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當成周又見新周係兼周文亦稱之之義

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按者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奔楚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義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疏)(注)主王子朝獨奔尹氏出奔并楚奔召伯毛伯如此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黨與故楚安奔(疏)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君氏按杜氏左傳(疏)本亦作君伯注云君伯亦尹氏一人者言君氏誤也尹氏奔我一人故言氏彼蓋據詩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有寵壽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謂世卿為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上尹氏為氏也按勘記古左氏經說本同漢書五行志子朝之去也故奔楚

注主王至其黨○即上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按勘記曰其黨先誅渠帥之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謂之賊黨此名渠帥是也傳言云

此明當從之例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克納接菑
于邾婁稱人貶非克納叛賊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廢何疏
義訓其犯衆也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則尹氏造意召
伯毛伯為從也
注殺楚子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
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比盟者楚之致驕蹇
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之獨先書于上乃賊之明本
志盟者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故也此於上經書尹氏此經
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之盟者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疏穀梁傳公至自齊也

夏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
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為沒其罪也
不書季子殺僚起闔廬當國賊故不得略無名明文亦見
為季子諱季不去賊以明闔廬罪雖可略猶不奪其封也

罪見弒故不略之

疏 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
札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
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
烏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是闔廬弒君事也此不書闔
廬弒其君故解之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
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
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置劍於魚中
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
而謁王僚飲因僚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
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于匈遂弒王
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謂為季子諱也云季
子不忍見父子自相殺讓國闔廬其事二十九年傳文云
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
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書弒為季子諱故沒闔廬弒君罪也以
疏 賢其之讓志也
注不書至明文。○挍勘記云文闕當是毛本闕誤也鄂本文作
又當據正按從鄂本作又當屬下讀出舊疏云假令而見
而得稱人文系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矣桓二年宋
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無則彼督為大夫得

皆去氏越焉者國此亭訟賤若季書訟弒只容稱人（不見於文以起）
闔廬者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
注方見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爲之閩監毛本同誤
也鄂本明作除者據正解云今此月此本是本不出賊以除
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從此本亦作除明疏本所據文序上
讀如作文爲是明不舉書訟弒者之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
者國一則史所盡爲季子諱也
注月者之解云。又十八年傳載其君僚庶其傳稱國以弒
以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
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絶又云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比書上冬
之不月故知例皆時明之也以明其失衆也此書月故
特殊明疏云本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
見弒之例故不明之解詁箋云不日此本本不日毀錄王僚
（云）吳非其君不合爲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
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釋文邾婁快來亦作噲唐石經諸本同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疏）注

說與鼻我同義（疏）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自此始以近漸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且假以見之則邾婁快來奔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傳）

舊疏云見於邾婁快以其近書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注月者爲下出

也○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明曹於所見之世也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為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其意危不服殺恥後不月者然可知（疏）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爾雅曰地皆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城水經注洹水舊又北徑斥丘縣西縣南有斥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丘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春秋時乾侯邑

注月者至見答○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昭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公如晉不見答也

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復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有疾乃復自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獲晉之恥此不見答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甚厚子家宜內納之不服殺恥也

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出月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是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編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當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地不月宜與

于晉未至晉(疏)注不敢至至晉の所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
于野井二十六年公至自晉不敢不至齊
鄆已入齊竟得与齊侯相見故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
于乾侯雖の晉竟未得与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
自乾侯故春秋於齊侯來唁書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在鄆國內辭如晉不見
若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注言來至內辭正義曰の
旧疏云西以下三十一年晉
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也故凡春秋言來者
皆內辭從內為主義疑其唁公不得の于晉也
注外以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云為此
喜為大國所唁此与彼同義
注不月者例時也○旧疏西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
荀躒唁公之經雖書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
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月日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杜云謾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作叔詣左氏經言四月有庚子
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
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為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
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
反与疑音相近意即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叢蔡納昭公故
晉所言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
之詣叢之說或出於叢誤讃云口与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國曰潰邑曰叛(疏)注國曰潰
邑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
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
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是邑曰叛
也
鄆之也(注)鄆鄆鄆○旧疏云鄆之狀之國之吉無語
(疏)也命氏樹公羊義云鄆不訓國疏謂鄆之
狀曰國之共何民之旨奚何民訓鄆為鄆之大也至嵩邑鄆
曰鄆大也鄆為大故鄆亦為大和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鄆亦

謂之郛之其亦大也是其義也郛之狀曰大之是不言潰而
此言潰乃時而大之之故而以君存焉爾
者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隕
之也杜云隕者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狀彼傳不言貴
之而曰隕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埒大之殷也埒即郛之異文
也
曷為郛之（注）據成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注據成至潰也○即
彼經云叔孫僑如帥
師圍棘（傳）棘者何以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
聽者叛也是也
君存焉爾（注）昭公在居之故潰國言潰明眾去之也不言國之言
郛之者公失國也不諱其責臣子當盡而納之救恥不如救
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來乃由
于國人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疏）注昭公至之也○僖四年
蔡潰注云率去蔡也傳為
叛蔡季潰為惡蔡矣氣為辱也又十四年蔡侯肆注不書
蔡潰者總也蓋為潰則潰者眾辭此昭公所居故潰國者之
明昭公當絕也
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即以桓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
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
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
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者言郛之者即以昭
公居國裁得國外之地而已其國內宗廟九五之有故傳言
郛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通凡此郛故不曰國之而曰郛之持
何言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視邑於國故言國郛也此昭
公已失國唯所以據故變國言郛也
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
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彼注改寡均平貧不貧矣
上下和同故不患寡矣少者安寧不傾危○孔曰不患土地
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
昭公不能安民也國民爭曳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
注云恩公失國孝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
是也穀梁集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
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汸曰公
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此季氏誘運人齊侯逃散則公不得
復居魯地乃大失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
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寸之居遠
在乾侯故以存君為日明居乎晉焉納之（疏）注月者至君者。○解云正月義
也冀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傳曰言乎公在楚正月以
存君也注正月者終而復始居乎喜其君如与者終而復始
撫贊存之故言在此繫之運潰[illegible]居遠在
於侯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釧散曰公在外久矣易為於
此年存公公居于運者蓋也其乾侯無異也公雖[illegible]異之不
可無公也義異中国不存公存公故也蓋注中国国中也義
謂公去晉之年每年正月不書公在運此狀者四封之內無
逼而亂共所也至是運潰寄於侯非共本國故書曾為書
君所在世晉之国中那不存公其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
韓春秋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某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狀莫
共及國至是無要相視莫蔑處公之禮厚四思無可蔑矣
肆故此後詳共所在[illegible]如惠氏士奇春秋説云
公之去國為旅共情見于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
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其巢焚也之
家先笑後號咷也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国謂侯莫肯納公国
中居下莫肯存公則天下無耶家而君居之遠絕矣故春秋
於正月先言公在以存之此叁人之情也孝氏云而孝語云
前此居鄆不書在鄆之者邑也居鄆猶居當也在乾侯則晉邑
非魯地矣是以每書之舊居書沈說據傳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
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
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復上州來巢見義於國有出奔于吳（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從傳文
也水經注濟水篇又出而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
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處之按此与莒於

來，雖皆稱逆，彼役吳得居之也

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傳二十六年秋，楚人滅

胡，注不月，此略之，秋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日之

注不得至可素。○按勘記土國省也奏可素云，宋本閩監本

閩毛本同，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

四年。此疏云州來與巢皆者，所見世而不書月，何見之？至此

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專其君，因素章兩不能死位，是以

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遠同所聞之例，故

何氏於州來之下注云不月者略兩素吳也，道義云吳滅國

至此乃月，若為所見之世，錄治小國，素章禹不死位也。按

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

公，為此會也。季氏負擭謝過，願納昭公，昭公劍惡季氏不敢

入，公出奔至於長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孫意如從王者錄

諸適歷是晉大夫，此直一孫文（疏）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

荀躒，昭五年左傳輔躒，釋文

曰作櫟，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又作櫟

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櫟，云本或作躒，是櫟躒同

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梁為政，韋注知宣子，晉卿荀櫟之

子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躒，又作濼

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

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

注季氏至於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擭者所刑之

形也。釋文擭作笹，云本又作擭。按勘記云閩監毛本擭作擭

此果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笹，又釋文校勘記云盧本

擭改擭，按十行本注作擭，閩監毛本注作擭，所載釋文亦如

其本是从木，其後人所改。○八年焉擭曰本皆从手可證

公羊閩監本擭作擭，何得舊說以林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

擭楚之下何未得其疏以為負擭所刑之形也。按廣雅釋

詁擭擊也。荀子正論擭笞臏腳，注擭杖擊也，漢書近處訓擭

鈞此年八十矣，注擭鍛鋌擊也。蓋擭本擊物之名，故从手因

謂所擊之物為擭，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擭，釋文引司馬注云

擭杖也。莊子至樂云撽以馬擭，釋文引李頤曰言義擭擯

曰鈇以將大也皆以椎爲將名因通謂之箠爲斧鉞司馬遷報
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椎同以之人謂之箠
楚受辱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亦也及云箠楚皆杖木之名華
嚴經音義注引音義椎以竹簟籬笑箠也漢書韓延壽
傳民不箠楚之憂注箠杖也從文椎箠並以椎爲以杖擊箠
馬從爲刑具者作椎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椎驅氏焚注椎擊
也亦作椎舊說又云脫不劍器專也不殺人者待亡命其父
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命君若以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
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
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
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
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
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
注以出至乾侯曰標題記出以辨疑言事於云荀躒以作而
按經延本亦作而舊說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季氏夫明
其非君命也不能之也左服不至所以出季孫諸如晉會
荀躒于適歷可書是可以證未嘗也之文又以辨疑此從王
乾侯文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年書公在

侯即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
義也
注諱亟至所文〇下三十二年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
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滕爲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十
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其所乎舍後是年夫
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非君許之無罪者得以正終也然
今無經內爲分惡與聞復也皆於亟足諱者言所之義故云
亟所文義等云所之爲言猶所也諱者也是所爲諱辭注
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知也旧疏云春秋之義爲君
所諱惡者於之義待君命然後絶大夫今君不在國由此而
出大夫之卒故須辭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略卒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
後定哀皆有略（疏）也比時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
略卒名日及葬未能者且會二兄之〇旧疏云春秋之義小國
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
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屬是也言薛比
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乎於定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

滕為小國也而反始卒●卯滑名葬其出而卑於後定宣皆
當見略進此之故是以二注伯出至其定見略其卯定十二
年薛伯定卒始注云不日世子至逆書處之而以為後來
至三年夾眾見錢充社稷宗廟禍談至定故略之是也其實
見略其卯京十年夏薛伯寅卒始注卒葬略其與杞伯並始
同華也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其行微弱故
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内行也訛信内行小未不可
滕者故於此略責之見其暴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
葬與邾婁同例昭元年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
然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為始此後注云卒其與滕偶
類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由是彼書卒於從桓例
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注(?)五十弓注左文說弓為肱唐韻西云弓古音肱弓與縆膺叶見於小戎采綠詩書傳楊倞注子弓江東馯臂子弓名與字知邾弓當肱之誤也此黑弓蓋與周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證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欽馬氏宗璉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據讀言邾婁（疏）注據讀言邾婁○舊疏云謂當時以弟子口讀邾婁黑弓

案通義云春秋口授既久而失實始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稍謂是書史闕文後世有為影附邾婁之說以處春秋此類其最者與

通濫也（注）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疏）通義云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是也

曷為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疏）注據庶其不通也○昭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

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謂由王者待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據禘傳云傳曰賢
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
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重
不忍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此禮記王
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
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謂彼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
諸侯下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
得食其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所謂
諸侯之家賢傳嗣其國其大夫稱仕於王非賢不可故不
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明有春秋通濫之義則宜
尊之與諸侯世者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庶其之子
（疏）注叔術至之子○舊疏云謂母弟也或曰庶其之子謂庶弟
也

何賢乎叔術（注）據叔術不書

讓國也（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
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術之讓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

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魯世家真公卒
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
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宣王弗聽卒立
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語不知為武公
夫人抑懿公夫人也

孝公幼（注）不知孝公母邾婁女孫耶抑邾婁女耶（疏）魯世家懿
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共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周
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
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又列女傳
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
宣王立戲為太子武公之長戲立是為懿公孝公其時稱公子
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之孝公懿弟

注不知至子邪○因叔孝公為顏所殺則猶未也按列
女傳有稱寡之文或妾子與
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者凡九人（疏）校勘記云唐石
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字通義云顏於魯為妾又因淫之宮
淫女公子之年任居公子之舍則正妻矣注謂女公子也
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
顏之邾凡國存君殺曰滅非必滅其國也
注所與至九人○舊疏謂顏之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為
言之
因以納賊（疏）通義云賊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
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
史記列女傳異
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疏）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為內通於魯公
子也又云邾婁一國亦有九公子於魯宮內此蓋所取於邾婁公
子相通為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疏）通義云孝公時尚未立懿誅則孝當為
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

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疏）注禮也○舊疏
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
有食子於此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然後乃取大夫妾不並取
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疏引皇氏云士之
妻大夫之妾謂用一人故相之每傳云卜士負之士妻
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即此傳曰謂以緦
也以名服也荀子云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服彼謂士
之子若大夫則大夫之子有食母為之服諸侯之子蓋無服
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士妻大夫
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即此
則未知臧氏之母曷為者也（疏）舊疏云內則大夫之妾士妻並陵之謂士妻不去乃取大夫
之妾亦得事不具矣此說食一母依假二人乎則未知臧
氏之母為是大夫之妾士之妻故曰曷為者通義云禮曰卜
士之妻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
母於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為公子彄之

隱其稱號而救父則為其之子與此臧氏自別也

巷其此也以其子之巷(注)不離人子母因以娛其也(疏)列女傳義保与

其子供之宮養其子稱

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稱出以逃(注)以身死其則可以其

子易其職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貴以活子為重也(疏)列女傳

伯御求公子稱於宮中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

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

注以身至重也

賊至凌其寢而弑之(注)弑臧氏子也不知所弑者其姓納慕耶

將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弑懿公將并除孝公也小

宋之庾注云奏進也凌即奏之借說文夊云

奏進也玉篇凌駿進也謂進其寢而弑之也史記趙世家藺

相如前奏缶正謂進缶也並策士爭凌並史記作趨之趨也

同義

注弑臧氏子也(疏)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弑

臧氏子稱弑者伯御意為孝公故也

注不知其國也○列女傳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

國也以臧氏依違其辭故以上傳云未知為魯其子與抑將其

子也

臣有鉅度以與其寡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其不死

也在是之吾以吾子易其矣(疏)列女傳遇賊稱舅魯大夫於外

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

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

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

本改愬按釋文作愬云本亦

作訴蓋據此所改列女傳用一卓昔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

是訴周天子曹世遂

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為孝公其事皆(疏)列女傳請周天子殺

伯御立稱是為孝公

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是也又並不出戲主名
言以戲為顏所納故誅顏為主而又不言誅戲以此傳注敘鄒
魯事故於魯戲從略也

旧疏云謂此老姬是魯姓之女說文姬
顏夫人姓姬魯女也（疏）母也廣雅釋親姬謂之妻王氏念孫疏
證云妻與姬不同義蓋因下文叔妻字而誤妻當為姻說文
姻姬也方言十三姬妻色也注姬婉好色貌俞正樾五年平
議云旣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姬疏說非也姬盈疑是顏夫人
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姬年老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襄十
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杜
注曰顏鬷皆二姬母姓然則魯亦夫人母姓也按俞說是也
說文女部姬母也是也通義云自此以下並傳所不信酈廣
異聞言之

國名也（疏）僖廿年傳酈廣異聞驪姬姓國名也注又顏名一國
其言曰有能為吾殺之顏姓者吾與之妻（注）殺顏姓乾廣又異實
為也婦人以息一為行云爾濡德也之云
（疏）按勘記本作德也閩監毛本同鄂本無
德此誤置其字本脫也字按此段本亦無德字
利其色也
叔術為之殺殺顏姓而以為妻（注）
有子焉謂之盱（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盱一
曉盱言義通方言盱揚雙也驕瞿子燕代朝鮮之間曰盱或
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蓋與是眩是瞻之兩目尊夜身俱為
名也通義云嫁叔術所生
夏父其所為有於顏姓也（注）為顏夫人時所生為顏之也（疏）注為顏至
生也○校勘記按下為顏夫人二字誤術複于嘗刪正釋文盱
反夏父析顏夫人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恩
讀閩本其年閩本云所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盱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姬夏父皆愛盱

食也此二子於其例而食之(疏)釋文而食音嗣

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也(疏)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礼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珍食常珍味也又九十飲食不離寢天子饌皆向于則就大食以珍從注天子親而問以珍味從之以往致羞養之義也周礼膳夫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此謂奇異之食也

時必先爲是于夏之日以來(注)狀曰以彼物來置我前

人未足(注)人夏之月謂也

而時有餘(注)言時所得有餘

故術覺也(注)覺悟也知小事者知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疏)注覺悟至爭國○按勘記云鄂本同閔監毛本亦作此按從延本亦作亦是子若笺上覺俊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寤也說文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按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者誤爲若閔監毛本承之按從延本亦作者越絕書敘外傳記並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

日嗜此誠而國也去(疏)唐石經元刻無此字

起而致國于夏以夏以學而中分之故術曰不可三分之故術曰不可四分之故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通義云所受即從是也職此成長義之都安本附庸之中方方三十里於其積方百里者分之一者百八十里以言六里乎而言至分之爲六里國也唐森謂建國制地要有閒里乎它處不饒等術那抑荀所一時之辭由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尊之爲都安本大國但書秋之前左各例隨先年而氏有成解按此孔義則所謂故術所受不止

孫淺之大一區分或自救術所慕 5

左丘子世御者之子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御者為子兄

之行左丘世氏也（疏）注當夫子之行

注左丘世氏也○左華同孝云後世有此氏至曰說苑左丘

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

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

人表左丘子列子貢左丘皆其証

習於御者之說（注）說事也道所以言也（疏）注說事至言乎○襄

說者於言說事也周禮有人職以八柄告王之八說注八說

謂八事直義云能知御者之說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

言以證之曰疏云道所以言也謂道下文所言矣

其言曰要有言人之國罔若此者乎（注）要有秋何有窮有此之

數也言要世窮有反者禮殺之顏世之行乎（疏）注要有至數也○高注呂

覽本生篇云要者也要有所叢故要有所何有

注言要至行乎○道義云言有様人之要世而所行若此乎

是救術者禮事之事國依違其說也

誅顏之時天子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此本同書抄云謂曲誅

顏天子死也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通義

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

救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救術未啟讓追有誅顏天子在父

故天子死則讓與其弟夏父之事（疏）注言救至之事○校勘記云閩本監

毛本同誤也鄂本戚作戚當據正按鄂本亦作戚

嘗此之時御者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

言吾天子遺生時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故也夫子

本所以知上請罪甚惡少功大也。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逆惡，當絕身無死刑者，以殺之類甚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爲大也。馮弒與夷，亦不輕於殺之類，甚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之屬子言其顯明者，可末以上請通之，故公屬子有是言。（疏）注猶曰至又手○通

蒙（緣夫子）云死義而藏死弒君之死，按弒君之子不立，顏爲夫子所誅，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郑也。

注此夫至殺也○讓郑無殺無于國曰何故死有夫子之爲天子死，則讓之殤也。

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王命之無後受之，以上是唐律疏議名例云，訛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是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者等者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見莊十年穀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去誤字，按從鄂本知亦作如，天作夫，不誤。

注按叔至爲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矣，則外內私鳥獸從此滅之，其謂非禁之徒，今一切非其子孫盡亡，則殘此殊殊故也，當以存之，類此爲重也，所犯王命殺者，罪應坐，故以爲重。

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穀傳文具矣。其除馮弒君之罪者，即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弒。馮弒爲重，其繆公廢子而讓，故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當如宋馮弒君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以氏與馮弒君相較，殺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

注傳隱至諱之也。○解詁第六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如
眾不遠治功而遠錄所謂思之深善之長也叔術之事傳乃
有疑詞者乃以其人以子之言而託之以致國夏父猶以家事
于主事而言今於懷夫子遠進之以殺其世之立手讓之禍
若宋殤之不於其后而能善為至詩文以明讓賢之辭無為者
國則已有所見矣故必曰以所宗社取與大義于宗此与宜
其識子之長有宣其將以得西國而言即合於法無異之意
其識之罪可隨說不可諱乎此也制作其美其君子有見者
不通經之意而為言之此邑氏悟言之世未言邾顏在邾郎
從邾杜氏族譜言夏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
郎則顏氏見誅於周也其弟從顏注者定中而納賊臧氏
母以子爲其世而迷賊遂而藏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
若女宮為者夫人其則未知為武公与為懿公与文言為公
幼稱世記云世家者公為武公子懿公之弟懿公之貴後者有見
子伯御立十一年無後孝公得之武公其在位二年而其經
云此少子戲是為懿公懿公被弒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
孝公事見周語無則孝公立子天子為魯之逆王命因誅魯
之所云而云孝公不閱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姪至女也謂之
姪至女著其嫁也則叔術之妻猶其姪也至女不忘夫而去
根夫仇自以色市至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為之殺之顏其則

罪無所逃故未述其應子之言曰爲有言人之國賢若此其
未誅顏之天子死叔術聞起而致國夏父當是時邾人豈被
無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將御術此天子誅顏之時所立
妻嫂之事言此之妄也括言此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欲
淫首誅納賊而賊害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
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言夏父為顏子未失國之理叔術
此天子所立是擅於是致國於夏父如正也然則天子之誅
顏不亦如言此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擅於心故因天子
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貴其奉之時以讓相尋故不遠治其
逆天子之命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
善之及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賴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反
其叛罪並若濫為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酅入于齊
其無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之顏其為重
言以叔術之殺之顏其為國討賊以此蓋亦以殺之顏之見誅於
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也不如言此之云如言此云之
蛇虎父母娶子其魯臣也在術何淺殺之術即殺之魯臣
乎天子能正乎貴其存其好宣王生上能誅顏而能誅術乎
則邾無國為墟矣又何國之可讓其年記言此之辭傳疑也
記其應子之言解戲也應為邾子兄弟邾故不信其應子之
言而攝言此傳聞之偏辭以識其事則其事如怪而人自怪

三平按包氏所疑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以繫于人（疏）注據國至于人○四疏云

言若通濫是國實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正其口例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濫以正但是全邾婁四字文指春秋之文有子據以相難也

天下未有濫也（注）疑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

繫之爾（疏）注疑見至之爾○是謂故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為國

春秋新言也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濫此

言春秋新通之意也春秋新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

奔而反與大夫富邑來奔同文（疏）注春秋所通之君○稍助

之春秋新通之君可征按從舊本亦作新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

濫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

奔之屬經是也既成濫為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與庶其等同文也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

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以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為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天下實有濫者以為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以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以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以繫通之文亦不可施

（疏）通義云假令與邾婁庶其同者則黑弓轎為賤人而叔術子孫無書濫之道是絕之也若為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文嫌大夫皆得世其邑亦通毛本實誤空

注此解至弓意○[illegible]言以濫來奔與富邑同之意此蓋為不言濫黑弓來奔意似相違而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義著矣

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以繫邾

邾婁獲叔術已絕其先賢其心　上以賢當濫國者叔術，言不
明言以見大起追有功顯有德興滅繼絕之義（因其賢讓也）
注如其至氏邑。○〔疏〕云若曰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
嫌大夫氏邑通義之例合不絕則書之濫黑弓來奔則文嫌
大夫皆得氏世
注起其至可絕。○〔疏〕之起起黑弓本是邾婁大夫曰繫于
邾婁叔通之為世大夫之故　按疏意不明何意以黑弓本邾
婁世大夫（春秋國史）繫于邾婁但不通濫為國不得往通濫文於
是弓上也蓋通濫為國不言邾婁繫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
濫故來奔其實係邑叛臣錯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
故也
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叔國也因就大夫
窃邑奔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啟自絕而明矣主
書其若叔前見王其起當因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
世〔疏〕注推叔因也。○禮記傳引不辞推注推叔追也辛之皆
〔疏〕者與國同義相足

注因就至明矣。○而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窃邑奔文見
通濫為國是大夫不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
云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此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
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　蓋叔術雖世為
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未與夏父分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
反由責其書濫為窃邑也　按孔義於春秋但賢叔術故不
繫邾婁而以濫黑弓與窃邑同科也雖與夏父分濫侯
與不得書也論大夫也
注主書至絕世。○〔疏〕云隱元年注說大夫立除不起其在
春秋前明其此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此春秋之義功
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
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其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濫為西
者之傳制謂恥相御史董閔襄功德繼絕繼所以重宗廟廣賢
聖之路也又劉歆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
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臣表云
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
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亦章帝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
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自序通封其侯云王者
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所為光武安樂章及前子孫踐
為殘臣所奪子孫皆坐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之其進者功疑有德通其滅
繼絕連引之也釋詁好傳者林天子諸侯皆封謂之家也百
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
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絕保子孫畀其守其世地世之世祿
祠此將當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陸本此國無為興繼者秋言其進有
功疑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於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曆為二日大十月則十二月朔亦為辛亥然少餘不得歲終二日列敘以為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朔十二日辛亥也
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於外即下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即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即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四疏云直言圍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故言曰今為夷狄強而夏徼之象也（故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衷城劉向以為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言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疏）左傳疏引土地名云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為亟（疏）注與取濫為亟○即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何疏云取六者作受字也（莊）（按）自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為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譏焉春秋壹不受其常詞此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為昭公取闞自是被來知而係取濫書繫之而得言取公家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詳隱於書而不反為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於

查

右敘皆誤以宿闕連與上在條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注）为此起時莫其後之處殘前当々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此起正居實賴之（疏）注为此至意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本因鄭本是也字亦本誤曰東漢義集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用莒人下脫邾人二字以録之隱七年城中丘傳以為以重为也注云以功重故为也当禧之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無後蔭家城之猶若百姓百姓處空國家故言城明以人功重与將作城是異無則天子之城不時備理会大壞方修城之而为此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此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者從怨然修其處殘前当々之心是以为見惡曰起時善道義之數是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此唯祭為晉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其之正也

注孔子至行焉○謹謹壹曰篇文疑不疑孔子曰按潛为律廢志云周襄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明皆孔子所語宣十七年注引典減國全節文亡首孔子曰引之以証修廢職也

注言成至賴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故欲起正居此脫欲字以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此故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賴之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猥若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賴天子據賴之此者秋內其國而外諸夏与書十六年書成周言國也傳無周文也詳为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邑氏慎言云十二月书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逐公齊處鄆喪其寵身

公羊義疏十之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十一（疏）揚勤記唐石經隱公第十一

巻十魯世家隱公于輕侯

魯人共立隱公惠公為君是為宣文字之名宋襄公之

子隱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宣又曰宣之為隱公子

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正月何以言正月（注）據莊公經不書即位秋書正月（疏）

通義以下三月連讀唐春王絕讀之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

孫于齊傳事在三月而以正月前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安

不相承此傳撰著元年春王之下實以王為月設如春王繫

內辭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稍端不知之作抑懇遙

闕之義蓋按此傳注引徐邈曰按傳言元年不為正月言

之公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

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撰月以表年首亦不可以謹始義也則

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此傳義實兼多微辭而書正月者以起定無正月義讀起

定公不得繼體奉正兼不於春王絕內無以起定無正月義

撰此通三統之為春王三月寅乎

注據此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

下有三月旧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

下有三月為上無正月故據之文云莊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

去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蔑昧亦是上有正月

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喜于般且讓桓

信知正有与定公不數其閔僖之所雖承弑君之後其所承

比皆去位見弑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与定不同故不據

之君則桓弑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數而得據之者正

以昭公失位為季氏所逐終死于外又与桓同故據之耳此

彌年疏亦以莊公相例釋本此傳為義

正月公正即位也（注）本有正月公正謂信之即位（疏）注本有至即位

○校勘記云鄂本同閩本不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

鄂本亦無疊有字通纂云本所以不言即位此仍言正月故

在其踰年即位之實也旧疏云隱元年傳何以言乎王正月大

一統也以此言之為正月此為大一統而言正謂信之即位

兼二義故也何氏解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于草

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即是正月公正謂信即位之

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

月今無正月者明不當奉國者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

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旧疏云定

（注）公行即位之

公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即位實在六月則不假有正

月矣

注雖書至正月○正以正月以存君服也殺定公之言國不可

一日無君故雖未即位亦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

月改元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

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年故入年即稱元年

也既經從元即實有正矣

注今無至正月○謹按稽祁傳臣衛讓以為春秋之義誅僕

不得守其社稷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魯國旧疏云賊

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

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正月尚正月也一
統也明不但即位而已此說從之注孔廣森曰昭公不君
季氏出奔經年於外為辱更甚謂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是
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謂量作如此注故諱為微辭此謂
經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
不見故謂微辭爾宜此條言之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言絕
君之子亦不得言也鄭仰異本奏以尊正除不以失衆歸尊
正之罪重於出奔失家得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是則
尊正罪應諱也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正也定之無正月
也昭公之絕九正終也定之始九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
正始也既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昭公之即位謹之也
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
道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
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于國衆所疏謂
魯國當絕無適無季氏貴謀其叔孫舍叔諸國欲納君矣不
得謂魯無臣子也據定無為絕君之子不合即位者秋之義
定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當爾故不出正以示義者諱
謂為政篤成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刺氏逐孫諸侯逐何未
政此正也春秋定無正月此昭公絕定無正始也夫子以
昭公逐于齊逐齊以定公元年反喪不使故武人問之引出

友于兄弟為君此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
立此也受國於季氏而不知討賊則為孤之志失矣出即位
桓公宣公例也於是定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
是亦為政微辭也其為為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
以定為昭弟何氏義與服虔異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
謂其不宜立也此豈劉氏刊處精覆云魯昭公猶在逐境入
宋注雖是為定昭也昭公弟為季氏入之為君也亦以定
為昭公弟

即位何以後（注）據正月而即位

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口穀梁傳不言即

（疏）注昭公喪在外也　據已稱元年（疏）舊疏云

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注）謂昭公

云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喪也其實定
公先至于內是以上文正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
於即位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而出此以為喪及壞隤公
子宋乃先入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
兩楹中又有義可未嘗雖有天子猶不敢從臨諸臣乎周人
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

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非也，使其失則不可也，故用人乎魯
人不乎？以其下民康未久也，君至尊也，其文之續而往乎？就
不敢說未續而臨群臣乎？四則昭公之喪不得以葬先君
未續，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不入，未知所在，故定公不
得行即位禮也。

曷為未可知？（注）據已稱元年。（疏）注據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
稱元年者，但行即位之禮，謂何
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

在季氏也（注）居季氏迎昭公之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
之則不得即位。（疏）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
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之道已成，是以上
文得稱元年者，是但就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
通義云：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廢衍而
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

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即下傳所言非是也，定公有王無正月，不
務之定哀失國，定哀也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疏）文選劉歆
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歿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
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
謂褒貶沮勸。漢書藝文志注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
禮記檀弓云：禮有微情者。疏引何休云：微，其不見也。又坊記
禮所以章疑別微者，何休哀十六年注：其微也避也，是隱其實
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
問微辭，是是也。○舊疏：謂所遭有所對者，昭公、定哀
同是大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昭公之世帶有微辭之事，
甯可遑言之也乎。
注微辭是也。○舊疏云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
己之有罪焉爾。蘇輿繁露義證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
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
又蘇注云：十二公書之，而定哀最著。史記匈奴列傳太史
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
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注定公有王無正月（廿）。舊注云：雖書即位于六
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
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

月無則書日月所以大一統不但書即位而正權賊之意絕定公不書正月者宣絕不可直書故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此為微辭●沒其實絕之文也不務以違此下之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勉也不務公室與可施于久不修而可施權不務也公室之禮微辭也不務公室者西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在外）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譏公不知累季氏自務强公室意務修大門兩觀僭越王制譏不敢顯言但因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為若不務公室者久不修修治之不得為微辭也責失國寶于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陪臣璋璜至玉盡云云辭也傳特言璋者所以卽季天大重之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也大弓者使若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用大弓者似所謂寶玉者卽大弓等言寶世世傳用之其實國寶之失政陪臣者權柄執政猶未失寶玉是以今信天子之位屬卽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易為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為大國狄者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亦尊貴之比惡盛意其也蓋彼也本惡諸侯君事夷狄成因書晉及吳見晉書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往會恥猶未是亦微辭也獲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為瑞明其為大平撥亂功因成明大平以瑞應為效得謂為微辭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為主人者為微辭我猶定公之（疏）舊疏云主人習其讀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之書哀公之世則主人原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為主人故為微辭以保實家身也

則未知己之有罪於（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訓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

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

隱二年傳託始于此注年字秋於是此　旧疏云讀其微辭者
指聽師辯問解詁云未知已之有罪于者秋讀定元年經而
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
正月者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昔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
義假令讀定之元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
云僭甚而書此何以書識何識爾不務乎公室也而以為不
是僭理不似而室為憲務故為主書以知其僭天子是也其
事也

注此假至於是○旧疏云貴示之時未有君狀故知主人習
其經而讀之其微辭而言之也既未有君狀而彊言主人故
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也以其以上言定哀多微辭
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按知此主人指定哀言之也
注此孔至至也○旧疏此時君近指定哀也孔子所作春
秋若之世定哀未又義君子彼所論六君之為之諱恩隆
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危所
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
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上以諱尊隆恩
其繁露楚莊云君子十二世以來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其讓

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又云嫌）主辭自敘於君
秋據哀録隱是也諱者顏父志云君秋所據據七人當時君
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
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
詞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況以
諱尊隆恩亦有遠言於之法也是也讀詩窮問蕭鄭來遂為
於言稱注順也為言不直依順言以遠害又為政云多史
闕疑詞語迷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
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鄭氏言隱語所云
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微辭以見遠害
如定公元年無正月不書即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疏作仲幾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三十一年趙
鞅執仲幾其實晉執大夫例時此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旧疏云上言
言于京師是伯討之辭曰與晉事朝故難之　晉人似為伯
注據言至有罪○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於京師注為

晏子之時主言于京師為有異何討也

不蓑城也注曰 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記謂為之中不治城名

有司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挍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

經蓑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

作蓑困學記聞云按左氏傳遠蓑序於是乎釋文出衰云

字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釋文作衰音

音素何也反則字作衰而蓑音同蓑共初危反乃初衰音

也經蓑穆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

賦也衰音初為反一曰衰讀為蓑之城謂以草衰城也蓑音

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其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

从衣象形同注用說文本義作蓑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

說

注蓑今以城也○疏志 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為城壘多

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為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

崩於是以草苫覆之夜以時事燃之也故舊疏云夜讀

如衣擁蓑之衣者行者下之下字何幾亡曾天子之心而不

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為蓑之城謂以草覆城蓑音先和反

是顏氏亦云讀為通蓑云董仲舒讀作文如是之衰為之

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郭亦讀為蓑云若今以草衣

城與今本異作蓑字非誤也今從閩本石經作衰按說文

衣部衰草雨衣一曰衰衣也雖作蓑何

登傳蓑所以備雨者孫注穰褸蓑衣也六韜蓑薜登笠衰

後從艸作蓑而衰遂為等衰衰經字以草為雨衣也廣次編

之故引伸為等差也郭璞注山海經蓑薜雨之衣也言擁護

山雖衰以辟雨因即用以衣城即謂衰城晏子謂水方之

來常按行隄有大雨即為蓑其所可治此堤隄謂不衣其衣

之即蓑城之法也通義云云

注記張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

謂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鄭眾植即春秋傳華元為

植巡功之植屬即賦舍之宴此傳爭傳謂侵城周國屬役

賦丈尺以授帥及舍城而裁注裁即植也謂植楨幹者安也

謂授受即國氏謂所以訓信為使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

受功賦也經蓑穆祀又云衰城之義當從師古說曰謂以差

次受功賦顏氏為先漢舊人國曰注故膠於以郭不能讀師以

一音初危反國語晏語曰晉子曰初衰不衰循則民不精專

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

征頒注之有本左傳蔗茨子會城成周庚寅載宋仲幾不受

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三

二年說城諸於此，責其不義而正此。膝說也，按何氏此云不言分出，尺寸即索浩之義，不節孔談云又節之義，不絕異說一事而義往往並載，傳不義城也，諸侯義以備兩，何氏望文生義，以譏其說之故，云自為今以為成城，劉歆傳云天子兩城欲兩節以苦表腹之存也，又何云譏侯為天子治城，多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表分也，何氏直見京師有作表城，然師古云殺者注，不何氏後說同，何氏據城母生傳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學之本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革在城而西解，即此所云分丈尺，六謂分丈尺，以革在城上年城說曰國兩未望守，故以革底薪，兩防兩雪崩壞之事，而說六武年見也

注宗仲並所主○即左傳之宗仲幾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循傳曰仲幾曰：膝薛郳吾役也，云二是其事也

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據城言成周者，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旧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寄地，即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何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

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不言稱名氏見討伯例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疏）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經年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是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是大夫不得專而執也，注云稱至討例○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諸侯之大夫不得專執，說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者，地以京師，謂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為得伯討義也

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據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潞蕞此難其并子未觧，爐大夫稱人，初執與諸侯大夫同例（疏）注據城稱名氏○何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

注諸侯至人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例也

注諸蓋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獲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故也伯討與諸侯同故蓋此難

賤（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義其下傳所謂文不與此是也

曷為賤（注）據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奪（疏）注據晉至罪奪。○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所謂以他罪執也文公執衛侯得伯討之義宜稱侯但以致衛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

不與大夫專執也（疏）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曷為不與（注）據伯討

實與（注）言于京師是也

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

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此諸侯者決於天子犯之罪甚故錄而歸大夫者決主獄所犯之罪從此小罪不復錄也與例異不在京者又月此者為天子執之（疏）舊疏云據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例其曰實與之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為無道此力能殺執之則救執之可也是僖元年二年救邢城楚丘之傳此西以諸侯相執伯討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一所略詳異尊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此與執袁濤同義東

閔大夫至侯也。逃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此謂京師執人之地，非也。晉不知執之於有所受之，與柳氏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也。可曰可執之者，其皋且致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罪，而晉士伯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執之，仍以議為執也。故曰晉人獨專也。惠氏引左氏號言士伯以執之之人也。按惠氏多本左氏立義。

注大夫至侯也○傳四年秋晉人執陳轅濤塗，傳曰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討爾。大夫則稱伯討亦不得專執也。

注不言至所歸○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當決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歸諸侯者，貴不得自相治，當歸之于天子而是也。此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以盟祝柯時執之，或即釋之，自實無所歸也。

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者，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為小惡，故從犯錄小惡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小惡，而言從小惡不復別之者，此正謂時之錄之，以見太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亦不盡錄，故得無譏故。按此不言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注無例至當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

注又月至執之○舊疏云：今而書之，又為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故善為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是也。通義云：三月謀執宋仲幾，其實得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於時亦無例，執大夫無例，因不得援大夫相執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此非以事去，不專於去之晉，實不宜致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篇云

故春秋曰公之丧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晋乾侯之地数月深至意者未有说也

注九公至乾侯。○数累隐五年传非隐也注非责也谁者以讳讥而其子非之注非讥也昭二十五年公孙于齐又云齐侯唁公于野井又云齐侯取运二十六年公至自齐居于运二十七年公如齐公至自齐（居）郓又公如齐公至自齐居于运二十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注月者闵公内为强臣所逐归如晋不见答若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注不致以晋者不见答于晋是皆事齐不書中去之晋竟不见答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定氏慎言云六月又书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公薨皆言正棺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言须殡而后即位癸亥之去戊辰盖五日殡期也

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则曷为以戊辰之日然后即位（注）据癸亥得入可知（疏）注据癸亥可知○正以上传云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今癸亥丧至国理合（即位何以后）即位（即）而至戊辰故据以难

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殓奠于堂昭公死于外不得以君臣礼治其丧故示尽始死之礼将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饭含于牖下小殓于户内奠于两楹之间大殓于阼阶殡于西阶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孝子之恩动以远也礼天子五日小殓七日大殓诸侯三日小殓五日大殓卿大夫二日小殓三日大殓奠而经殡而成服故以戊辰（后）始即位凡丧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妇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教异传殡然后即位也通义云正棺比殡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书有王礼存时去子故多杂殷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殡于祖而左氏说云丧贵殡朝即殷法也贵自始来昔尽虽死礼故五日而殡（后）其明日即位顾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即以为殡之明日此亦死与往日生与来日

北也
注西楹至之礼。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
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
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
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
拜之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
帷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
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是則
夷於堂者兩楹之間猶得以正柩而楹之間為序喪堂之
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如之何共入孔子曰共殯服
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注疏棺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入自西階
此之家既小斂則子服殯服至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階
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
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為正柩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
此服者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奠殯後之乃塗之為時得
盡君臣之禮故此所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西柩即為設殯
每不毋急遽而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
自阼階此服共在小斂正遽自不須此禮也又雜記云至
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
宮幃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以廟門以其入自
者宮室也毀或不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柩於兩楹之間尸亦
侇之於此皆因殯于異也尸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
升自阼階其殯也於兩楹之間其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
故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
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為魯多用殷禮
如孔因自壯之類舉自壯等只周於周公之廟其餘廟則否
此殯居然亦以意言也僖八年公羊左傳鄭殯于廟則柩
殯於則正柩當殯于廟而正柩于兩楹間此禮記既引服虔
注云不殯于廟亡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
殷周不同於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尚質
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
親亡殺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
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為喪秩喪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
也與服喪以廟為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即廟之楹間
既多禮遷于祖亦正柩于兩楹之間或者周殷禮亦正柩于廟
之兩楹間與
注禮經至遠也〇校勘記云北牖宋同閩監毛本牖作墉
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為
北墉蓋依注本作北墉即鄭所云或本是也今之本注作北

牖則浴人從禮記改持毛本于路於戶向屏道崩畫蓋人死
而沐浴于中霤而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
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
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喪孝子之思以漸也按今禮子無
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
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
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彼死于北牖
下也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北牖下
士喪禮記(寢東)首於北墉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墉下
(校)釋文作牖云牆也陸氏識誤因李氏集釋並同按段(氏)記士
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墉為是陳氏惠(?)禮經釋例
云室中無牖有牖北墉為北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
風七月塞向墐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然則北牖
庶人之室士大夫不必也任氏釋宮蓬室考云或以為室北
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為說私室即謂
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皆墉無牖鄭於牲曰薦社北
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翬儀禮
西義士喪禮與婦牀于北墉下注墉牆也室中北牆之
廟只牖于北方注北方墉下是北惟有墉無牖說者謂
謂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寢於北

壁下東首今師素說疏士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為北墉之
證案臧庸拜經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與疏文之誤禮記檀
弓坊記但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內亦有牖此無牖室內止
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浴于中霤此
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掘(不)浴掘中霤以喪大記云浴
(校禮記)喪閒(?)浴沐同用沐用瓦盤故為周制也中霤室中也故
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為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
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
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
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
衣渜濯棄于坎是其事也小斂於戶內北士喪禮云厥明陳
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
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
云士盥二人以并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
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
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又喪
喪大記凡斂者六人西方凡此貴賤同也而士喪為三人故用
六人飯含于牖下此士喪禮云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
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
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

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
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
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
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
天子飯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此本飯含之義也
奠于兩楹之間見上說大斂于阼階士喪禮云厥明滅燎
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
十稱紟不在筭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
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商祝布絞紟
衾衣美者在中君襚不倒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
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注未忍便
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
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此士喪禮主人奉尸
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
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踊襲旁一崖乃塗踊無筭記云殯
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於肂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肂
見衽注衽猶棺之束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
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此既夕禮云夷
牀饌于階間注使之宜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
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
從燭從柩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
夷牀又云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薦進也進車者象生
時將行陳駕也車當東榮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
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以為之云
下柩於階間載之祝氏宜之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
時柩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為行始是祖於
庭也白虎通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
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
曰適祖殯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此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
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
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
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乃窆主人哭踊無
筭襲也注窆下棺也是也飯含于牖下主東牖設牖於西
本不誤此士喪既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宜有異也
國禮天道大斂同白虎通云崩葬位節均不得是
注禮天至大斂日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孝子
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
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返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
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候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

大夫士二日小斂后（誤）隱于口然孝子猶生冀也与何氏所

說惟天子礼異士喪礼注小斂衣云在房於房注此氏

尔收位礼内讀之廟明此經所日而出室死之第二日也是

由士卿大夫並与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礼說大斂云廟

明減稱除在于房胡氏培翬云廟明此小斂之次日死之第

三日也並士并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

与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

注夫而至即位士喪礼云卒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

房又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即位踊襲経于序東復位

楊復儀禮圖云小斂变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

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主婦髽于房帯此又一節也

及奉尸侇于堂主人拜賓後即位踊襲経于序東此又一節也

也又云為父母皆小斂後主人括髮以麻為母括

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帯経踊母之喪即位

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為母小斂後括髮与父同至尸

出堂子拜賓之時猶与為父不異至拜賓竟即堂下位時為

父猶括髮襲経帯以至成服為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髽

経帯以至成服蓋為母易括髮為免即主此経即位踊襲経

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薨世子生故加時形之只殯服注此

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絰

疏衰菅屨杖注麻弁絰此服雖未成服於君為布弁加

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布為之未殯服此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

喪礼云君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礼記將死布深衣至

成服不改故鄭彼注也此特為布深衣言之男子重絰故也

其首服則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

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雜記云小斂環絰是

也凡成服視主人之服為節括其疏云凡成服之礼主人未

喪之前成服其服而未服謂並素冠緇衣素裳又素舄

衣則子服謂素弁成服也主人既喪之後雖著服而加武

以絰又括其上服者是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既小斂袒

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小斂奠堂上一時事故

子游絰而入明主人時亦絰也全氏檀弓鄭云布服錫衰緦

衰皆疑衰皆有絰帶故此加絰与衰成視主人為節未小斂

素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之冠弁服既

小斂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

為之冠為素委貌加絰言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天子之服衰而往天子為三公六卿錫

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為卿大夫錫衰士亦

服疑衰其当事之善也是小斂後成服明知主人亦絰

據何云喪而後明小斂後即矣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
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廣明滅燎也
至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之三日更
如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為三日也又
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
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散絰
公曰云成服當日鄉已從常矣今還以冠衰之屬是而用之也
疏曰按絞垂云謂主人及大功以上是親其小功以下而初則
絞之不待三日也成服後即從其發喪至卯五日大斂
其月數並數死日次日即食也即食者服白布通裳冠子
大斂之後稱王世明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書曰王麻
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曰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
吉服者當曰王再拜興答乃受銅瑁也明為繼體君也緣終
始之義不可曠二君故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
天子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
以統事也諸侯未瘞之前之誼主義在大斂後即殯前喪服
即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
志注云王釋冕反喪服喪服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知君臣皆同反服矣
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
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
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
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得杖據彼二記文
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是以喪大記疏云下文云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杖與士
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
皆杖居君喪親疏杖不同則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然
此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
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
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
也按
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
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
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
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
病也疏引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
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眾子也
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注實
疏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三有
爵之人也有德有德則能為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

善又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為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主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家婦人君之喪主曰此婦杖君之此婦皆同其夫所謂杖者之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所謂婦人成人皆杖遺失經意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義注賈孔以為童子婦人雷氏賀氏沈氏全氏以為成人婦以伸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為是而沈氏全氏之說尤詳姜傳廣疏問作其說童子杖以男子為主者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同婦人其以童子未成人為主不杖婦人已成人為主何以不杖此所同得跟我主亦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為主亦杖則其義正謂於檮主中矣童子自是女子子在內若以上同為同童男子而為同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宜童女又能病乎此同所不為問此也賈孔之說是矣

子沈子曰（疏）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即用此傳文可知即此子沈子但此稱穀梁家師授不冠以子字耳

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至於國（疏）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為正古字通用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詳為刑傳書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故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為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為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舉大旨之意本不斤斤於字句間也故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為正而自為之說曰季氏主昭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反者子年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疏）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為說謂季氏主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程而與此傳正相反故子年其師說如此據孔氏此是以注明云定昭公之喪於國即至沈子穀梁所引曰正棺乎兩楹之間也定即正義俞氏之說為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即於殯前於即

注禮諸侯與天子大斂後稱王同也

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即位皆不日

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變禮故說爲不得以踰年即位正

月即位故日主爲其重至緩也(疏)道義云即位不日此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

何言乎本年正月也以月之朔書正月而元日是也

注內事至變禮○印疏引露云近其詳遠其略故內

事詳錄也所疏云書日所以得變禮其發喪之日不書乃至

成君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記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

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

詳而日之亦謂或失即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

也

注或說至故日○集傳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

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

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注厲危也其著其踰年六月乃得即

位危故日之

注主書至殯也○左傳疏引春秋緯曰黃帝坐於扈閣鳳

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五始之比類之

始者元之氣也年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

者一國之始即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鄭注云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之禮

記疏引含神霧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

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

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

年則五始共元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則元年

也春也王也〔案正月與繫辭書其即位也〕也此辭詁箋云本

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桓宣曾之文因定哀

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其文顯而微矣

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亦其說

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大喜而不恤民之瘁

立煬宮。煬宮者何（注）據十二公無煬公
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伯
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古疏謚法
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注云昔煬公
伯禽子也其服公宮公久已為毀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
視之主左神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史
記云煬公徙魯宗廟曰今魯國奄民或以其為遷都之祖歟
立者何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杜云其廟已毀
季氏禱之而立其宮者以譏之嚴無季
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為何皆春秋書不宜立者也
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煬深禮故深諱之也不日此所見之世
諱深使若此或宮惡無故不日（疏）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
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
深禮也注云此非以成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
宗據隱四年冬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不宜立也成六
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為傳
之嫌者例書日其大國之嫌例也立武宮書日為失禮立宮
例也昭公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
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問此煬為深諱而書之也故
也
深不日是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此正以書所見
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
說遠此差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
云失禮宗廟例時日是也若失禮復書宗廟則例書時即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
桓宮桷書月此注云刻桷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於造宗廟
此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
刻桷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於造宗廟為費實深當不
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於煬公令立其宮以
報之趙汸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於季氏與立武宮不同也
按趙氏章沙古氏孔氏何為從之立煬宮是在世季氏所立
未傳無文然穀書之廟制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
為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益甚譏之益
深也

第十八冊

十之三至十之五

公羊義疏十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冬十月霣霜殺菽（疏）善注明云菽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初刻左氏作菽唐時作菽石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亦作菽云本或作菽段氏作菽宋本校勘記皆未定字定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為異（疏）注菽大豆者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周十八年云不能辨菽麥杜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穀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

注時猶至為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猶解云知猶殺菽不殺他物者據何氏按經無本猶亦作猶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霣霜不言殺菽傳云記異也昭十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彼注云異傳二穀以上兩也此則但傷一穀改不成異故謂之異按穀梁傳未

上海圖書館藏
合眾圖書館藏書印

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菽至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
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又
曰菽草重也，故不舉菽。

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注）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據無至災書
按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同疏云，向解菽更殺微物，
則經直云霣霜不殺菽，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彼傳
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旱螟皆以傳二穀
乃書，然不害菽，至害苗物書，此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
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之意也，極乎
義以文傳菽為微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霣霜殺菽亦當以
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
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之比
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
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早誅季氏。（疏）注異者至刑罰
也○僖三年

災者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為以異書，亦通。

隱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
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者，人君可以為戒，為災者更
改則不害人物，災則害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
災也。故諸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
物曰災。異為非常，上天垂象以教人，教故為教化；災已害物，
為罰已及，故為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
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
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
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
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
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
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
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
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
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為又戒義也。五行
傳曰：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災成於已至，異戒於未來。
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不害物大於害物也。說苑政理云：
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
之。夫至于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
後刑罰。

注內十五殺菽曰說文尗豆也荅小豆也隨而子訓菽
夏生冬死草葉搖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
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
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則種菽有早晚
而方早於六月可種晚於六五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八月收穫菽時而為微霜所殺故
為異也
注菽於豆象也○舊疏云菽為衆豆之稱故為少數季氏於
叔豆為萁六豆少之節故得為其象菽稱萁三為稼最強季
氏謂少強於菽豆故曰菽其少數為稼強季氏之象也者案
說文尗象豆生之形也未於豆叔中廣最佩故叔季之字從
尗去多聲叢栩董也廣雅釋詁叔少也故菽亦有叔訓禮
云蜀叔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書春秋
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強遲異故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強
者也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又
注是時至季氏●舊疏云何氏以定五行志中之下云定公
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為周十月
今八月也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
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
以視公也釐公二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
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
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
知菽亦不死也本數異為說者又云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強
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
意本此韓非子也術篇以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殺害刑弃
隕注仲尼謂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此故也按
韓非書亦此霣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
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
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
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災引考異郵云定公即位隕霜不殺菽
之於稼最強季氏之萌季氏出奔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
月隕霜殺菽殺說此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公室
卑作威福漢文帝不聽用事和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
莊公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乃隕霜殺菽按漢異於九月更
早一月而菽乃最之尤甚故十月隕霜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
矣蓋后世後皆漫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公
室國季氏為實君之君其後哀公實死於外故昔日定公即位
之後夏之八月即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強之象也舊疏云何
氏以為定公其始既公之子又喪服再既為昭公之子而喜於
得位故西以為又殺逐喪於於侯與人秉政有年事矣意其

不得祈求福於室祀天其文所為故示之戒也(又問)以六字定其
為昭公來言我其次是以書之字謂昭公為公其居憂一例
故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注)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北方(疏)定氏據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於下及問其文問之故先得時來於上(疏)注據桓宮言及○即哀三年書桓宮
僖宮災是也
注不但言於上○據勤記云鄭本間毋作問此誤言傳文不
但問及北河當(心)連言雉門及兩觀災問也為下復問曷為
雉門災及兩觀故先於此但問時來於上也
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疏)明堂位曰注雉門云微也○禮記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古庫字明堂)
門雉門天子應門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

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
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彼傳不及雉
門者因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兩觀但所制殊耳按諸侯三門
魯國不同雉門或有(者)門制如庶門故為天子制也史記
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按廣曰茅一作第一作夷雉字古文
作鄗雉之百夷通古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楊
雄傳注服虔云雉夷聲相近也故雉辭誥發夷注雉夷也
古艱以藏精菁雉之為言弟也故弟闕門即雉闕門也(即誤蓋)
觀也按周禮閽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
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
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云謂雉門為三門故破先鄭
雉門為二也知雉門為中門者凡諸侯三門將諸詩云
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
有庫雉路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雉門則
門制(向)異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天子庫門
矣既言庫門向皋門向雉門向應門則庫無庭門則天子五門庫
門在雉門之外路門之內又以庫門為諸侯之皋門然則天子之正
門曰庭門寢門曰皋門雉門曰庭門內有路
門天子之宮所以庫雉並皋雉庭來天王為諸侯之門文王
增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皋庭之名故(翻)僭庫雉路

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集傳云古者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
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
立焉朱子又云為天子有應門春秋書有雉門禮記云魯
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云諸侯有皋應也則皋庫為
天子明矣此為守疏注疏言魯有庫雉也恐有皋應皆或
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天子之皋門雉門天子之
應門者謂魯有庫門雉門而雉門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
門此四諸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之明言君復於庫門
寧夫命於投諸目寢門至於庫門年有喪則多服哭於庫
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也古者為魯記也禮器言饗之於庫門
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
則亦有雉門矣故諸侯三門或謂路門同京者有雉門正
以有兩觀故通典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觀也其上有觀闕
以藏法象故以施政教之名也闕乃最治象之法于象
魏闕是也他國無兩觀惟中門尚又名雉則天門不必名魯
有庫門也魯有庫門者因魯有大庭氏之庫得名其檀弓
所記多是魯諸侯服魯事以明侯制不及各國皆然家語多
王肅私竄不可據云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室有皋
門有應門有路門一日庫門一日皋門不閑諸侯有皋
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
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
其數同君國之事得伸合朝於門無虛設也王氏鎣
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者宗劉氏敞之説同既以為三門
則皋門即庫門雉門即應門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
門之內是指王朝也戴氏以為據魯以合於天子諸侯也作
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之門臺之門即雉門是天子亦
謂有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
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
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小扃膷鼎之扃（廟中之門曰闈）
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
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門
半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門八尺三
个二丈四尺焦氏循群經宮室圖説路門為人君視朝之地
宜廣於諸門而應小五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
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古西書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
居其一則中六十步也一步六尺則十步為六丈矣然此須
古尺比今尺為短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强則似乎古記
文不容之言不合矣焦氏前言六者依劉氏宮輪語正
義謂細繹記文但謂以乘車五个明狹狹故曰不容乘車
五个度三丈三尺度以今尺為二丈强而路門猶狹則為二

其內有攷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
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阿棟也此謂門之屋兩下為
其脊高五丈不若門阿之制五此皆為云不言之者此經宮
屋之制門其高度經無明文故此舉者於天子王宮引逸
進氏慶蓮說曰據鄭氏說諸侯三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庫雉
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〇凡章門之廣與庫門同諸侯
為之庫雉為諸與天子同其說於理殊為是也門為主觀
其飾其釋名釋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禮記疏引
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闕觀
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
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
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
以昭示萬民焉在闕之在雉門旁崔說五門皆有於禮無也
之和鄭易志兩觀在新東南五十步宮之二
其即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記
或即謂此然誤母並不得云雉門也[illegible]疏引是指左傳昭二十
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illegible]似雉門及兩觀
也當謂兩觀之內遠之西也至有兩觀則其西有西偏
設享西方來不止門上作名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
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為正兩觀左右門旁[illegible]故以兩觀為

微
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
出（疏）
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注時災從兩觀起〇毅案
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
何也災自兩觀始也注據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
及雉門此雉門災延及兩觀
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注）據敘傳言兩觀災及雉門者言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據勘記云唐石經作主
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從熙本作主不誤
程據敘至孔父〇見桓二年通義亦云以兩觀先災書兩
觀災及雉門也
不以微及大也（疏）毅案傳先言雉門當之也注微言兩觀災及
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觀不從雉門起故不

詩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於災故災生兩觀下也顧嗣曰故
以兩觀微災則從重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
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災於今兩觀始
災故災生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何言有序
執孔子先師而曰試其君與夫及其大夫孔子也若孫仲子
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其言及而後其微見其微及
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其不加及以絕之也

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災及兩觀災何以為其上已問雉門及
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注不復至以為○舊疏云隱三年
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此獨以主覆問上何以說之
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
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故因其何以為獨
但問為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僖二十年傳云西宮
災何以書者然則彼三傳文皆常內而問之今此不獨不以微
及大何以書者不常內問之其所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
兩觀災何不獨復重言之故省文也

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言以自正其昭公不從
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當其所以失其之故災
亦不言雉門兩觀不為其僭天子不可言雖未定春秋中於
不書（疏）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彼異昭引劉向云
雉門天子之門今以君僭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
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
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
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
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引此
者以書雉門為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其義
同惟此傳云記災不云記異董仲舒劉說及受女樂事未復
與傳例不合
注云雉至不書○曰（疏）舊疏云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
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
言也無此義而彼因諱之傳例者春秋不復見也此自

亦見其以從王度文默新福也猶史記則增其盛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注）據僖一門兩觀又據常。

（疏）通義云：據新延廄不言作。注據僖至作常○莊二十九年云：有所增益曰作，此則據常無所增益而言作，故據以難。

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疏）毛本脩作修。

注天災至大也○鄭寶玉說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僭不恤下也。驕僭即脩之義。靠傳言新，有因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傳曰以此有所增益曰作，義合。彼注又云：諸侯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文增大之也。前直建造則曰此。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以為譏，因譏南門有古常，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西宮災復脩不書。（疏）注據西宮至不書○又僖二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知也。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公室，言禮儉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

（疏）注務勉也○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又所言云：不可以不務也。高注並云：務，勉也。荀子富國云：儒者要時務民，注：務，勉也。注不務至辭也○因疏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脩，故至令壞，故譏之。是則此文不務公室，此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注亦可施于久不脩，云置大字，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是據主人習其辭而問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新作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公室也，故為微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闕重，比被災，彌五月無復脩之，魯雖門為天子庶門而觀，又如諸侯之度，君臣雖並以譏久不

傳其大傳已據事直見矣而猶微辭也
注月非三傳禮○四疏云而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傳二
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月(特)其誤久矣不信也以云凡
云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有以久之據四說是也時魯宜因
陋就簡及時修治今乃務為驕溢之作夥多臆日持久始書
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此內有彊臣之讎不
見答於晉故危之(疏)注月此至危之○而以朔殊例時此月
故解之者月為危此嘉二十八年十一
月公如楚注楚(如)者月此危公朝夷狄之辱是也而傳十年
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書之如齊晉則月安之其美惡不嫌同
辭故也知不見答於晉者此脫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
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
與聞見振故諱使若(嫌)至河河水有難乃反又(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
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答之辭(也)
此與彼文同也內有彊臣之讎不見答盟主故為危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疏)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二月公羊
校勘記云唐石經宋刻三月唐石經作
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宋刻岳氏據云云三
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杜氏釋例長曆定公三年甲午二
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此諱以使大夫又
未踰年君爵與子之恩故為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釋文枝
二傳作
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按枝當為拔字之誤也凡子
部拔(海)之誤為木部枝按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詳於地理
志北海郡即墨郡侯國莽曰拔壟一作枝又齊子疆國
云拔發加手旁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武云石
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云拔地
闕左傳作郯杜云郯即拔也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陽
縣境
注後相至善事○今盟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後相

不信明即定元年仲幾所以仍邾婁之局是也今而書
時為大信辭故解之曹君相道之
道故大夫不敢君此也莊九年注鄭國之辭稍君臣也此其
伐大夫盟諸侯為禮以為諱文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齊其
孫文失禮故皆為諱作為辭之為其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
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
辭也是也通義之不日此乃春秋來邾婁者伐我邊鄙四內
亦無取其意唯經言公與二國侯禮未嘗相犯故於大
信辭也義亦通亂又云未踰年稱爵此與其取要與謂其前
可識
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原巳內悟言之二月無癸巳據曆三月之九日五月之八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注）月為不幸重其楚以一衰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

僖十五年秋九月公至所書何伊厚注月此義矣

諸侯離散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從義兵也拘不為其惡
蔡侯者一衰而見拘執故匿惡之執歸不為其從執例（疏）左傳
疏引上地名之召陵楚地也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
亦自葬陳惠公然則其子未葬宜稱子某而言陳子僖九年
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其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
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錄也復
注之
注月而至無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者若其辛重宜之公會
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並辛是書月
又不幸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也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
公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宋公征齊善錄義兵也此與
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侯注云
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辛重其正以彼下經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
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
喜服楚之文為義兵可知是以不著其錄也桓公十五年冬
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以下于袲伐鄭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
善錄義兵也不重伐為其同兵重於會據月為桓伐者惡

辛故不為義兵錄故復錄會盟也按詳錄多為善辭一所謂
為之主辭之穆其中如有美者是也此為月已嫌見義兵
錄復以蔡昭見執誑侵楚之會因嚴其故又詳錄所會
地著其善以稱蔡昭之諱下時善侵伐者為月不以皆義兵
而如莊十年二月侵宋注月者為危錄之年左右一
月之稱蔡侯吳人以下得侵陵者月為初在之下六年二月
之侵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者為危最三年四月師會
者師伐衛者月為惡者善故齊義兵錄故此復不肯重以
然之也拘蔡昭公事見下傳之蔡昭以朝于楚有美裘裘
而和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
事也
注拘不至夫ゝ○傳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
執曹伯之屬皆為執此不為故解之匹夫ゝ者四疏云所以
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ゝ者以其人執良實之屬亦大夫稅者
今反不為賤於大夫故言匹夫ゝ
注執歸至執例○回疏云即傳二十一年傳云凡史者歸書
執歸不為討由奪已失國故錄其還應從國與執獲其舜且
下當從君事之未失國不應從國義為錄也是其被執而歸
不為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
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為不
陵故也不舉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
滅例日定公所見君之後有強臣之難故有滅則危懼之為
宣公戒也（疏）左氏皆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
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誤本同釋文公孫歸
姓二傳公孫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
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去聲
舍于虢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穀此經蓋脫也
注為不至故也○回疏云君陵之舍蔡為謀首君陵之經不
見沈子ゝ嘉今滅之故知義然也
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微國者不書殺萊君此舉滅國為重
從萊君死位故但舉重滅國為重今殺責沈子不死位故并
書以歸殺之也
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
回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太平芮有相滅為罪已重故皆書日
以詳其惡即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之為是也又云既言宗[illegible]滅例日乃是滅為例
矣而又言宗其承盟君之後有係居之難故有滅例而危懼之
為宗其戒此故從襄其之篇若有相滅例今日接襄其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以曹伯陽歸何易為不言其滅諱同姓
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此[illegible]
諱之宗襄滅例日此不日故此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何疏謂
欲見他義此宗不書之也是也何疏又云襄其之篇定其書
滅之經而初例日此正以[illegible]承宗其之下宗以秋日則襄其
明矣宗其承盟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為日襄其之
此義故諱其滅以後不救同姓之罪但初例今書其日故[illegible]
氏云季孫定襄滅例日何氏此說必有所受故據以為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
為季氏所逐定公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其復國
蔡不救不日其著諸侯親會然得有二侯其之心參閱最盛故
康与信辭
〔疏〕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鼬拔勁切下康不行誤未同
九經古義云鹽鐵論作浩鼬宋雅釋詁皋之瑋

瑋按先生作浩乃由事表[illegible]按鹽鐵論只相[illegible]薦桓寬多用
公羊說或而公羊异本也表云古讀皋為浩鼬為由皋浩同
部油鼬皆从由聲故也大事表[illegible]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
繁昌縣東北有城皋城亭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杜註較近
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即古皋鼬矣春
秋定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澤字相似者與字舉其一
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西南四十里盟于皋鼬即此地
是也
注直言至錄之〔疏〕鹽鐵論
者公怒秀私也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夏春秋爲君存楚浩油之會
不于昔我秋八月諸侯盟于昔我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世
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
言公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答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
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五年公如晉十
六年公至自晉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
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系[illegible]之經
故云不見答也卒為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
也而再言公者欲[illegible]喜[illegible]與其信也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傳曰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凡[illegible]四者之重
辭之類皆来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此字義而道於此按上

年宜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四年謂與諸侯盟故失墮錄之
甚饒語云君於存君生者怒而出殆春秋之三傳皆
無此義善左氏春秋說通義云彼積以楚侯無信傳之有
危爲之危盛此盟善會盟無所聞無從事文則不與盟信
此三者合諸侯也但蔡其重其之會尋不爲公及今再
言公即合會于宋再言鄭因言救知其強之也按春秋於中
國勝楚事但有善辭後下結稱罪之義吳進稱子此其爲強
諸侯與會經例異
注後楚圍蔡辭。鄭伯襄作襄即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
傳云春秋不與夷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吾會諸侯無救之
者故無救文也壇自月爲小信辭其正以諸侯會殷楚故狄
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
作成按此戊成三字混未
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諱不日與盟同日又四疏多考諸本日亦有作月然者作
日字宜云所見之世中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劉卷
子穿卒之文是也唐不日與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疑故也
何故不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則
猶上會非信辭矣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
卒于會則猶與盟別日矣以道退不得日也蔡作日字宜云
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
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
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
略責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
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書日此與益姑同義蓋月
者本爲誤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劬以漢華容
縣爲許所遷之容城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
鄭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爲今監利荊州府監利縣至
郢都之側鄭宜難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何得遠
或云楚復封之於南方者失之矣方輿紀要容城在荊州
監利縣東南五里應劭以爲楚遷許之容城洪氏飲新之世
地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華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
篇又在漢華容縣南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此
縣中夏水自縣東北經成都郡故城南按許所遷于析實白
羽即析也在今南陽之內鄉縣許東世依許與鄭患宜有復

遷臣葉叔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卽謂生葉容其也
近是抑鄭復國鄭承其殺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意之
年得見于經故不經注同用應說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注)月者為下劉卷卒月非重錄其至(疏)注月者至卷卒
○舊疏云春秋之義致者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
也若其有危乃月卽下六年二月公至自侵鄭之屬是
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錄其辭之美不再言公
為善文則知其于時無危矣事亦有七月者知月為下事耳
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
疾同類(惡)比与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与
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何月為善其而以月桓是罪惡亦作
有危而能疾善脫危而為故致之以氏猶注而言此其時
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為下去王道其以起其王未
足以見危王霸之深淺故復尊信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
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
能脫危而重与此同仍不妨矣
注月者重錄恩○此舊解劉卷卒者月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
皆又得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今書月者正以親尊王
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
之也(注)劉卷卽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子虎文主之法義也
卒者明主會者有恩禮也言劉卷者是起以大夫卒之法
於天子也不日者比夷氏以天子貴為重者此卷主會故
輕故不日(疏)直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遣疾返卒
魯人為之辭護其喪事与按召陵劉子會故特
由其返周不入魯竟魯為辭護喪事兼集待此不卒而卒
其賀之也案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所以卒者也天王崩
為諸侯主也則以王義亦當然
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同上王子虎文主之云閩本作故
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屠与疏合主之
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所以召陵之會劉子為首而今書卒故
知一人也不書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特錄見也今
而為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

子之大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會於召陵此傳言之好大夫
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其所以書於王會因書之
之文故言我主之不言主我者言諸侯欲使曹君為主之
義
注卒此至記也○舊疏云若主會者則書其卒違例書卒也使
九年公會宰周公戍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單子尹
子之文而皆不卒者主會者皆諸遠近主會之年卒
其則而錄之若劉卷于此皆得見錄時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
不見卒文若夫表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見善重三年之外
方始略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得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
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即皆有恩禮之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得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此使來會葬
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
恩禮也於尹氏卒在於內舊疏述之其若此皆在加隆之例
其若卒在外亦宜恩錄也
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案十五年劉夏下傳云劉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諸侯入
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

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
諸侯之例而言劉卷但其字者欲起其大夫卒之屬於天子
故也通義云劉卷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
言爵稱也其外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
重也於經未有以言其次劉卷卒明可傳矣故生稱爵
其祿也卒謂名祿○疏曰也解詁箋云若劉卷卒明天子大夫得
世祿者爵其明爵不得世矣故劉卷之來國祖爵不言劉卷其子
是不劉夏之後亦不可言宜尊皆得諸侯而食采於劉也
言氏家以為夏後其一葉所不報
注不日至不日○所以尹氏卒書辛卯故難之○舊疏云文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其降也
是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恩重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
侯亦其然而不日此所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儐
贊隱公其恩重與劉卷之主諸侯乃其召陵之會故不為日
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稟風稱人此楚為令進猶蔡服之數年而復怨蔡

歸有言伐之故賂明罪重於圍【疏】注素丸至楚圍伐之。哀元年

楚圍此下稱人故解之初不為素丸故以下傳云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伐蔡也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素丸求之昭不與為

之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乎用事於河曰天

下諸侯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

興師吾其事也

注故賂至於圍。隱二年注凡書取其不得也故圍亦有

罪但不為大惡此書賂稱人故罪重於圍也擊蔡王遂之欲

手楚子服吾之伐蔡知吾義之可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疏】釋文圉古文作圉虞本或作吳

圉虞字缺集同古文說文曰部圉字之也牽部圉圉所

以拘罪人圉圉同聲義皆同也洋為地理志天水郡冀縣

朱圉在東南師古曰圉讀曰圉國縣穆公廟碑冀縣圉

大鄉碑陰有縣圉圉皆假圉為圉也

葬劉文公注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宗以王我

恩錄之故云爾季宗初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宗地於

京師天子使大夫為諸其國有功為卒者書葬其子時劉

卷以功尊其故不以故國而以宗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

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疏】注其實至云爾。傳云我主實

劉卷主會為主我也通義云明

內有恩私書錄之

注其宗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

兩家宗否曰有能德者其任德加於人無復食其祿所以

尊賢重有德也今所以別德入諸侯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

之縣內諸侯祿也明諸侯觀之而家宗則謂更受宗地於宗

師也不單就說云宗有二然封之時則有宗地入為天子大

夫更受宗地其始封所受者為其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

有宗地有其諸侯以云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

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宗地不黜使其子弟

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酅入于齊酅即

紀之宗邑也此國滅而宗不滅之證其入為天子大夫更受

宗地詩所謂退食自公者之祭公待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宗

祿是也按諸侯受宗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為傳之子卿此

此注所云者為卒其書葬其子是也名其封并得為大

得用以封魯衛子仍為周大夫其于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
秋書曰仍周公也一則曰為大夫非有采地設復仍得采
地于子朝其子而冠來聘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
賞置之猶任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
謂圻內及列國諸侯而為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
得據有其地故衛叔其弟亡其莫入為卿士不得有子孫世
守采地于京師也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者亦只有采地
故鄭風緇衣有稽子之粲諸其子孫亦不得世有采地于周
也君明見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而采祿矣又其諸侯入
為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大車云毳衣如菼傳
云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訟焉是子
男之為天子大夫之命士封於加一等不得服毳
冕諸侯入為大夫世來寵故其真以入仕為業不得服其命
數故詩疏引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
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其選使使之以其命也其采地
所載在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
地鄭以卿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之之采地在大都
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奐毛詩傳疏以為為大夫所食采地
為湯沐邑於大傳所云子孫雖有罪黜其子孫世守采地之
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

注時劉至蕭之○謹案毋將周隆侍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
侯入為公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任為卿襃故劉歆考不以
故國為畿斯蕭文為蕭以封以功並封也
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秋王莽之時蕭穆稱公故劉光稱
公明本非諸侯也蔡邕議據古之以子配其周之季文子孟懿
子衛之孫文子之成子諸諸侯之居也至於王室之卿大
夫其等與諸侯同並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
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據何以書本諸侯故稱公蔡以
為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為庚午月之二十日柏舉左氏作柏舉
穀梁作伯舉柏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
篇江水又東徑白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磧此岸烽
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
也又云舉水導源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
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潍水或作舉
疑即此也於漢為邾縣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
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